

原

富

原富部甲下

英倫斯密亞丹原本

侯官嚴復幾道翻譯

篇十

論業異而庸莫不同之故

夫苟聽民之自己而不加擢塞驅繁於其間則一國之中民生諸業凡所以致其力而役其財者將苦樂利不利相若都邑錯處風氣棟通使一業之獨殃則民將自趨使一業之獨瘠則民將自抑趨之者多則轉而不腴矣抑之者衆則俄而不瘠矣民將各審其內外之分而自爲其最宜以與其所居之群相得不必爲其上者爲之焦勤也惟爲其上者爲之焦勤而後民失其自由而業之不齊以著故曰民如水自趨平文曰國助不如民自助

夫歐羅巴者天下之業場也或役財焉或勞力焉孜孜撫撫其贏與庸莫有同者此

其異烏由起乎。本業殊致。喜嗜不倫。或利微而所甘。或利優而所苦。起於其業而異者一也。國異政。鄉殊俗。附離約束。不平以生。起於政令規約而異者二也。是故吾論庸羸之異也。亦可別而二之焉。一曰業品之殊。次曰政約之異。

以下論業品之殊。

業之優拙不同。其所抑揚損益。使之平均。若一者五。一曰本業之可欣可厭。汗潔休劇榮辱。二曰學操之甘苦廉賤。三曰售業之售不售。四曰執業者責任之重輕。五曰所業期成之可恃不可恃。

所謂異生於本業之可欣可厭。汗潔休劇榮辱者。如當都會之地。凡織紝之工。通一年之所得。劣於織紝之工。織紝休而織紝劇也。織紝之工。劣於冶鑄之工。織紝休而潔治鑄劇而垢也。冶鑄之工。六時之所得。不及采煤者之四時。冶鑄者之於采煤。事潔而不殆也。夫榮辱之分。生於人意。而其業之酬。乃以大異。榮業所得。大抵常微鼓刀而屠。辱處也。而其業之取庸以厚。刑人之隸。通國之所憎。使非厚廩。則莫有爲之。

者矣。

改過之事居狉榛之世則生事所必資進而文明則爲好樂游戲之娛而倚此爲業者皆窮獮矣。漁之業綴自希臘上古而已然而英國今日之獵戶例貧子以其事之根性而易操是故爲之者衆數獲入市所得者常不足以贍其勤而其業遂至糊矣此不僅使庸之數異也。贏率不均有由此者市酤酒肆之主人與儲保雜作往往爲醉人所捶罵。業之煩惱者也。然而斥性少而贏得多者一閩之市酒壇往往稱最盛所謂異生於學操之甘苦廉費者其事得以機器明之製造之廠設一機器爲費甚省故其資儕於此機也及其未毀最此機之所出必與機價相敵而尚有贏焉夫而後其機用也。人之學爲一業也其技巧習給必勞力需時而後能故資儕於其業也猶製造者之於機課其所獲必當庸而外更有以酬前者之勞費計母爲子尚有餘焉夫而後其業可學也且以人比機則機之長短可豫知而人之壽夭至難測人生一世之中能治生者率三十餘年止耳故其取儕又以重也是故業有異常之別專

業受庸與常工異者致由此耳。歐洲常法以梓匠金玉諸作與凡製造之家爲巧工爲專業而田野山澤之事則爲常傭故各國律令操前業者必自從師爲學徒始徒有徒限寬苛之制隨業不同徒限之中徒之力役皆其主若師之所全有徒之衣食取具於所親或如學子然行束脩而後授業也設其家貧不辦此則舊券限徒限爲之傭以贍之其所爲於徒則多損而於其師亦未必利也蓋限限之中多傭徒至於農升山林之事則人以爲不學可能乃無爲徒從師之事今如田佛當其受雇之時即其學操之日計力受庸稍足自養以是不同故歐洲專業之工傭廩皆較常傭爲厚而在編民之伍流品亦緣是而稍高以日庸而計之如麻枲如木棉所受者以比常傭爲優蓋微而通一年爲計則以受雇之較恆其積則比常傭多也第其所多每不敵其學爲是業之所前費者至於精詣之業事資學問尤遼久而難成則舊技之極彌厚不倫焉此如繪塑之工如律師如醫士是已

案農升之業不需爲徒從師特當斯密時如此今大異矣

至於斥母立業其贏得之上下則未嘗以學成之難易廉賤論也若專以役財治生之事而言則諸業之難易相若或土著之貿易抑四國之通商任舉一途皆不能此繁而彼簡其爲業既相似其贏得宜略同也故課母責贏而優細不由斯而起所謂異生於售業之恆不恆者如製造廠局之工都會貪工之傭當一身無疾病皆得勞其力以受食獨至築垣疊石之工嚴霜淫雨皆可賴業又必俟雇者之呼於其門而後能奏其勤也是故一年之內坐以待雇者半之則其受庸也不僅資當日之養必有以均其作輒且務償其望工之苦與其不或必得之處此所以常傭之日廩石工坯者常加半抑倍之矣使其地常傭七日之廩爲四五先令則斯二工必七或八前者六七則後者九十前者九十則後者十五或十八焉此皆驗之於吾英倫敦倫敦堯凡之匠夏則爲石工坯者以取優冬則執倚凳之業以補闕知其事夫人能爲也此以知其庸之獨異起於售業之無恆而非由他故也

且徒以技巧而言。則梓人之業固比之石工坯者勝矣。然而都市之中梓人之受庸往往比石工坯者爲遙蓋其業不以寒燠雨晴爲殊。其有待於雇者之招邀亦不若石工坯者之已甚。此其庸所以反遙也歟。

又如有操業者。在他所則常得僱。而獨於一所不然。則其庸亦比例而大。今如倫敦之俗。凡手藝之工。主家雇之隨時可令之去。與他所之短工同。是以在倫其庸獨大。常僱日十八便士者。彼則三十之。如倫敦綢紙之工。休業者常以旬計。夏日尤甚。故其事如此。此在他所往往所得以比常庸尙微劣也。

假其售業無恆。與其業之煩惱勞苦合。則可使極蟲之工。售庸過於精業也。蘇格蘭之紐喀所及他諸部。其中煤工業短雇者。所廩常倍或三於常僱之率。此起於煩惱勞苦者爲多。而由於無恆者少。蓋彼自苦之而不願長勤也。獨至達眉河濱卸煤之備。其煩惱勞苦誠無以異於入山采煤者。然以煤船到步之不常。是以其業多作糊而取廉獨慢。常倍或三於常僱之率。平脩隣之。雖至四五。不爲奢也。數歲之前。吾嘗

親考其事知此種傭民其所受者常日六先令至十先令不等但以六先令言則於常庸已四倍矣常庸日十八便士者也此其庸雖驟視爲甚優究則傭市供求相劑之自爲而非人之所能設也使此率爲優不止償其煩苦與無恆將來者日多其庸自然減矣烏得壅以爲厚利耶

至於母財贏率之進退未嘗以售業之恆否爲差蓋母財之行滯在人而於業固無與也

所謂異生於執業者責任之重輕者如治鑄黃金之匠琢磨玉石之工雖精巧不必過他工且有時而遙之顧其計日受庸常比他巧匠過者無他爲付託之重而已故醫療之工病者性命精力之所託也律例之師訟者身名財產之所託也其所託之重如此此不可以付諸卑賤人甚明故其得糈責酬之厚必使若人有以自尊其流品流品尊而後廉節重節廉重而後有以受重託而不憊必然之理也况之二者爲業事資學問學操禁難二因既合而醫士律師之庸有非常工所敢望者矣

至於贏利之不同，又未嘗有待於此矣。人役己財以治生，則無所謂付託者。而其人爲市廛所信否，又不在業也。視其人之財產聲譽才具，於時人意中爲何如，是故業異而贏率不同，勞不能起於付託之重輕也。

所謂異生於所業，期成之可恃不可恃者，一羣之中，民各有業，皆童而習之，然而成否之數，業之爲異至多。大抵勞力粗下之業，幾夫人可成，而勞心名貴之業，則成否至無定也。生子而使之業爲履，其長而食於是業也。若操券焉，生子而使之業爲律師，則其長而食於是業也。二十得一而已，故其事如占圖焉。二十人共爲圖，十九失而一得，則此一得者，收十九之所失者而獨享之，至公之道也。夫人業爲律，稽古而諏今年，幾四十矣，而後收其報，世但知其稍厚也，而不知勤一世而不得稍者，外有十九人焉，且合而計之，彼一人之所收，終不敵此十九人之所費。今使取一邑勞力之業，如爲雇者，職劇者，總其同業之所費，與其同業之所收，則所收之財，常逾其所費者。至於業律之家，則最館署諸公之所得，常不敵其同業所歲耗者，斷可識矣。故

其事不能如占園之公得與失常相敵也。律之爲業固然矣。而他勞心之業仿此。食於其群。雖若甚優。而其實則得不償失也。

其業之得不償勞如此。然而一國之秀民。尚爭趨而勤爲之者。有二故焉。天下惟名可以勝利。業精則名品貴。舉爲名高一也。人之自範。常過其實。微悻情勝。以爲必成二也。

夫與衆共脩一業。不企其中平而不能。而我乃能爲其至者。此所謂豪傑頗異者矣。故樂爲勞心名貴之業者。其所收不僅在厚利也。其半亦爲名高。而名之上下。亦與其能之上下相副。名卽爲其所取償者矣。此在醫業已然。律業或過。至於學爲文詞。名理格致之學者。幾於皆名而無所利矣。

度越舊制。魁倫冠能。人情之所歆羨者也。獨至用此以弋利于祿。則人情或以爲汙。惟人情以爲汙。故其所得不僅取償其前學之勞費。必且有以酬其業成之汙。今夫俳優歌舞。當不求利。皆爲名流。及其自售。夙斯下矣。其索賴也。常若邱山。何則。能獨

而處汙故也。不知者疑其流品之下，而索賴之優，不悟其索賴之所以優，乃即在流品之下之故。今使人情忽變，而不以術技自鬻爲汙，則其業之流品升，而榮爲其事者，將衆矣。斯競競斯微，其利入不能如是之厚矣。且俳優歌舞者，固有待於天資，然不必如是之罕遇。世固有獨具精能而恥以牟利者，使其業不爲世所鄙夷，則所謂度越曹偶者，固不必如是之寥寥也。

至自詭過實，而每懷微幸，尤爲人情之至常。其求事自試，常過於其才之所克肩者，古之知人情者，言之詳且盡矣。獨至幸成譖敗之心，則尙未深發其覆也。世之傾覆順沛，坐此者至多。蓋常人方血氣之未衰，其計事也，往往於成得之數，自與則甚多。於敗亡之數，自仞則甚少。此其心之用事，觀於圖博（俗呼彩票）一保險二事，而可知。今夫圖博者，天下姦利之一也。而售此者所在致富，蓋人所爭趨彼之所收，必大溢於其所與。此其所以利也。使爲公道，而收於與平，其事將廢，故每圖之獎值，十常賦其二三，以至於四者有之。其事之不公不廉，如是然而人方爭購之者，微特之心

勝常自詭於可得也。執數金之費而規萬億之獲。雖有智者未嘗以爲謬也。且也其標愈大。其得之數愈微。而人愈樂趨之。使其標小而得之數多。則相顧而不屑。甚則以求得之殷而多購之。不知數學之理。購圖彌多。其去得彌遠。設其盡購。則百失無一得者矣。其自與於成得者過。未嘗考之以數。而求其實也。若夫人情之譯敗而過。則保險者。其事與圖博相反。其得利亦與之背馳者也。保險亦數術之一事。今使其業能存。而斯民之室家舟車。免夫水火之厄。則通所收保險之費。不僅有以償禍敗之常率。將必有餘饒。以爲治其事者之俸養。與夫一切之經費。夫而後事可久也。故使保險者之所收。無過乎此數。則人之所出。與其所保者。正相抵而無贏。天下至公之業也。乃今觀之。則業此者雖有微贏。未嘗以富。即此爲論。知其業之不盛。而其之所以不盛。以人樂鋌走而預爲善敗之計者希也。今者合一國而言之。則以屋廬保火險者。百不過一二焉。至於舟行之險。以禍災之可畏。保者較多。然即至戰爭之頃。風颶之時。空行不保之舟。尚至衆也。或謂鉅商之家。連檣接舶。多者數十百艘。勢

已自相爲保。節其保費足救禍災。故其不爲。尙非失計。獨船少之商。不保者乃爲最耳。然其所爲未必生於計數。大抵事不經心。而以天幸爲可常已耳。

案此言自斯密氏時如此耳。至今日則保險之業大旺。而圖博稍稍衰。獨吾中國通商諸步。其民情乃與此合。古宋圖票售於吾國者最多。較而論之。足以觀民智之高下。進退矣。

人之擇術。多在弱冠之年。而輕藐險職。自詭必濟之情。此時爲甚。其擇術多疏而將受其敝者。固其所矣。常人處難之情。常不敢其幸成之意。觀於從軍少年。與行海新賈。尤可見也。鋒銳奮發。義不留撓。不屑恆靜寬閑之業。而喜備來難窮之功名。編伍從軍。英制用召募。不由徵賦。月糧微薄。殆劣常備。而艱險勞勦。不遜倍之。乃每當戰事。新起之秋。鳧藻鶩趨。爭求入伍。雖其人材力。了不異人。皆盛氣高步。若時事方殷。封侯食肉。俯拾地芥也者。雖以此橫尸疆場。不暇計也。至於浮海之業。以此從軍。因不若是之失多而得少。故少年浮海。多稟其父命以來。至於從軍。未嘗如是。然而少

年人尤樂從軍。從陸軍又過於從海軍。蓋海之提督其爲俗所欲羨不及陸之將軍。海戰而勝。其所收之名利亦不若勝於陸者之優。隆海之甲必丹雖例得與陸之略。納樂比肩。而世俗之情終輕彼而厚此。此其事如圖博然。大標少則小標多。陸軍多大標故所欲甚難得。海軍多小標故其願稍易償。若由此而論之。彼擇業於斯二者之間。當亦知所從事矣。雖然。浮海之優於從軍亦僅耳。海軍之兵。其技擊超捷。悉優於城市之傭作。且畢生所爲皆勤劬危險之烈。課所爲酬。羌無所獲。不過逞其賣勇喜事之雄心。與履險如夷之可樂耳。其月所廩給與近地之常傭無以遠過。舟所出入地多。故不如地著之傭。勢常以地爲隔。而騎有重輕。大抵常以聚船最多之步之庸卒爲之倫。致常傭月之所廩指於南洋公學。一抗而莫之水手。比之於蘇之水手。多者不外月三四先令。止耳。平時倫敦商船水手。月二十一先令至二十七先令不等。而常庸之率。乃四十至四十五先令。其不同而劣如此。雖水手月廩之外。尚有膳食。然所廩者不足以敵其差。即或過之。猶無益耳。舟中之餉賜。固不能與妻孥共享之也。

故危殆艱險者非豪壯少年之所懼往往緣其如是喜功好名之子轉勸爲之是故貧母之慈子也道兒學書計避海濱之學館恐其濡染耽誤而樂遠遊也夫血氣方剛之人樂蹈危機如此故海舶雖有風波之險不足以優水手之庸也擇事而欲庸優必辛苦而其事煩惱不利養生或損神而常致疾而後如此此旣已前論之矣。

案不憚艱險而樂從軍走海上者歐洲之民大抵如此而圖敦日耳曼之種尤然此其風氣與中國所甚異而絕不同者也歐羅巴能雄視五洲以此支那常恐爲其所逼縉而終不足自存者其端亦在此觀於斯密之論斥爲鹵莽之愚可以知其根於性習者至深而非由樂道而誇大之者矣嗚呼用詩書禮樂之教獎柔良謹畏之民期於長治久安也而末流之弊乃幾不能自存此豈立治擾民者之所前知者耶。

至於贏率亦以所業成濟之難易爲差內賈收利可必之數過於外商且同外商也利之必收與否又以地而異北美之商業資事課贏比其南島雅墨嘉之經營爲穩

固矣。是故贏得之厚薄與其業之危否若正比例。事愈無定則偶贏之爲數愈多。第通而計之則得也。常不如其失此且作夕餽倒荒商業之所以滋也。貪得情熾。誰敗幸成。而計失之數不精。且人俱慕獲。驚之者多。故其利遂減。偷漏征稅。閑出閑入。邊關者。姦利而至難恃者也。使天幸可常。則朝暮可以致巨富。然而仆者何多也。無他。得失之數既不相彌。通而覈之。反比他業之常贏爲拙。雖間有厚利。其業終不足以久長矣。

業品互殊。庸之參差者五。而所以致贏率之異。僅有二焉。曰本業之可厭可欣。曰期成之有難有易。然自其前而論。則其例之行甚狹。贏以之異者少。贏之從同者多。自其後而言。則暫得雖饒。通而課之。其得終不償失也。是故合五事而觀之。一鄉一國之中。雖勞力役財。業之分殊至衆。究之庸之爲異或懸。贏之爲異不相遠也。以理擬之如此。以事核之亦然。掃除之隸。所處至微。醫士律師。常收厚報。才地既懸。則其庸不可同日而語矣。至商賈之庸。居殖貨贏。得之率質。論皆同。即有時兩家贏利。有若

相應貲則吾人觀物不審往往混庸贏而一之非真贏也。

市之賣藥者其贏得之不倫殆爲市塵之口實雖然此庸也其實庸也其別驗製合之務精過於常工者不待論即其責任之重去爲醫者特一間耳貧者之疾無論重輕所求診者不離藥肆富人微恙亦於是乎咨之以前者之第一第四例言之彼之取庸固宜甚厚而厚庸之所由取固以名藥爲最便也故其藥當市所售上者歲不逾三四十鎊之值使其利不相十或以一而贏五則其庸匪所出而莫有爲之者矣故曰賣藥之奇贏合庸而後大也。

又有時生藥甚微贏得至厚析以爲論其事同茲今如海陬小集之中有取生事之所當盡難儲爲肆此所謂坐列裨販者也裨販之贏十當五六其斥母不逾數十金而雖貢動斥萬金之貨以治生逐利者至多值百贏十止耳此其故又可得而言也其所持之物大較皆居民所必需又以市場之褊小勢不足容絕大之母財此雖裨販然既已爲之則不容他竄故其業必有以贍其生又其能必與其業相副具母矣

必通翰札解會計能別數十百物之質淺良寢與其地產之所從來而後有以入廉而出多而獲倍稱之貞此其能事實則與大賈相若所不同者直擁貴少耳若此人之庸錢雖歲數十鎊不爲多也今於其贏得之中取此數十鎊以爲庸則其所謂贏者去常率固不遠矣故此與前事其爲異者皆庸至於言贏固不能大異於常率也斥母財以求贏利則賈商之贏率劣而稗販之贏率優而二者之優劣在都會其差少在鄉鄙其差多其大較也假如前喻使其人之具母可至於萬鎊之多則執業者之庸如々什之入大川不可見矣此時稗販之所贏其率將與賈商相若此其貨所以在鄉鄙則貴在都邑則賤也雖然稗販之雜貨物可以贍至於酒肉麥穀則往往不能蓋物不出於其地務遠以致之而本值以貴致雜貨物都會於鄉鄙之爲遠均也而牛羊米麥則都會距其所出之地遠於鄉鄙遠則轉輸之費以增雜貨物之所以賤以都會具母之既多酒肉麥穀之所以不能以都會轉輸之較遠具母多則庸小而價廉轉輸遠則本增而價貴二者相消長而都會鄉鄙之價乃相若矣嘗見一

國之中牛羊五穀之價隨地而殊獨至麤麪腰臍則邑野相同者其諸二者相消長之故歟

案鐵軌未興則如此至道里脩鐵軌繁則邑野之物價日趨於平也且以城市銷場之恆百貨坌集之便故繼今以往都會物價稍稍廉於鄉鄙者有之邑居之中四通輻湊之衝倅肆之租什伍往日坐列者以逐利爲競之殷往往一屋之肆不能全而有之皆坐鐵路既興物價流通超平其母其大贏率甚微故耳此西國今市之情形也

無論大賈零售其贏率皆在鄉鄙爲優而在都會爲劣然而營業之始微而終鉅者乃必在都會之中鄉鄙固無有也蓋市場誠小則雖有鉅母無所用之故其業之增高繼長難以少本而求奇羨母贏相課其率固優順率優矣而總其所獲之數則未嘗大也如是則歲進之利微獨至都會則不然贏率平平而寬廣輻湊故其業日以發舒歲所有贏輒增爲母鋪場日闢母本漸恢故贏率雖微而最其所贏什百號者

以是之故雖僅數歲之間山稗販零售而至鉅商賣駟可也凡此皆業於鄉鄙者所不能也又有異者懋遷致富有二途焉一曰經業一曰屯倅經業者計母爲贏竹修持久忍欲織嗇勤苦運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漸以致富者也屯倅者牢籠百貨屯賡待時買贱賣貴以規大利頓而致富者也故屯倅殖財者逐時而遷不規規於專業今茲種穀明年置釀爲餚爲菸或爲茶卉時用知物與俗上下利進則先人而爭利退亦先人而罷故其贏利折錢與營經業者無所比例其趨利也若驚鳥猛獸之發或一發而致富不貲或增擊不中而順沛窮通者亦多有之顧此非處四通殺擊之區固不可耳蓋必市場浩廣消息靈通而後可遵其術也

此篇前言五事雖爲民生諸業庸農二者所以不齊之由實則所以益寡衷多補不足損有餘使天下無甚苦甚甘之業者也然必一國之中政令平均并兼無有擇術遷地悉聽民之自由而後其例之行可以見也設有其壅閼鞭駁而不令萬物之自已則其效或不然且政寬而民自由矣又必有三形焉而後其例之行乃益信外是

則其效又或不盡然。何謂三形。一曰其業已舊。甘苦利害爲國人所周知。二曰際其平時。而不在變動非常之境。三曰以爲專業。待之資生。而非旁及兼營之事。

一所以知五例之行。必其業已舊。而爲人所周知者。新創之業。甘苦利害。既爲時俗所不諳。委人持兩端。憚於趨業。於是倡其業者。必設厚庸重糈以來之。此所以新業之庸。常較舊業之庸爲厚。必歷時甚久。而後其庸可漸減。以與他業爲平。此不必民智日開之國。而後有之。玩好飾觀之事。朝忻夕替。變滅無常。不成爲舊而已化。如綺羅之片段。器用之型模。各國如此。獨至質樸之物。生事之所必資。常歷數百年而無變。是故操後業者。其庸常平。逐前事者。其庸時起。即以吾英爲論。蒲明罕一部之製造。前事之比也。薛非勒一部之煤鐵。後業之備也。蒲之庸優。而薛之庸平。職是故耳。至於轟車之事。大抵新創之製造。新設之步頭。新法之樹畜。其事理皆與屯倅規利者齊觀。倡首之家。常自詭以無窮之美利。然事濟而如願相償者有之。不濟而敗。豈困窮者常數倍也。其盈虛損益。與斥母而守常業者。無比例之可言。即濟矣。其始

之得利至優。及其厯久之餘，人知其事者衆，則競者日興，其贏利終與他業等矣。二所以知五例之行，必際平時而不在變動非常之境者，各業力作之市時，唯時衰，則晦過平衰，則不及平，自然之勢也。今如田作當夏耘秋穫之時，求常過供，而庸隨之長戰事方殷之日，水手由商船而籍海軍者，率常四五萬，於是求亦過供，而水手之月得二十餘先令者，至此皆月二三鎊矣。此見於業晦而所得過平者也。至於業衰，如製造疲歇之日，其中力作工匠，重於徙業，常減庸而爲之，此見於業衰而所得不及平者也。若夫贏率，則自與其貨價相乘除，價騰則其率過平，價跌則其率不及平，亦常道也。顧騰跌之事，貨有不同，或在此易見，而相去度多，或在彼難爲，而相差度少，大抵人爲熟貨，視求爲供，計一市一歲之所銷售而爲之辦致，雖不盡合，亦稍稍敷，是以無騰跌甚過之事。此如英之麻枲，藍罽諸業，各廠之匠，指不殊，諸市之匹段，相若，烏從過乎？而於非常之市，則亦有之。如國有大喪，元緡頓貴，而平時常物，則無是也。然天生之生貨，與視生貨而成物者，則大異此。每歲之力作同，而以天時不

齊致產大異。如粟如酒漿如餳如菸葉皆此類也。故其價不僅在供求相劑之間。而常在豐歉不齊之際。此其騰跌所以易見而爲度多也。其騰跌之差既如此。則其贏率之優細亦從之矣。是故貴庶稽物之事。常在天生生貨之中。知其將歉則急收察其將盈則盡發。操舍得則大利存焉。

三、所以知五例之行。必其專業而非所旁及兼營者。其人治一業以資生而不必窮年之力以爲之。使當業隙而售其餘力。則其責庸也。常比以爲專業者輕。古蘇格蘭之民。有所謂噶特爾斯者。(譯言廩丁)至今尙間有之。其傭於田主也。介乎長年短雇者之間。例受宅一廩。園一區。可種菜芻幾束。足飼一牲牛。外是或下瘠田十餘畝。可以耕。農事殷。田主每七日更給傭雀麥二乘。值十六便士者。然而當暇日。自治分地之外。猶有餘。則相率爲人雜傭。苟得事耳。不甚計庸率高下也。故其責庸常比他庸爲廉。此在古日尤業。今者國財遼。生事周。所謂噶特爾斯者。稍稍盡矣。蓋戶口不審。田疇未闢。田主農頭。養長傭則甚費。不養則無以趨時。此法最便。故噶特爾斯。

所廉不可以全廉。輸田牧屋居當其廉大半矣。而世之論食貨者不察。常取此以謂古今廉率迥殊之體。可謂失其實矣。工廉則貨賤。故如是之儻其成貨索價之微。非他工所能及。蘇之織轂。常比機織者尤廉。大率此曹之所產也。薛德蘭出轂歲千雙。雙五便士。若七便士。無過者。其地庸率。率日十便士。又常紡麻。每七日動者得二十便士而止。使非旁及兼營。而以此爲專業。雖欲爲此賤勢。不能也。

案聞印度民常織樹皮爲粗布。樹名優底。布名公尼。然優底公尼價相若。則亦旁及之業也。

夫治一業矣。而備有餘力。主有餘財。資以旁及兼營者。業之不廣。斯可見矣。故此皆貧國邊鄙之事。富國通都無之。雖然。設有他故。時亦有之。都邑屋租費者莫倫敦若。而使僅倣一二分房家具供張辦者。其廉又莫若倫敦。法之巴黎。蘇之額丁白拉。皆不及。其相反如此。蓋分之所以廉。即在全租甚貴之故。租之貴。都會皆然。地價百倍於鄉。一也。工貴。二也。材木磚石皆遠致。三也。而倫敦之俗。宅之僦者。上天下地。必全。

而慨之例不可以析與巴額二都之俗異故業賣者宅既全租矣則以其下爲肆以最上層爲家中間二者則設供張家具以待寓者若逆旅然彼之治生視其業矣而析宅得租則其所兼及者也故其勢可以廉此與前之噶特爾斯事異理同者也案今時倫敦無此俗又都會租貴自緣供少求多而以得貴租故雖有三者爲梗而人猶爲之斯密氏言此爲租貴之由則犯名學倒果爲因之例學者不可不察以下論政約之異

案此半篇所指之公政私約所以壅遏利權使之不平不通者今大抵皆廢不獨專利舍一二業如醫如律外皆所不行即所謂業聯徒限擇業移工諸事今亦聽民自由無爲沮梗者此可以見英國政令之日以寬大與其國富之所由來後主計政者其亦知所從事矣夫

舍後三者之因緣而外則勞力役財者所得之不同不出於四五事此雖民氣至伸擇術自養一任自由不能免矣然其不同生於本事是故雖名爲異實則所以爲平

獨至歐洲圖與政業殊約。攬塞壅激不能因任民情物理之自然。於是庸碌之騎重
騎輕。卉然而起。以比前言五事所謂尤鉅者也。

其政令約束所爲。攬塞壅激者。大抵不出於三。一曰限其人數使之少。二曰增其人
數使之多。三曰禁其徒業。使之不得自然通流。民失其情。物失其理。自此始矣。蓋一
群生業。譬如水焉。水之所以終於至平者。以任其就下之性。而莫爲之壅激也。生業
之利害。所以定於和均者。以雜物之自趨。而莫爲之攬塞也。乃今吾歐之政約不然。
一所謂限其人數使之少者。蓋恐任其自至。則勞力役財以操其業者將多。競者業
而利薄也。故城市之業。首爲業聯焉。合同業之家。以持獨享之權利。次爲之徒限焉。
使欲操其業者。非始於爲徒不可。制爲約章。以定其一時所得納之人數。與夫學爲
是業之幾何年。背之者皆有罰。此無他。不使競於其業者之多。爲之供常劣。求用。譬
斷其厚利而已矣。限徒之數。徑而爲是者也。定徒之年。使學者費重來者不多。糾而
爲是者也。其所以固人數於至少一也。

英國薛非勒之創工。一時不得納二徒。那爾福泊那威支二部之織工亦一時不得
逾二徒。犯者月罰錢五鎊充官。國中若新墾地之輜匪人傳一徒。多者月罰錢五鎊
充官。半與告發者。凡此皆業聯之所自爲。而又請官立禁者。外是則倫敦之絲業聯
者僅一年。亦立約禁其工不得一時納二徒。後由議院專令廢也。

歐洲有聯之業。其徒限皆七年。所由來久。今之學校稱優尼維實地者。本工聯之號。
考拉體諾本義如此。古攻金之工。縫裳之匠。皆有優尼維實地。故見齊治城邑典志。
中是知以此名專屬文業國學者。爲後起之事。即令人入國學執業歷年。經有司考
閱。學業中程者。予學憑。稱藝師。一其品第視中國舉人。一藝師之名。亦古工聯所用
也。凡業皆有藝師。不僅文學。蓋師者有弟子之通稱。常人就傅七年。則可售業受徒
稱師。此在百工然。故在文學名貴之業亦然。古之業。凡須學而能者。皆如是。無清濁
貴賤之別。其有清濁貴賤之別。而獨文學醫律之倫。得稱藝師博士者。一博士西名
達格特爾。其品第視中國貢士。凡醫例稱達格特爾。律家格致家亦用此號。一非古

義矣。

額理查白五年著學徒令。凡國中民業諸技藝名術，取先就傳七年，而後任售之。不
如是者，禁勿令售。由是工聯私章，前行於一鄉一邑者，著於國令矣。其立法期通國
共守之，然不行於邊鄙。蓋邊鄙戶口稀，一民之身，取具數業，必使皆經爲徒，則其勢
不能必業有專工，則市場狹，所廩不足以自養，故其令不期自廢也。

令既不便，則民巧舞以與法相遁，彼以謂繹令之文，乃指當時國中所已有業，起
令後者所不及也。於是抵牾違反，有詭可笑者，如四輪車令前無有，而輪人則舊業
也。前令行，則與人不得爲輪，而輪人可以爲車。輪不由輪人爲犯令，而車不由與人
則無罰，其望礙不通如此。製造之業，降而日滋，孟哲沙之布業，蒲明罕武累罕布敦
之機器，操其業者，皆免於七年之徒限，皆以不及令之故。

案學徒令於若耳治第三之五十四年罷。

法蘭西各業之徒限，部殊而業異。如在巴黎，則大較限五年，於英爲輕，顧徒限五年

之外又有火限火限者五年徒限滿矣不得驟稱藝術而自售業必更爲其傳之火
伴五年通十年而後得自立也（聞徒限之制前德意志之茂凌克最嚴茂爲歐洲
大都會其中操業者自三年至五年爲率徒限畢則火限又五年同業考校行賈諸
邦如是而歸官乃給憑爲藝術其拘礙如此）

工賈諸業之規約蘇格蘭最寬緩不煩苛業各有聯聯各異約雖至精之業徒限不
過三年設學者猶苦其滯久得納財自贍令稍短促邑有工聯其應享之利益新進
者入貲如約則均沾之其新近業如麻枲織紡及鑄造織機輪隻諸工可不出貲而
入聯他如屠菜之倫皆自用無所拘凡此皆歐洲他所之所無而吾蘇獨爾者

案此所謂聯西名歇頗魯勒憲猶中國之云會云行云幫云黨歐俗凡集多人同
爲一業一事一學者多相爲聯然與中國所謂會行幫黨有大不同者蓋衆而成
聯則必經議院國王所冊立有應得之權應收之利應有之責應行之事四者缺
一不成爲聯故英律注曰聯有五例一曰惟聯無死權利事責與國永存二曰聯

一成體有功過可論其於律也可爲原告可爲被告三曰聯得以斂費立業其爲議院所準者得抽外捐及強買業順其事必議院准之而後可外此雖國王所許不得爲也四曰聯有名號鈐印其行事以此爲憑不以頭目長老五曰聯得自定其章程約束以治馭黨嗣其群具此五德斯稱爲聯故西國有學聯各國圖學皆由此起有教聯教門之事自律自治於國家無與也有鄉聯凡鄉凡邑凡屯凡屬地皆有之相時地之宜而自爲律令與國家大法有異同而其地之土功水利井里巡兵多爲所獨斷者今中國各步租界所謂工局者猶此制也有商聯如印度大東公司及今之匯豐鈔商皆屬此有工聯則如此篇所指是已其事與中土之社會差同而規制之公私基業之堅固乃大有異故其能事亦以不同此所以不能譯之曰會而強以聯字濟譯事之窮焉

吾前者不云乎百產基於力役故力役者斯人各具之良能而天賦之產業也小民之所從於天所受於父母舍手足之強力便給無他焉設於此而拘囚禁制之使不

得奪其強力便給者。蓋無異奪其天子親選之產業。逆天殘民。孰逾此乎。侵奪者雖
奪其佈施。末由解免者也。且人道之相資。事與使二者之相爲擇而已矣。無取於其
三焉。僥於其間也。彼僥於其間者。不特侵事者之自由。使之無以爲事。抑且侵使者
之自由。使之不得善其使也。事者之善事與否。利害損益。使者當之。惟其於已也。切
故其爲擇也。精而去取也。當今乃謂彼爲不必精不必當。而獨煩爲民上者。閨閥然
爲之擇而去取之。曰必如是。而後精且當也。是侵使者之權。而奪事者之利也。是徒
糾紛設亂。而作爲無益者也。

夫考工之政。所爲斤斤然於必久之徒限者。意固曰必如是。而後有良工。而市之器
物不鹽惡也。顧徒限立。而器物之鹽惡如故。彼不知器物之鹽惡。不由於操技之粗
疏。而起於人心之欺僞。欺僞非徒限之久所能祛也。商標官印。加於產物成器之間。
使一國之政誠行。而斯二者不可以假託。則繩欺僞之爲。如是足矣。持金入市者。
固惟斯二者之審。何嘗問工人之學製。曾否七年耶。

抑考工者之爲此，將使百工習於勞苦而能爲勤耶？則又欲南望北者矣。夫小民之所以彌勤，惟酬其勞苦者之優且疾，足以使之。故負工之傭以枚售者，其機必厲而不自知疲。至於學徒之功反此，彼徒爲勤而不見其利也。故易民之勤，莫若使之早食其勤之報，久於徒火之限者。彼將以其業爲徭爲罰，怨咨疾視之不暇，尚何能以勞勤爲甘也哉？國家嘗收孤兒，使習爲業，以衣食之出於其師，故其爲徒尤久。而此曹多惰工，可以見矣。

今之所謂徒，歐洲古無有也。今之師若徒相與之事，載之國律者可謂詳矣。而吾考羅馬律未嘗及之。希臘拉體諾二種之文，殆無徒字。蓋今所謂徒，非師弟子之義也。試爲之界說，則徒者僥奴爲其主作，以若干年爲期。期之中，徒者不受庸，而主者教以其業者也。

且人學操一業，不必歷甚久而後能也。故徒限之設常無謂。今夫業之精工，至於時表，過常工者，可謂遠矣。然亦不必待甚深年月，而後能通其秘也。蓋成器利用之事，

其難常在創而不在因.常在作而不在述.方時表之始爲也.輪牙筭籥.相得之用.極之繭絲秋毫之間.此不僅成物之不易也.求所以善事之器.已大難矣.故心力聰明之竭.或畢生而後得一當.至其物之既成.而立之成法矣.則明體達用.雖中資之少年.旬月之教.足以與之.至於蠻劣蹇淺之功.數日授業.無不喻者.夫固非秘妙難企者矣.彼久久之徒限.何爲者.若謂甘苦疾徐.心手相得.雖在常技.必歷久而後然而不期之妙.固不可傳.即習而能.又不可求於徒限中也.爲此有道.在習者樂執厥功.而用志凝一.欲其樂執厥功.而用志凝一.則莫若早耕事而受庸.勤而善則利優.惰而苦則利遜.夫而後其精奮其巧得.而爲習者之門也.此豈爲束縛困苦者.所得貌襲而取耶.雖然.彼一業之人.所樂爲是約而守.若詛盟者.亦自有故.徒限設去學業者.不待久而成.無七年不廩之備.是主者先失也.操業之易如是.競爲是業者.必多勢.且供溢於求.業利坐減.是徒者亦失也.徒者失.則操是業者皆失也.此其所以不爲而終以徒限爲公利也.然而計學之事.固必取通國之損益.而計之.使取通國之

損益而計之。則富國之道，在費力省而成貨多。一業縱損乎。固合群之人有待於是業者之益也。人之自爲業者一。而有待於他成之業者不翅百。故使舉國之業而皆去徒限。是人勉一損而受百益也。所益不亦大耶。

是故工聯之設。本旨無他。所以圖其業之物貿。蓋物既興。市價將跌。市價跌。則庶與產自趨薄也。歐洲業聯之制。始皆城邑之民。所自爲。無關君上之事。獨英倫民設業聯。必待上令而後立。此非以惠小民。禁并兼。實亦陰斬其權。以之威利己耳。是故凡業欲聯。貨賂朝行。制可夕下。從此因利。不爲犯科。其無所入費。而私自爲者。乃號奸聯私會。然雖覺察。不必廢也。但令歲納雜容之稅。則其聯自若。凡一地之工商業聯。皆總而屬諸其地之鄉聯。鄉聯掌於諸聯所立之規制約束。有考察之權。或許或禁鄉聯得主之。不必國君也。

案凡約聯壟斷之事。皆於本業有大利。而於通國有大損。若總其全效。則貨業於地者亦已多矣。且其事必經外交。而後可使其國已弱。力不足以禁絕外交。而他

人叩關求通與爲互市之事。則貨之本可曉者。吾既以法使之成貴矣。而億人無此。則二國之貨同輩入市。正如官私二鹽並行民間。其勢非本國之業掃地無餘。不止是故壟斷之業可行於自封之時。必不存於互通之事。灼灼然也。前此歐洲各國患其然也。於是立爲護商法。入口者皆重賦稅以困沮之。乃此法行而各國皆病。泊斯密氏著出。英人首弛海禁。號曰無邊通商。（亦名自由商法）而國中諸事榷壟斷之爲。不期自廢。蕪然維新。平均爲號。此雖其智有足稱。然亦以英貨之通於他國者多。故樂用也。自此以還。民物各任自然。地產大出。百倍於前。國用日侈富矣。百姓樂成。乃益歎斯密氏所持之論爲至當而不可易云。

顧鄉聯雖有如是之權力。而主其政者。則皆業聯中人。皆云爲此所以持盈塞虛。毋使入市之貨過多。令供逾求致折閱實。則務使入市貨少。供不及求以多取贏也。一業既聯。他業踵起。相率尤效。乃至無業不聯。故居一邑之中。人人皆買貴物。而夙伸相酬。亦家家而賣貴貨。彼固謂此爲夏鼎濟瞞。衡從相等。雖有業聯。而同邑操業諸

家不因之而有所失也。獨至以與郊鄙懋遷，則邑中諸業皆有奇贏。其所以自厚而致富者，用此道也。

然而邑中衣食之源，舍郊鄙無從出也。其所與郊鄙爲易，有一道焉。一曰以都邑之熟貨易郊鄙之生貨。如是者，益以採業或貨者之庸與其斥母養工者之庸。二曰以所致遠方之生貨若熟貨易郊鄙之生貨。如是者，益以勞力運轉者之庸與其廢居居邑者之庸。前之所利，在化生而爲熟，居肆成事。工之利也。後之所利，在移多而就寡，遷地爲良，而利也。而二者之利，皆兼庸與贏而爲之。故都邑有業聯制爲約束，舉遷寧據，以使庸贏兩高而究極。言之則皆務以都邑之少力，易郊鄙之多力已耳。夫如是，則工商利優而農民利遜，始本平也。有業聯而自然之平勢壞，一國之所歲出，利分於在邑在野之民，自爲業聯壟斷之，則在邑之利優，而農人始病矣。

案農桑樹畜之事，中國謂之本業，而斯密氏謂爲野業。百工商賈之事，中國謂之末業，而斯密氏謂爲邑業。謂之本末者，意有所輕重。謂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輕

重也。或謂區二者爲本末，乃中土之私論，非天下之公言。故不如用野邑之中理。雖然，農工商賈，固皆相養所必資，而於國爲並重。然二者之事理實有本末之分。古人之言，未嘗誤也。特後人於本末有軒輊之思，必貴本而賤末者，斯失之耳。物有本末，而後成體。而於生均不可廢。夫喫蔬者取根，煮筍者擇梢，本固有時而粗末亦有時而美。安見本之皆貴乎？必本之貴者，不達於理者之言也。故此譯於農工二業，野邑本末雜出並用，取於人意習而易達，不斤斤也。

財者易中而未嘗爲易之終事。是故穀畜資材之生貨，邑之所受於野者，即以邑中所出之熟貨爲酬。野邑相受，多寡之數大較略均，故熟貨之爲售，重即生貨之爲購輕。此本業之所以傷，而末業之所以利也。

案中國之往外國者無熟貨，外國之來中國者避生貨，故中國之於外國猶郊野之於都邑。本業之於末業也，斯密氏此書，其所反復於野邑本末之間者，取易其名，固無異直指今日中外通商之利病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亦在善讀者耳。噫。

今夫歐洲之生計其本利常綿而末利常優者何必徧覽深觀而後能得乎都凡爲言已可見矣無論何國其始以微本經營而終於富厚者由於製造商賣者百由於溉田立種者一而已矣然則或勞力焉或役財焉其勞役於末業者猶優憲其勞役於本業者蒙殼報有斷然者而力與財之擇優而舍殼者又自然之勢也故其趨事也常舍本而之末附邑而棄野

都會之民黨居而州處故易相合雖甚微之業皆有聯即有一二未經約束者或以其事之過於專利不得頌言而爲之而其間逐利恆態黨同業妬異門受徒常患其多商情必深城秘務使角逐者希獨牟厚利凡此皆不約而同不期自合不必立爲條規載之盟府夫而後有聯之效也且操業之家彌少則其爲合也彌無難試觀羽毛之業其中紡織之工千人而櫛拔者六七家惟堅持聯約不納新徒乃不僅盡收其利且有以把持羽毛全業之利權而櫛拔之庸之厚遂由此而渝等合之爲私不其見歟

至於郊野之民。其勢反是。孤懸睽處。難以合從。故農業向不爲聯。且無欲聯之意。人業爲農。從無徒限。彼固以其事爲不學而可能者也。顧自我觀之。天下之業。舍士而外。其有待於智巧閱歷之多。殆莫農若。試觀文物諸國。農學諸書之繁富。則其事之非易了。可以見矣。他業雖極工巧。大抵一卷書。益之圖表。則舉其說。獨至於農。則事費心手之相得。且不可獨於文字求之。故有盡讀農術之書。其智不如一常農者。蓋天時地利人功。在在與之相涉。三者不齊。田法立異。非至精審。無以爲之。衆工方之。邈然遠矣。

此不獨農頭田主。有督耕指麾之事者爲然。即至樹畜。常備其巧習之能。亦較都邑諸工而過。何則。工之爲事。大卒比器。飭材一二耳。比器者察其利鈍。飭材者辨其良朽。彼攻木。攻金。諸工材等器同。爲變差寡。至於田事。則所用者。馬牛之動物。有柔很馴驚之異性。所加功者。草木之植物。有腴瘠強弱之殊資。其間天時水土。俯仰遷移。故其資效施功。非有審別之精。作息之信。必不可也。世但見扶犁之工。服鑿之僕。樸陋

愚蠢而不知彼於田事操舍緩急之間固未嘗一不當也徒取色貌辭氣動容周旋以與市工爲比則固爲木僵而難通而自觀物察變擇地施功言之則田傭固常過也此無他田傭於人間交際事少而心所察度措注者於田事爲繁市工多見紛華而其業則早暮一致所爲用心者簡故也人苟往還邑野而深交於二者之間則彼此之優劣可以立見此所以支那印度亘古重農其流品利獲乃在太半工商之上使吾洲而無業聯禁制之事則田傭今日所處或不至如是之卑卑也

歐洲政俗工賈之業優於田農其所以然之故不僅業聯爲之國家政令亦有敵之使然者今如賦稅關征之政皆主人國騎重出國騎輕此其爲效正與業聯等耳蓋有業聯以爲專權則雖貨價騰躍其利非本國之民所能爭入國之貨重征則外貨壅閼不行而土產獨牟厚利又不患爲外人之所奪然二政既用物值大昂其害終有所底被其毒者野業是已夫田農既不能自聯又未嘗禁他賈之爲聯而工賈私家囂然持保護商權利不外流之邪說以蠱衆心無有知此實工賈一二流之私利

而斷非通國之公利者。而務本地著之。民無益病矣。

案自斯密氏此書流布。泰西風氣一時爲之幡然。英國後此百年。其民情與此所云正反。工商之家原始要終。知護商之法。自塞利源得不酬失。則主弛關之說。弛關者。內外平等。不於入口諸貨。略有重征也。其業聯私約。凡所以爲壟斷。專權者。亦稍稍捐除。至今而盡。獨其中郊鄙農民。乃轉創爲田約。欲以保持利權。重外輕內。蠭起以與其時之計臣政府爲難。而計臣政府亦聯通人爲會。號反田約黨。相持爭論。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皮勒當國。反田約黨大勝。而後無遮通商之黨。法始行。然而田野壟斷之私。至今猶一二存而未盡去。故有時而請免麥稅。有時而請立牛羊進口限。使此說行。則何異前之護商者乎。利之所在。民智難開。如此。然合前後而觀之。足以覩泰西世運之升降矣。

英國農未利懸。今差勝古試。權野邑之間。則耕夫之庸差及製造。而營田贏利。亦不下城市之工商。此十七種所不能者也。聞嘗爲考。其由蓋由前此邑業過盛之故。邑

業盛贏利積而母財日恢本業業均羸卒日薄業場有畛而競者無窮必至之數也以其利薄故用母者棄城邑而輸之郊野郊野之中本增事衆而求備日多此庸率之所以起也蓋始也立業聯以脅之今也因末窮而反本此其所爲猶始得之郊野者今還之郊野而已歐洲百年以來田野日闢皆綠色中母財充溢末業故能爾也然鄉鄙之業雖有甚優而國謀人事爲之沮奪者尙多故其效終遲而難據

每觀城邑工賈同業之家相聚而謀類皆揀奇計贏歸賤物價之事苟利其業何恤國人餘雖驕聚燕游其會亦寡故工賈勢衆者非國之利也夫謂必取其會合聚謀之事立之法而禁之此固違寬大平均之政體然示之端倪使之便於爲合又何必乎至立之政法使欲不爲合而不能則尤下策也所謂使之便於爲合者如官設簿書務令同業之人署其名業居址自有是冊前不相知之人今皆彙集苟欲爲會則踰門而呼俄頃皆萃所謂使之不爲合而不能者如著令同業之家死喪相恤此其意非不美也而弊隨之生蓋相恤之事首資於財財出同業則必制爲箝抽置之產

業其事非衆謀而公治之不可。而彼乃緣此而謀爲專權壟斷之事。

既有業聯斯有約規。既有約規斯有科罰。此約規科罰者。將誰定而誰責之。勢必以少從多。定且責以聯之太半。由是其聯得懲久而不散。而專權專利之事。亦相引而彌長。向使其事懲諸人人。則人雜意殊。其會雖成不可久矣。

或曰。惟有業聯而後有約束。業以精良。工無謬廁。此無據之說也。工之良格。貨之質。曆非業聯規約之所能爲。而視屬與用者之取舍。惟其有失業之憂。而後爭爲其善。而不敢惰欺。業聯立。則其業其貨。無論良楮勤惰。欺信皆必售。則視利否耳。何所勸與。備皆爲犯約者矣。此固居邑者之所習知。業日精良效安在耶。

案此言通夫治道。蓋家國礪世摩鈍之權。在使賢者之得優而不肖之得劣。則化民成俗。日蒸無疆。設強而同之。使民之收效取酬。賢不肖無以異。甚或不肖道長。賢者道消。則江河日下。滅種亡國。在旦暮間耳。何則。物競例行。合天下而論之。強

智終利於存弱體終鄰於滅故也。法蘭西國以白山爲界。白山者歐洲最高山也。遊客至沙蒙尼地。過嶺必雇山夫爲導。其二十年前。山夫盡人可爲。而聽客之自擇。於是山夫驍捷。馬驥駢駿。後法國官府以此爲不平。下令凡爲山夫。必先由官察驗給憑。始得執業。而其受雇也。以次及之。周而更始。如是不二十年。山夫健者皆亡。而馬驥亦一無可用者。客乃舍沙蒙尼從他道焉。此事雖小。而可以推其大者矣。

又案葉種之所以病國。在專權把持。使良楷無異也。使其立之約束。爲一地之公利。不許貳僞售欺。則亦未嘗無益也。今如閩之茶業。人得爲賣。而小民怵於一昔之贏。往往屢糲穢惡。欺外商以邀厚利。貽害通業。所不顧也。二十餘年來。印度茶葉大興。而閩之茶市。遂極蕭索。向使其地葉茶大賣。會合爲聯。立規約。造商標。令茶之入市。難僞者有罰。使賣茶之家久而相任。則閩之茶品。固天下上上。足與印茶爲競。有餘未必不收已失之利也。

凡右所言皆限人數使少之流弊惟限其業之人數使取舍者不得任其自然而民業之優細重輕以起此爲大事言計者所不可不深察者也。

案今歐洲諸所有業聯之制皆廢存者獨醫律二家

二所謂增其人數使之多者其效雖與限之使少者不同而擅塞壅激使物失其理不得趨於平一也今如教士一業使任其自趨爲者將少重教者妨其然也於是設爲佽助之費勸獎之資既成學則有歲供方爲學則有月廩此或出國家所公賦或本私家所樂輸務使閑散少年勤爲是業用以豐佐教道此不僅吾英然也景教之國一考唐之景教碑所謂景教者實非基督教宗乃教外別傳今借用爲教宗統名以偏概全古之命名固有此法也一莫不知此其資已財以從事此業者蓋甚少矣且教道宏深操行堅苦必歷時甚久捐棄外慕而後能成使其中有自資爲學之人則成者執業資酬往往得不償費而棄人子弟藉佽助而成學者常不計稽之厚薄而爲之故其爲業貧者易執而富者難據勢常如此非不知教以明道而工以藝鳴

併爲一談斯誠猥褻然而彼旣以業受財則固與庸同體兩皆被雇不可分也溯十四祺中葉以前英國私家教士及鄉社神甫俸五馬克約今銀十鎊著於國令者也而同時石工日四便士計今一先令其短工匠夥日三便士計今九便士使二者通年受雇總其所得優於教士神甫者多故后安十二年令曰教士俸入漸薄劣足資生無以勸脩已事天之士勅所在畢協一教士領袖說見部戊
以承制增加歲二十鎊以上五十鎊以下於是歲四十鎊號牧師常作此雖國主議院所立法制而當時牧師實廩其不及二十鎊者仍多而同時倫敦傭作如韓匠縫工歲入皆不下四十鎊外此雖在下工所得不能復少於歲二十鎊也由來國制詔以定領廩庸錢之高下於衆工常多裁減獨至教士則悉主增優然二者抑揚固殊要皆虛行無實蓋教士則爲之者衆供過於求甯受微祿猶愈於己其他業工則業聯既設供不及求其庸自厚此以見領廩之事皆有由然非爲上之詔精空言所能剗制者矣

案十四祺中葉以前教士常俸之外又有牧所丁錢及教事之營供布施總其歲

入不僅此五馬克也。

雖然天下惟名足以勝利。教業居齊民之首。爲世俗所欽式。舉協牧師。有官聯統屬。地望崇高。鄉邑堂觀有世家之產業。故雖教侶日多。俸精劣薄。而清脩之業人尙樂趨。蓋利不足而貴有餘也。且時而過者有之。此不獨公教之國。教道之尊爲然。即觀之蘇格蘭與瑞士之幾尼哇。其中教會品地優。爲學便。使其超踰儕偶。席豐履厚。固亦無難。無怪續學之士。脩絜之人。猶望風而趨。不爲其中有生計甚艱者。而裹足也。案蘇格蘭之布里必斯特。與瑞士之葛羅雲大同小異。乃脩教之一大宗。與羅馬公教異門者也。故斯密氏特舉之。

刑名醫療之業。與教士殊。無提舉堂觀坐食產業之事。使其學得人之佽助獎成。一如教業。則相競之下。將使二業之食報大微。而出重資。使子弟學操之者。將日少矣。夫如是。將使律師醫士。悉爲貧子。而成學舉由義塾。已之家道已寒。業之同人。又衆。則於生事。得少已。所。則二者必日趨於貧陋。又安得如今之筵容閑宴。費財厚而自

奉優耶。

某貢人成學適以使其業之不見貴斯密氏於此若有微詞也者然此以論事勢之遷流自應爾耳非以質人成學者爲過舉也且即使流極果如斯密氏所云云而合通國計之其事固有利而無害也其成學者於前既無所出資矣則雖食報太微亦未云損此所以西國今俗其中調查助學之事尙爲至多且其爲人之周其款目之鉅誠皆中國古今所未嘗聞者而達變洞微之士終不謂其事爲有損而不紀其功也蓋調查助學有二大利焉一則使劬學者無衣食朝暮之憂得以聚精會神深窮其學及其既成遂爲一群之公利舉世之耳目此亦通功易事之公理猶勞心者之宜見食於人也二則使開敏而貧之人藉此而有所成就而國無棄材之憂斯密氏固身受調查助學之利者也巴列窩學校有助學之領與試獲食之如是者七稔其學乃大成也嗚呼使中土他日新學得與泰西方駕齊驅而由此有富強之效者其諸調查助學者爲之一簣也歟

今者醫律二家幸而免此。罹其厄者在俗所謂文人。歐洲此種之民始多由教門所培植中經事會不齊。未即暫度流徙無業跡近游民其成業非由己資而同類又復至衆求少供多其生計遂不堪設想矣。

考歐洲舊有印版其事甚遲當未有印書之前此等文人例爲師範或公立或私請設科授業以其夙學傳教人人此其爲業以比近人專爲坊賈著舊以之刊售求利者事尊而用切矣。夫人自致一學至成碩師必天資人力皆不後人而後能之。比功較勤固不在醫律二家下也。顧雖有名師其所得膳餉相懸甚遠無他文人多貧窶之家藉他人之佽助以成學而醫律成業多用己財爲之者少故也。今使印版未行無著書刊售之事一切文士將皆出而爲師學者不加多而頤教者益衆恐束脩之不腆有加於今日者矣。往者獎本未行乞士文人異名同實各邦國學有例許學士行乞自養之條爲生之難可見矣。

國家以廩膳膏火借資寒畯歐洲古無此事故其時成學之子道足爲師其食報於

東脩者至爲優厚此可考諸史傳而知者也如愛素格刺謹一與智學家之蘇格刺第係兩人一著論刺謹同時師道曰如此人者皆懸至美之的以招來一世謂其徒曰誠得吾道則福慧兩足處事交人均歸至富然則彼之所傳可謂天下之難得要道矣及觀於所責報於其徒弟弟子者乃不外區區四五麥尼之東脩夫號智學之師固將曰其人智也乃所以與人者至奢所以取償者至儉如此此豈非天下之愚夫鳥在其能智也即愛素之辭氣而衡之其所指之四五麥尼斷非溢實之語亦非不及實之言而試以今幣言之則四麥尼者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也五麥尼者十六鎊十三先令四便士也一業之傳東脩如此夫亦可謂優矣而愛素猶或少之以爲受者大愚至愛素之所自責於其徒則人取麥尼者十設埠雅典一時而授百徒其豐腴可以見矣雅典名都愛素碩儒而所授之言語科又爲時人之所最重者則一業之畢師得三千三百餘鎊之東脩非謬說也至同時儒以授徒致富者斑斑在史傳中尙衆如波魯津爾自言其學資爲一千麥尼歌爾志亞力能以金範已像舍之

得爾斐之祠，柏拉圖所記，一時名師，如翁畢亞、波羅達歌拉諸人，其居養皆富厚極一時，而柏拉圖亦雄於贊者也。尤足證者，亞理大德勒爲馬基頓王亞烈山大師，其父王斐立厚酬之矣。然猶棄之，適返雅典開塾授徒，學贊之優，益可概見。是蓋當時希臘國勢盛強，物力殷賑，而文明肇辟，人競於學，故能師道尊而報德厚如此。迨二百年以降，人文日廣，能者世多，東脩自行，亦稍稍薄，物盛而衰，固其所也。然其中傑出之傳，猶有厚實，較而論之，終未若今日之菲劣。試觀史載，希臘資遺噶那提及知阿真二子，使羅馬車騎雍容於斯，爲盛當是時，國勢已不及初。特土地尚廣，自主之權未墜於地，其禮遇學人，尙能如此。且噶那提者，巴比倫種也，於希臘爲異族，夫心甚異族，不畀以權，古莫雅典人若，而噶力能得之，此非其學術能事，獨所心悅誠服者，固不能矣。

雖然，此之不齊，非弊政也。以比前之殘暴立法，以掣斷專權者，其事列矣。夫學子日多，而師儒之奉坐，以超薄道富身貧，自身處其境者，言之固若不便，然於其群則無

害也。且民少出費而可以受學，與多出費而後可學，孰爲得失？人能辨之。今者歐羅一洲學官如林，其中規制，尙有不便於民者。正坐學費貴耳。後有人焉出而更張之，使民之受學，如乞水火，豈非教化一進步也哉。

三、所謂禁其徒業，使之不得自然通流者。如國有例禁，致一工既衰，民不得移其力於他作。一業既病，商不得轉其財以他營。壅滯既滋，不平遂甚。前之所謂徒限工聯，皆此其也。有徒限則業不得相爲轉。有工聯則地不得相爲通。是以軒輊之差，往往時事變遷。一業之庸日增月起，而就衰之業，工之餓廩，偶然僅足自存。前者如川方增招工日急，後者退矣。而工作人數不減舊時。二者常在一邑一鄉，盡然分區，毫末不能相濟。問其何不舍此他之則？徒限爲梗，業難互更。工聯各保封疆，彼此不相容受。彼執徒限之說者，固爲業有專攻，非始於爲徒不可也。不然，製造之業，相似實多，苟許相通，無難更執。試問綢枲織絲二者，皆素無文，其工巧有何殊異？即至轉而織罽，其事雖有分殊，顧相異至微。數日之間，即可改操新業。假無徒限，綢枲與罽二業，

即可互通。當其一業就衰，餘二皆資挹注，則旺者無缺工，其庸不至痛懨。衰者無浮食，其庸亦不能過跌矣。惟其不然，遂致失業者衆，一業告廢，其中傭作僅有一塗，或無所事事。自稱貧子而仰食縣官，或降爲常傭而緣南畝，顧田作勞苦，此曹所不習也。於是稱貧而仰哺者日衆矣。假使其國無養貧之政，則流轉爲盜賊者有之，立法阻民使之不便徙業，其弊有如此者。

工聯禁約立而功力之難通如此，而母財之難轉因之。蓋母財之廣狹，視人工之多寡爲率，顧母財之難轉，不若功力難轉之甚。每見城邑之中，聯約甚密，而駢商鉅賈，欲役財立業於其間，雖有小費，究無大梗。至於執藝勞力貧民，不屬其地而欲覓食，則難若登天矣。

夫工欲移地爲生，而工聯爲梗，此在歐洲國而有之。至英國則有養貧之政，此其阻礙甚於工聯。工聯所限者，其地之工而已。至養貧之政，則並其地之常傭而綱之，使之售力求生，必在土著之方而後可去。此則皆不能。此緣一邑一鄉各有贍貧之責。

其費即出於鄉貧者愈多其費愈重而售力執藝之傭多皆貧子舍故投新人皆不納故耳。養貧之政其緣起變革吾得梗概言之亦考國俗者所要知也。

羅馬公教衰天主之菴寺毀孤寒失蔭坐以凍飢於是英倫當國者謀所以振之而患無術洎額理查自立則令鄉縣編戶各自給其貧民致死者有罰鄉置有司與其地脩教牧師共掌之廉察收養以時視其鄉貧子多寡與鄉民貲產厚薄而上下其所歛之費以贍之號曰養貧之算。

案英國貧算之立昉此明代以來日益繁浩竭民耗國雖欲革而其道無由論治者皆深病其始之以姑息而作倅也斯密氏推原其制以謂起於公教之衰貧民失怙他家之論則不謂爾考顯理第八朝造銀幣以賚其民第猶備貨大抵空乏繼而貪牧畜之利廢麥龍穀羊南歐之民什九無業有明嘉隆之際英野多餓莩矣此振貧之政所以不得已也菴寺之毀其益困之一端而已。

此令既行鄉有養貧之責於貧戶著籍不得不詳於是辦理第一令曰民徙新籍必

安居四十日而後爲其地民不及四十日爲其鄉所不欲納者牧師鄉有司以告其地司理復之於所從來其著新籍力能歲出田宅租十鎊以上或自置質保不至以貧累鄉里者聽徙勿拒

己而矯張之幻緣令而生鄉吏往往以財啗其質子令他徙而沈命四十日勿出則爲新籍民而舊者脫無累故雅各第二更令曰民徙新籍詣牧師若有司署其前籍及其家丁口之數於是日始計四十日安居者則爲其地民

然而未足也如是則拒受之權在鄉吏姦無由絕故威廉第三更令曰民徙新籍詣牧師若有司署其前籍及其家丁口之數揭之於觀堂民於安息日所聚禱廟者自是日始計四十日安居者則爲其地民

一令之不詳則禍殺者如蝨毛而起總其所爲非使民得移徙也四十日安居否不可得其效適用綑民而已而長民者之意又以綑民爲不可也則更設四條以通之一凡民能出資算者聽徙勿拒二爲其鄉所推擇爲吏滿一歲者聽徙勿拒三入其

鄉爲學徒終其徒限者。聽徒勿拒。四爲其鄉償備滿一歲者。聽徒勿拒。然而四者雖設於勞力操業之民無所益。蓋於前二條則必爲一鄉所棄許。彼知新來者雖暫出資算後未必能也。則拒之亦終不推擇之矣。由後二之道則有妻子者必不能學徒罕有室者。況律又載明有妻之傭雖受雇滿歲不得著籍。其效徒使雇傭者從此不以一歲爲期。此雖古俗轉坐此令。其俗以變。不獨雇者不樂因此予人以新籍。即受雇者亦不願緣此而亡其舊籍也。蓋鄉有貧人。而其算加重。自爲人人所不歡。而貧者於彼此既同一食資。亦不願舍舊謀新而去其親戚墳墓也。

自食之工無所依倚而售其技。則後二條所謂爲徒爲火而許入新籍者。於彼無所用之。大抵如此之工覓一佳所欲遷往往不爲所納。納者必歲出十鎊之租。抑自置質保其不至仰食資算而後可。而質之多寡。鄉吏以意爲之。顧至少不在三十鎊下。知者以律載買業價在三十鎊下者。不得於其地有籍也。則因保質之質。不止三十鎊也。夫三十鎊之質已爲傭者所難矣。況乎其不僅此也。

案移籍著籍之難其事純起於養貧之政如中土冒籍之訟之起於學額也他國無此民之流轉自可聽之而於英民所爲幾不識爲何事一貧戶之應歸何養二鄉涉訟時時有之律師訊勘之費積久不貲而皆出於貧算此所謂爭其末而傷其本者也以其病民之故同治四年自額理查白以來所有籍法大抵皆罷則斯密氏不及見矣

令因養貧起者如牛毛儻作遂不得就善地以售其力欲離其敝於是手憑之制又與手憑者威廉第三令曰凡民徙籍取本鄉手憑憑由其鄉之牧師若有司畫給兩理官察驗署名所就鄉皆納勿拒不得以豫防食算逐之其眞食算者由原鄉給予或另徙徙費亦出原鄉同條又云民新徙入鄉非歲出十鎊田屋租或在鄉官所受雇滿一歲者不得著籍

國家既以令使小民不得自由矣乃以其敝之故更以令補救之卒之其與幾何觀律家蒲恩之論資算可見矣蒲之言曰鄉受新徙之民其必責手憑者無惑矣自有

手憑而民之欲著他籍者無論以徒限以名不可以揭白以出算其勢皆不能貨儲徙移不能以手憑移居也至於貧而食算得手憑而知所復即未復其所食者又其故鄉之算也抑病不能行予手憑者有資給之責是故鄉官出憑以予小民心至不願持而去者十八九還其累本鄉也或過於勿徒由斯而言則手憑爲物受新者必欲得之去故者常欲勿予自然之勢也徒爲屬民之具使鄉吏得以禁錮貧瘠之生雖地著之鄉有至不便欲適之土爲甚可樂而不幸生有定區則亦終其身於不得出而已矣

手憑所載不過本丁姓氏年貌籍貫而已非若薦贖契券於其人之行直財產有所指辭也顧鄉之小吏往往斬之吾聞蒲恩言往者政府嘗以此爲苦下教飭牧師監算者順民情盡諾而王府法司格不與行也

由前之故英内地工庸優劣往往連境迥殊兵力小民未有世家身健技精業勤者不得手憑尙可他徙其已娶有子女則拒勿納前嫁後娶前容後逐者有之大抵庶

食算之口多也是故兩地雖大相聞其一雖役急而庸高其一雖丁多而功寡相需雖殷不相轉注蘇格蘭無養貧之政故無此弊僑之同功異廩必二地絕遠而後爾大率都會庸優鄉野庸薄去都彌遠其率彌下若英之工價有豐儉相絕而莫知由然者矣是故一制之立眾果樊生其極等於畫地爲牢民莫之踰峻嶺巨川無以過也

夫爲本國之民身無罪罰擇地力業去苦適樂之事誰得自由者也爲法網之背天逆情甚矣吾輩英民恆持自由之說平日之論斷斷如也然其實則與他國之顙愚等耳日言自由而不識自由之實爲何者此所以籍法之虐身被之者百有餘年至今猶自若也其中潭思之士論政之家固常準理抗言知籍法爲厲民之具至於庸衆則相忘矣前者連坐之令舉國譁譁非其令立除不止夫連坐之令雖苛身被其毒者尙自有數獨至籍法則舉吾英勞力之民年在四十以往者叩其身世必有一時大爲之困於彼則譁而攻之於此則默而受之夫亦可謂慎矣

此篇著論頗爲尤長然猶有不容已於言者則國家平價之一事古嘗以令平通國之工庸物價矣有所不通則令所部相其物土擇其事類各自爲之至於今二者之政皆廢蓋視前事亦知其政之不可行也善夫蒲恩之言曰政治家積四百餘年之閱歷應知物有至情不可強制國權有大限必不可逆施使同業者必同餉廩則必勤惰同功巧拙齊效而後可有是理乎乃若耳治第三之令曰縱紅之業凡工頭雇夥居倫敦城中及離城五邁內者除過國鄉其日庸不得過二先令七便士違者取與二家均有罰此正蒲恩所斥者也凡議院畫定一業中雇者與被雇者兩家相受之率其强有力而持議者恒在雇者之家故其令主於被雇者則多平而公主於雇者則多偏而私也今如廩工律禁製造廠主不得以所出貨給工食必令見財此法極公於雇者之家無所刷抑而售力之傭免侵漁冒蝕之毒此主於被雇者也如若耳治之令則主於雇者之家矣雇者之欲困工傭也常合從立限制而不嚴罰若工傭尤效爲此則目爲把持而刑憲隨之縱雇者而獨繩被雇者故曰偏而私也如

若耳法之令將使傭者雖至巧極勤其所受極於一先令七便士而止此正薄恩所謂使勤惰同功巧拙齊效者小民之困豈不甚哉

案継紓工價之令於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廢

又令主被雇者多平而公主雇者多偏而私此理自易見國有議院而院紳必家產及格而後企推舉如是則小民失主議之權而遇事或受抑必然之數也前謂連坐之法舉國非之而籍法之苦沿而未改亦以連坐之法及諸豪民而轉徙之觀受之編戶一達之議院一止於窮獘故耳

考古平價均糧之制皆以裁制商賈之利入而設至於今則其制漸廢英國存者獨餅均之令而已誠以麌餉者民食所必資故也然使其地炊餅者惟一家抑多家爲餉則處其專權侵民均之善也若人得爲炊而無聯約則均之不若聽供求自劑其平之爲愈何則均價宜以時上下而上之爲此又未必時故也英國餅均之令設於若耳治第二時當是時蘇格蘭固未行也以蘇無司市以督責之其後設司市行之

然夷考其效。有餅均者無大益。無餅均者亦無大損。

案餅均之令於一千八百十五年廢。

凡國世盛世衰若進若退若中立其爲事於通國之貧富有異。驗於各業庸息相比之率無攸殊。蓋進則俱進退則俱退此比例常同故也。若夫異業騎有重輕其致然之因別有所在不得於國財之進退求之此所以庸息相比之率常歷數十百年而無變也。

篇十一

釋租

案羅哲斯曰斯密氏此篇所論田租源流其說頗爲後賢所聚訟。計學家如安得生威斯特馬格樂理嘉圖皆言田租者所以疇壞地沃瘠之差故租之始起以民生孳乳寢多沃土上田所出不足以贍民食於是等而下之迤耕瘠土下田生齒彌繁所耕彌下最下者無租最上者租最重故租者所以第田品之上下而其事

生於差數者也。其論如此。名理嘉圖租例。其爲書多準此例爲推。亦多爲計學家所采取。顧自今觀之。此例大指固已爲斯密氏所前知。而法國計學家如拓爾古等。已爲斯密作解人矣。其言曰。後人嘗謂斯密雖計學開山。顧多漏義。淺者乃肆意排之。不知斯密精旨。往往爲讀者所忽。故匡訂雖多。出藍之美。蓋寡夫租之爲事。生於二因。戶口蕃耗一也。農事工拙二也。當夫戶口寥落。穀價甚廉。耕者之種僅及所費。則卽居沃土。不能有租。此主於戶口蕃耗者也。又使農業不精。田作幽莽。西成所得。僅酬其勞。則雖土沃穀貴。不能有租。此主於農事工拙者也。田土腴瘠。農事精粗。二者相爲對待。而戶口蕃息。緣此而生。惟田腴事精。而後戶口始進。故理嘉圖所謂戶口日滋。耕及瘠田者。倒果爲因。其說未必信也。英人卽一所之田。考古今徵租之異。而信斯密本篇之說爲不虛。譬如都會近郊。一畝之田。古租率六便士。今日之租。則百二十倍矣。至所產穀價。古今之殊。不過九倍。此之爲異。夫豈戶口蕃耗爲之耶。又豈必遠望下田致爾耶。揆所由然。則農業日精故耳。故

理氏之例既非獨闢亦未精審其非獨闢以先發於拓爾古其未精審以其倒果爲因後代計學家見聞考據常較斯密氏爲博確至於紳繹會通立例該盡則往往遺之

今夫地之有租所以易用地之權者也雖地有不齊（謂肥瘠便左）其數要皆極耕者之力以爲量當其授田課租之際田固地主之所有也而以授耕者使得耘且種於其中則田主之所取惜固將盡地方之所出而所遺以與耕者直償資其爲耕之費與勞若子種若佃傭若牛馬之糗芻勞損若田器耰鋤若耕資所應得通行之利息統之數者以酬之而已矣夫統之數者固耕者所應得而至穀之分也劣是則利不償費而農人不從而其田以廢故租之有限田主之所不得已也總秋收之所得過前數者彼將悉名之以爲租雖有時以田主宅心之仁厚折利之不精而名租之數劣於此抑有時以農人更事之不廣責贏之不詳而納租之數優於此然而非常道也夫人情終不遺餘力以讓財故曰雖地有不齊要皆極耕者之力以爲量也

極其量者是謂經租。

地天設也。加之人功則益美。爲田主者曰。田之有租。非屬農也。凡以僨主者治地之勞費云爾。此固有時而誠然。然非通例知者。以未治之地亦有租也。設彼誠治之。則名租益重。過於未治之本租。且地之治也。出於田主之力者少。出於耕農之力者多。及其期盡。以田授他農。田主常視前農勞費。爲已之勞費。而於後農增租矣。

地之責租。誠無分於治否。且有地焉。非人力所得施。其主之責租自若也。海有藻名。葛羅卜。燔之成蠻灰。製頗黎及胰皂者。恆用之。英國濱海之地。幾處多有。而蘇格蘭尤多。皆生海石。開潮及之。日兩番。潮退則露。此之地利。豈人力所能爲。顧田之並海。以此爲畛畔者。田主責租。於常田爲有加。此益見名租與治地二者不相謀也。

蘇格蘭極北有島。曰。該德蘭。海中多嘉魚。爲其地民生所利賴。然漁者必其地居民。外罟不得闖入也。於是其地名租兼海而課土之所。積水之所。捕合而徵之。數魚爲完。英之徵租。所謂任土作貢者。於今蓋寡。此其僅存之一事也。

是故田之有租所以易用地之權而與半權專利者同物蓋田租高下之率不與所
前費者相準以爲最高最卑之分限而獨視農者所有餘些出之力以爲差事據之
名價也不視供者之不值而以求者之喜厭爲乘除故曰與同物也

百貨之入市也必其價有以償其貨之所消費又益之以通行之贏利而後貨通否
則棄於地矣此所謂經價者也今便市價一於經價則所溢者將斷而爲租值適如
經價而止則租無由出而市價之溢不溢又視乎供求相劑之大例

地之所產有物焉求常過供則市價常溢有物焉求或過供或不及供則市價亦或
溢或不溢故產前物者其地常得租產後物者其地或得租或不得租視供求相劑
之何若

是故合三成價租與居一焉而其所以入價之情與庸贏大有異庸贏之高下物價
所以貴賤之因也而租之重輕則物價貴賤之果也夫百產之入市既必有以償其
前費而益之以當贏矣故其物之貴賤恆視之至於租獨不然以古價之於經價或

大過或小過或適均而租則或重或輕或廉輕者而無之。折而論之則此篇言租之事可分爲三一論地產之常得租者次論地產之不常得租者三論二產隨世升降相待之變率。

案後之計學家皆主租不入價之說而以斯密氏合三成價之例爲非蓋租之重輕與物價之盛跌無異故租雖重厲耕者而無所屬於食粟之民租雖亡其地產亦不因之而收貴賤者大抵供求緩急之所爲也今使一國以其政令之頑致租稅重農業病而民生無然疋固其法過也而租不入價之理自若此後實如理嘉圖等之說也雖然昔觀斯密氏合三成價之說亦曰價之中亦其爲租者耳至於價之騰跌非租所能爲則彼固曰庸贏者價之果本末然然未必受後起之擊排也。

又案租與稅不同今假國家於城市設關以征野之人貨則供者於其庸贏轉運之外自必加此稅者以相濟則價以之勝矣至於租者不然故曰租稅異也

以下論地產之常得租者。

人道養生之理與動物同。其適率與食之多寡有比例。是故天下無棄食。如稻粱菽麥。如牛羊魚鳥。凡在可食之科。皆有馭功之量。或用今施之力。或用舊積之財。其爲功同也。今夫以一鍾之栗。食數夫之功。雖以至嚴之道行之。其所易之功。常劣於是栗之所實食者。然而旣有以廉其庸矣。自必有爲之致力者。而庸率之高下。則時爲之。

案庸率常過於勞力者之所實食。亦不容已者也。僅不能常作勞。有疾病。有休老。且必有以長養教誨其子孫。使庸率僅足以養其當時之艱。則勞力之民。彈指盡矣。

地無論便左腴磽。及其可耕。則總其所登。常大逾於所費。天之酬庸。比諸人之爲酬。倍蓰不啻矣。故地實告登之時。不僅勞力者有以復其廉也。即具母者亦有以滋其息。一者猶有餘焉。則有地者之所賦矣。

那威蘇格蘭二國雖極荒之大澤廣場皆足資游牧計其中犧牲孳乳之所出取以償耕種之勞覓種之費有餘則地主有薄租地愈美租愈大牧場美者延袤相若而所牧之畜多地狹畜多者其飼視裒收皆易功不煩而產增故地主之租倍進也案有時地雖有租而其實不中名租農者所受之田牧者所受之場往往善惡相錯於是名租者絕長補短通而徵之非其地皆中名租也

田之名租也土壤之肥磽相若則視所居之便左所居之便左相若而後略以土壤之肥磽故負郭之田其名租也中下者等於鄙遠之上則蓋稼鋤之勞雖均而所產之入市求售僻左者不能不加費轉輸加費則秋收之入分以爲庸者多此盈則彼虛而贏與租皆以少矣前之言贏也已明鄉鄙之率常較都會爲優矣庸多而贏優則僻左之田雖耕其租必甚嗚矣

凡大道通衢與凡可漕之水皆所以利轉輸利之云者所費省也故凡國水陸大通道里治闢而遠近若一者太平之實象而致富之樞機也蓋遠服之地闢則耕者之

域漸廣。邦畿處其環中。而遠服外繞。距中彌遠。其環域彌宏故也。夫離遠之地通都會。首蒙其利。何則。以不受近郊者之專利也。然而近郊之民。獨無利乎。於都會雖失其壟斷之私。而市場日廣。失於中者收之於外。二者相較。而恒有餘。則亦蒙其利矣。所惡夫舉榷之事者。非曰徒以專利已也。國財之理。必分之。見於民業之日精。而後合之。見於國財之日阜。常智之民。其樂循常厭改轍。而好逸憚煩苦也久矣。使不憂相競之勢。而圖存。則其業必難精。而易窳。業而如是。國之貧破。不待言矣。五十年前。倫敦近郊諸部。嘗合詞呈請議院。毋許遠部集貲。造大道通倫敦。意謂果其聽之。則下邑工庸極廉。成貨運都。必奪近者之利。而城中田主之租。亦且坐減云云。其言如此。當時和者綦多。然而道成之後。近郊之租轉增。即農業亦日益精進。嗚呼。計學之理。豈易言哉。

案此事豈獨於一國爲然。六合之大。蓋如此矣。彼斯密之世。汽舟鐵路。猶未興也。至於今則何如。非洲之奧區。烏拉之荒服。致其所產。若在戶庭。此則大字之內。遠

近若一麻幾太平之見端矣。蓋國內外鐵軌未興時，士庶知與不知，皆言鐵軌行則小民乘舟車者絕食，理至明顯。云不然者，非覬奸利，即清狂不惠者也。然自道通以來，舟車數倍蓰，事效反於所期如此。而至今談國計者，尙謂礦路諸政無益國計，有害民生，理之艱明，豈口舌所能爭者哉。

竊嘗謂聖人之所以開物成務，一言蔽之事在均其不齊而已。是故衣裳垂則均寒燠，宮室立則均雨暘，制文字則有以均古今，設庠序則有以均愚智，倉廩者所以均豐歉也，城郭者所以均安危也，甚至孝弟之教，刑賞之施，莫不有均之效焉。至於今世，則所以爲均之具尤備，其力尤闊，其效尤爲遠且大也。火器用而執兵者之贏壯均矣，汽電行而地之遠近均矣，鈔號均用財者之緩急也，保險均人事之夷險壽夭也，光學所以均目也，音學所以均耳也，顧均者雖多，而其所欲均而未能者尙夥。民德之厚薄，民智之明暗，民力之貧富，與夫民品之貴賤，而皆所未逮者矣。大抵至治之世，其民勞均而才殊，勢均所以泯其不平，才殊而後有分功。

之用。夫而後分各足而事相資。而民乃大和。繼今以往。治道質而言之。如是而已。後之君子。其諾於余言有取焉。

苟以養人之量爲差。則中上之稻田。所出者過於同壤最腴之牧圈。耕之爲勞。過於輶牧。固也。然而秋收之日。所穫者以償子種贍力廉之外。所餘實多。故使牛羊之肉。與五穀之實。常重等而價同。則耕者之種。過於牧矣。夫如是。故農者利優。而禾田之租亦厚。地爭墾田。人樂移鋤。此游牧之所以轉爲耕稼也。

治化稍稍開。則穀價與肉價之差。隨時輒異。當地廣民寥時。國中無庶。皆牧場耳。故其國瘦肉多而嘉穀少。民以穀食爲難。而穀因之貴。南美有地名般那舍利。一譯言佳氣。四五十年前。每牛常價四理亞。當英錢二十一便士有半。一牛之獲。不售捕捉蠶爾之勞。其賤如此。耕田種稻。則勞費不貲。蓋其地近布拉特河。當波拓實銀礦之衝。人趨采銀故也。肉鹽穀貴之國。其狀如此。洎文明肇啓。耕耨雲興。則其事反此。肉少穀多。而有非老不得食肉之政矣。

稻田日廣則牧場日狹。牧場日狹則肉價日騰。設此之時其可爲稻田者不爲稻田而縱牧如故則牧利之所入不僅有以償牧費已也必牧之利與耕之利相若而後可屠肉入市其善地之所收與惡地之所收無以異而其價同夫如是則惡地之主大利緣穀牧之利其得租去稻田均矣百年已前蘇格蘭山部牛羊肉與其雀麥飼飼輕重等則貴賤同且有時而劣之自南北既合蘇之牛羊駁而售於英市者日夥山是肉價日長至今乃三倍矣而山場之租亦比例而加進今英國麥肉相待之率大較屠肉一斤可易二斤以上最美之麩麩設穀歲所易者尙不止此也。

由此觀之知萊汙日闢之時斥鹵牧場之利（利兼租贏而言）視善地牧場之利爲升降而善地牧場之利又視已耕之田之利爲升降也且五穀之利歲登而農牧之利則必通四五稔而爲計是故同一町田以之出肉則見少以之出穀則見多耕牧利懸而並存固必於其價焉取之矣使其取償過平田將改牧使不及平則牧將復田必然之勢也。

牧出芻田出穀出芻者飼畜出穀者飼人謂二者收利終底於平者以舉一國之地任其自趨大較必終如是而已顧有時地勢不同出芻之利遠過出穀者亦有之案芻場之租往往較之稻田而重者其故有二戶口蕃稠肉食者衆而牛羊大貴利厚一也產芻勞費遠減五穀母輕二也

都會近郊之地戶口繁闊轉輸輻湊其中人所飲之漚酪馬所食之壅芻皆不可以一日閱又况超肥驕堅之家日兼其勞有以使出草之利遠過於稻粱然此必其地之形便有以爲之僻遠之地所不能也

事業繁興戶口大進近郭之地所產芻穀皆供不逮求則其地以出芻爲最急而出穀次之何則穀貴而易輸芻粗而難轉也今之荷蘭古之羅馬芻供於近服而麥則漕於遠方職是之故拉體諾史載嘉鐸之言曰家饒足視飼畜未耜之利乃無可言當是時羅馬以兵力雄西海勝一異部常徵其地產什一購邦畿國有慶則發倉廩與民其所乏者非穀也故繞郭之田盡爲芻牧而耕之利微矣

曠野平原。偏種麥稻。就中樹圍柵爲圈牢。其租較圈外耕地往往而高。蓋田事資馬牛。而馬牛需芻牧。就地爲圈便田事。故其租乃合所耕之田利通計以爲償。不以本場所出芻牧定高下也。設其鄰地盡斥爲牧場。其租減矣。蘇格蘭國地租優大率由此。夫圍場之善於散牧。所由來久。蓋納畜入圈。不須駁牧一也。畜自齋草。不受人狗之驚。易肥健二也。

若牧場隨在多有。不難得。則其地之租與贏必與左近受耕之地常租常贏相視爲率。不能獨慢也。

徒任地以爲牧。則地之出草有限。而所飼之畜難多。此耕稼城郭之國。肉食所以恒貴也。邇者教草法行。又以蘆菔薯蕷諸植物種以飼畜。於是一區之地。所設養者。其數遠過自然生草者。牧者地如故。而畜牧蓄肉穀二價相比之率。乃減倫敦之市。今日屠肉越麪。二價相懸。方之五十年前。其減多矣。

案所謂藝草。蓋不任自然而以草子播種者也。康熙中。葉英。始傳其法。戶部以

當時報紙有售賣草種告白目爲新法以薦耕飼者其法先行於荷蘭後乃傳英
其法舊於蘇草也

史家柏爾志爲王世子顯理作傳狀附著其時物價甚悉屠牛四體重六百磅價約
九幾尼有奇是當時每百磅牛肉值三十一先令八便士也顯理知世莫年僅十九
齡時一千六百十二年十一月六日也

一千七百六十四年三月英國民食騰踊議院雜考所出然有威古尼亞賈人自言
於前歲三月爲其海船備食每罕都雜牛肉一二十四五先令爲常價有至二十七先
令者由英倫至威古尼亞海道遼遠非佳肉不足醸致然以與世子顯理時相較則
百磅每四先令八便士矣

顯理時肉價每磅計三便士又五分便士之四而其肉則精粗相半者也可知佳肉
入肆零售每磅不當在五便士或四便士半下也

一千七百六十四年議院所訪肉價佳者每磅四便士一法丁粗者約自七法丁至

十一法丁不等。此價與往歲同時者爲較。每磅貴兩法丁。在當時即稱騰踊。頗以與顯理時市價相去廉平遠矣。

至於麥價則當十六租之首十二年。溫則市中每括打精麥價一鎊八先令三便士。又六分便士之一。而一千七百六十四年前十二歲量同精等之麥。則二鎊一先令九便士二法丁也。由是觀之。此二百五十餘年之中。英國麥則齒貴肉則齒賤。此可用以證吾前說者也。

國大治久。其中田野。大致闢開。無虛樹穀以養民生。然以飼者無荒棄者也。亦有時而他樹穀。如栽木。栽麻。栽粟。栽加非栽於菜之類。則其租與種當視芻穀。石所收爲程準。無能違過者。設而違過。地之轉而他樹載者將多。名則其利或不及。而其地又將復以爲牧。爲田。此其大較也。

轉而他樹穀矣。其治地若浚壅之費。或重於耕牧。三歲所斥。母若子種之費。或重於耕牧。治地費重。而爲之必其租勝者也。斥役費重。而爲之必其賣勝者也。然此二者。

之勝必適償其費而不能甚有餘必然之勢也

若苦蓏一質若松子可以讓酒一若果實若菜蔬地之蘋此者其租與贏常視耕收爲優矣何則地中園圃者有樊渠之費如是則租宜加果菜之傭其勤巧過常佃如是則贏宜厚且果蓏之種天年不齊雖損大異以視芻穀難特倍之故一收之利必逋數稔而疇其平此所謂保險者費也行其中矣雖然園圃優矣顧蔬者之家則十九貧窶卽有善者不過中貲則知此曹計出爲入曷嘗甚有餘乎況灌園種樹足以怡情養生故富厚之家往往操之以爲遺日消閒之事如此則小民之利愈奪而仰以糊口贍家室者難言矣

地經濟開闢護而所收利增固也然亦僅償所費無饒餘此著自古昔而已然者也考傳記園圃之產珍者榴薔荔蘋次之故葡萄坪與得水落足之蔬畦農家所絕重也德謨吉利圖生二千載前其著書言樹蔬最早嘗笑其時種蔬者計拙曰種蔬必以巨石爲之則太費極墾爲之暴風疾雨又往往坍歲時葺治愈不勝煩云云歌

路默拉爲書言農事於德謨說不置辨。則謂易垣以樊抑根棘爲之費輕而耐久難圖。夫樊圃淺制耳。德謨時人顧不知之。而待歌路始發耶。同時言櫟截者有哇樂。後四百餘年。有百里知次。皆主歌路之說。由此觀之。則古之農家。皆以治圃爲已費。課其所得。或不償灌溉壅護之勤。况南方諸國。近日炎歎。非_々以交通得水至易者。不中作圃。而至今歐洲蔬圃。例用棘樊。獨不列題。洎北地諸部。藏果蓏者。以其實珍。始設垣柵。故英之佳實。厥值常昂。否則不能得蘿也。此間蔬畦。亦間用平常果木圍之爲籬柵。果踐而蔬珍。蓋果蔬所收。相輔爲利。以償費也。

自古至今。凡產酒之國。皆重葡萄種衛如法。其得利最優。惟新犁之坪。則利否相半。此義大里農家向所闘爭。而未定論者也。歌路默拉書。主新犁之利。以所收視所費。謂葡萄有倍增之息。非他樹截所可擬。顧經營之事。僅以所出較所入者。其說常差。而以樹畜爲尤甚。信如歌路言。前人論定久矣。聚訟何爲者。法蘭西產酒最有聲。持論者欲張樹畜之業。大抵是歌路。而舊種之家。則謂新坪多耗耗。其說莫適從也。或

謂舊種者於此業稔故其說多長可信然亦不盡然舊種之家專利日久枝新墾者之奪其利乃操此說沮之。若轉於其言意欲路之脫之或可信也。一千七百三十二年法之政府令曰凡種葡萄無論新墾之坪抑舊廢地一年更種者非王所特許不可又須旁近民報明其地不種稼穡若他樹蔽遮此者有大罰間所以爲此之故則云恐以酒醴妨稼穡也。不知使國中酒醴誠多稼穡誠少供求之例將使種穀者日羸。栽葡萄者日縛民方振此縛彼無待上令也。又不知新坪利厚卽在官設限制之中使其縱之則供求之例將使二者亟趨於平不能騎侵騎縛也。且云酒醴妨民食者意謂葡萄占地侵稻田也。乃今者法國麥田之盛莫白爾根德基安狼幾突若之數者皆栽葡萄產美酒之名部也。而稻田加茂何耶。蓋葡萄盛則造酒蓄造酒蓄則手指衆夫工不能僅食酒也。則以民稠易銷之故而穀芻二者亦以利優起矣。豈待爲民上者爲之周防諱命也哉。吾乃知病農之政莫大於限民之業業限則貧貧則不蓄不蓄雖有地吾得而耕諸。

是故耕收而外凡他樹藝雖其實甚珍所收甚富常以治闢種植之費多其所得不
大過於耕牧取其利例之常相若也獨至地居最宜而區界狹不常有則其產入市
常索高價其利非耕牧常率所可例矣而此之饒衍誰與歸乎曰歸諸地主人
又知凡畠二產地利之比例主言常而不言偶如以葡萄之利較穀芻則其葡萄必
國中之地無論疎疎墳墳隨地可種而亦盡人能藏其成醜和平中正有其宜人之
常德而非難得之佳陪夫如是乃有比例之可言而可取爲準的矣使爲地美之所
獨領抑爲人功之所獨擅則絕類殊倫非常品之所能爭者固不可以定常率也
今夫實之美惡因土壤而異者葡萄於諸實尤吾聞葡萄之美有某地之植其芬甘
醸郁絕非培耘溉護之功所可覬者此之獨美誠物性然歟抑人意異歟姑勿具論
第其美有爲一町數畦所獨絕或囿諸小邑之一隅或徧於大郡之太半雖廣狹有
出益價者至求殷且爭價愈益溢泊價之溢與供之間兩相劑而適平而交易之事
間而總其所產終劣於中求者之所售中求之經價不足以求夫而後殷於求而能

以起此不易之定勢而凡物產之稱奇貨而可居者盡如此矣然而價溢矣而溢者大抵在於地主之租蓋厚質之歸必循其本不然將歸諸傭力歟則彼培耘溉護者豈不比他所爲加勤然此不因加勤而溢價乃溢價致此加勤也且其產既珍而齒莽之失甚鉅即在脩儕猶知慎之將歸諸斥母者歟則廉成登市而得價取其少許已足酬斥母養儲者之本息是故大利必歸租何則產之珍系於地也

西印群島多歐民所主蔗田其貴重與本洲之葡萄坪相埒總其所出之製糖銷之本洲而見少安南所產白糖上上就地常價每鈞達三佩斯脫以英幣計之則十三先令六便士也法土波亞維爾遊歷泰東所記如是波於其地樹畜諸業最詳審也今考安南每鈞達實重自一百五十至二百法磅不等折中之可一百七十五法磅以英衡言則當每罕都維價八先令矣此以較西印所造櫻色糖不及四分之一以較精白者則劣六分之一也越地所種民食稻麥二者爲多故稻麥蔗三者之利可即其地常價互觀而得其比例凡地主培養之所資三農勞費之所獲皆可以是通

其率矣獨吾英外屬蔗田與歐美稻麥之利無比例嘗聞治蔗田人自言其業之利但以蔗飴蔗酒一即西國小民所飲之火酒二者之獲已夠所費其結晶成餚純爲贏利此其言信否不可知特信斯言也則何異種麥者責一切之費於桔荒耕種而以子粒爲實贏者乎倫敦商賈爭買西印荒土置筦事者資以母財責治墾植蔗規厚利焉雖海國遼遠往返不可知其地刑政乖懶交易難憑不爲沮也今假有極腴之土在蘇格蘭愛爾蘭抑北美諸部中無人爲此三方道里通平風波不惡程期可計刑政差平然而人終棄此而適彼者則必有駁之使然者矣

案此所言西印情形今昔已異當日蔗田所以獲優利者一以壟斷限田之約二以純用非洲黑奴之故可知其利之興不出於自然而出於擣揉強致終之黑奴之工始利終害至道光二十六年專利約弛來者新舊若一西印之餕利遂衰且蔗販餕法行蔗餕之珍亦用大減而群鬪生事遂蕭條矣

北美之威尼亞與馬理蘭二部以菸利擅天下種菸利過種麥也菸草爲物歐洲

地大半皆可種，種之利亦甚優。然而莫之種者，各國賦稅以菸爲大宗，設令野田福種，則就鹽徵收稅之入口時當歸納，施者其事爲繁且難。而各國乃緣是而有種菸之禁，此北美二部收利之所以獨宏也。雖然，菓利不及儲蔗，倫敦富賈斥母種菸者固不數見。即吾民浮海逐利，貨其中，顧往實歸，由菸者亦不若由蔗者之多且厚也。歐洲菸市常苦供不副求而價昂者，乃北美種菸之家以術爲之，惄惄然恐新墾者之分其利，乃相聚聯約，令種菸無過於六千畝之限，一黑奴所出無過千磅之菸，且產草作業之餘須耕玉米田四畝克。又聞藝師道格拉言，種菸者年值耗收，往往聚葉若干焚之，使入市者供不及求，以要高價。此其事猶荷蘭人之於蘇桂，其爲術如是，然則此時之菸雖有厚利，其勢不可長矣。

由此知無論地產爲何，其名租也要，皆以芻穀二者之所徵爲準，而不能遠有上下也。使其下之已多，則其物將拔而他減，使其上之，則必其壞之性有所獨宜，而其地之所生不足給中求者之欲得，過是以往，則不能也。今者總全歐之提封，麥鴻最榮。

則知凡地之租莫不折中於麥矣夫既折中於麥則吾英之民於彼法蘭西之葡萄
義大里之橄欖（以造酒西人極珍之）復何羨焉蓋二者雖珍使通而計之其收
利名租亦正等於芻麥芻夢之利吾英之壞未嘗後人也彼貧已而富其鄰者可以
悟矣

民食種各不同設二種之食此易而彼難地之肥瘦相若而出此倍彼則此之田租
必優於彼而與農佃之產庸無與焉當其收穫既償財息力庸之外皆田主之獲也
微論其地庸率高下所餘既多食功自廣而田主之利權自進故曰優也

今試取麥稻而並觀之同一區地以之種稻比之種麥所優實多常田一歲再種每
闊克地所收者自三十布歇落至六十布歇落不等故種稻雖於麥爲幼然登場之
利常綽有餘酬農餉之外其利皆歸於田主往者葛羅利納開屯之民各占地畝
自具子牛種稻其田歲僅一穗日田作者皆歛產食麥非其土之所出然等而較之
其租於麥確爲厚也

稻喜溼稻田美者終古沮洳交春水漫畦者二三寸故宜稻之地不中麥不中牧不中葡萄荔枝實則舍稻無一宜者苟其宜之則不中稻以不能相轉之故徵於稻者不可例地租此在稻國已如此矣

外此歐民常食則有薯蕷其易生殆過稻不僅麥也夫薯蕷之養人其不及麥固也今以麥薯蕷二物權均重等者相較則薯蕷之中一半爲水而麥則堅實多精然而同一闊克之地其種麥得千斤者以種薯蕷可六千斤是去半而其養人之量猶三乎麥也且薯蕷糧餉之勞減於藝麥之作圃使歐洲之國他日以薯蕷爲糧若亞南之於米而占地與今之麥陇均則地產養人之量將愈優以所收較所費比例之率滋大然此皆地主之獲也故用薯蕷則生齒日蕃而地租日大

案斯密此說已驗於愛爾蘭愛民以薯蕷爲糧而其地行零田法地主之租最優戶口亦不數十年自倍顧此非愛爾蘭之福也道光二十五六年之際有蕷爲災食薯殆盡其地大饑民轉死溝壑者幾半而英國亦從此罷稼法蓋民生所恃者

既專且隘。稍一乏絕。死亡隨之。且食糧過賤。倍拾卽足者。其治俗亦往往不進。孟子謂菽粟如水火。則民仁義徵諸實事。乃不盡然。

又使以薯蕷爲糧。而占地與今之麥龍均。則國中他穀之租。將以薯蕷之租爲程準。而與稻不同。蓋薯蕷可生之地。則嘉穀美實。皆可以滋。不若疏稼澆田。難以他蔬也。往者吾聞藍克沙人言。雀麥之美。以之博飯。其養人勝越麪。勞力小民。食此最善。吾蘇長者。亦操此說。顧不俟終疑而不能信也。試以英蘇兩土之傭觀之。蘇傭之羸弱。皆過於英。而南北富厚之家。則無此異。然則雀麥效可睹矣。獨至以薯蕷爲糧。則不然。倫敦都會之中。其作使負載之傭。門者走卒。降至倚市之倡壯。佼黠冶。間之十九。九愛爾蘭產。亦以薯蕷爲糧者也。此可以證其物之益人。而雀麥方之。邈然遠矣。特薯蕷爲物。不中蓋藏。非若稻麥之數歲不腐也。以未售先敗之足憂。故其種之也。常有節而不可過。其所以不能與五穀同量者。誠是故耳。以下論地產之不常得租者。

夫地有所產其地主常可以得租者獨民食耳至於他產則或有租或無租視其所遭值之事勢

案地產民食亦不必常得租說見篇末

民生事之所必資者食之外莫若衣居矣方一地之未墾其任天而有者食之材少而衣居之材多及其既墾則所產常反是夫民寡而衣居材多則強半無所用之莫與爲易而無價值之可論就令或轉以爲民用矣其稱值也將僅計其飭治之勞至於其材與凡所以爲坏樸者不齒及矣及其地之既墾將衣居之材日以見少材少而資之者多於是交易之事興焉而價日以起夫如是則地無棄材見產者既悉取而用之矣而求者未已以求者之殷也故策以入市其名價也將有溢於運致轉輸之勞費者焉價溢於運致轉輸之勞費夫而後主其地者可以有租

何言乎地未墾則食材少而衣居材多也初民之衣大抵壯獸之毛革而已或射獵或游牧食於斯者衣於斯然衣之勢不能盡其所食者匪所與易則棄於地矣美洲

之北境，牧獵之民也。方未通時，其事正如此。至於今，則出其餘皮，易氈罽、鳥鎗、菩蘭提酒、員與之上，交通日熟，雖極榛狉之城，第使其地可稱產業，則其國常有與通，取其族所不能盡用者，出以與人爲易。其得價溢於運致轉輸之所勞費，而薄租以興蘇格蘭山部皆畜牧，當牛羊不能出境時，所與南國互市者多皮靴，而牧場租起，英吉利之羊毛不自織，則致之伏蘭德。伏蘭德國富而民鄙，英所不逮也。而英牧場之租亦緣是而有此。皆班班見諸史冊者也。使當日者英無伏而蘇無英，則通商路絕。是毛革者燭於泥沙已耳，產此之地，又烏從以有租乎。

案所言蓋英國義都活第三時事，當元至正明洪武間。是時英之羊毛，幾通國財賦之所從出也。

至於室居之材任天而有者，曰石，曰木。其物方之毛革爲難轉矣。當其荒寒，所產之地，固無有租。此不獨在古爲然，卽今商國往往而有。今假有石坑處，倫敦之左近，則得租或甚優。乃北之蘇格蘭，南之衛勒斯，在多佳石主其地者，未聞有所得也。已

伐之木任梁棟者置五都之市名千金之資地產此材徵租不薄獨至北美諸部參天合抱之材扶疏膠葛其地主招人斬伐不名一錢乃莫肯顧吾蘇格蘭山中之木亘古不采可致入市者僅其皮耳而至美之材常爲溝中斷芻租於何有即有時轉而成器所可租者不逾斬削之工庸其多而無用如此然有時地勢利便而適爲建造之所資則租有時而可得往者倫敦砌治道塗蘇格蘭並海石坑之主遂得前所未曾有之坑租那威海岸諸林其木常運英得善價其地亦有租也

國之庶否與民食有比例與衣服宮室之材無比例也民求食難而其一若差易無饑矣更求其所以禦寒暑庇風雨者大抵皆可得至煖衣安居而苦乏食者初民屢屢有之英國山野之民其所謂室者可以一人一日之力而具其衣以皮革爲之雖稍費亦易成故初民一歲功力用其百一治衣居有餘以其九十九求食或不足也治化進政牧之衆轉而地著一民之所勤勤至少可以食二人是故半其衆以治地則一群可以無飢而其半以暇日脩餘業資以養餘欲給餘求焉則冠褐屋廬與夫

宮中之械器其犖犖大者矣今夫食富者之於貧其精粗美惡與夫烹飪之宜則容有閒耳至於多寡之分非絕殊也而富者之壇殿廣宮與其簷笱之稠疊以與巢居卉服者較將其異者不獨在品即量亦相絕也一品者以德殊量者以數異此秦西學家衡物恒言也蓋飲食之事限之以人腹腸滿斯不過獨至安形所需求悅目媚耳則起居之愜適陟降之閑都被服之華作使之便其嗜欲之量有隨人欲而無窮者矣故民食既贍之時莫不願留有餘以求其他所欲得者易足者以其有限而即足其心所不足乃在常不能足者此富者之情狀也小人謀一飽而猶難而一群之中貧者又常居其大分則各奮心手耳目之力求有以得富者之驩心而求者既多勢必相輒或其技之特精或其價之較廉以翼棄人而取我此貧者之境象也至夫田野日治民食日充求食之徒乃愈益衆於是分功局成天地之遺利日出其物材之夥有過於枋材之衆者矣是故百產告登民以滋侈物或以利用而見收或以飾觀而見設自夫粟菽布帛以至鑿鏗瑣璣出諸地脈之深登諸墀几之近總是有形

究不外冠裸屋廬與夫宮中械器而已。豈能奇哉。

由是而知民食稼穡者。租稅之源。不獨能自出租。而他產之出租。亦必待田野既開。稼穡饒衍之後。而始有也。且他產雖出租。以給其地主矣。其爲物之情。又未必常如是也。蓋百產之有租與否。要必視供求相劑之如何。必其求之之殷。使市價有以逾於經價。否雖在田野既開之國。其勢無以爲租也。市價之所以逾經。其所待以爲微虛者至衆。非爲詳論。未易明也。

今試即石炭一事而明之。石炭礦產也。礦必有主人。而發掘開采之後。或有租或無租。恒視二事焉。一曰礦藏之腴瘠。二曰所居之便。左夫較礦藏之腴瘠者。功同而所出有多寡耳。假使礦藏過瘠。而治者不酬其勞費。則雖置其礦於五都之會。采之無所利也。無所利。則莫之開。莫之開。則其地坐廢。稍進而礦藏差腴。開而采之。其入市而收利也。僅能償其勞費。酬勞力之力庸。復役財者之本息。夫如是。則其礦可開矣。然而不能有租。故其礦多地主自具母財。而爲之所獲者。祇通行之蘿草。而租所不

計舉以與人爲之，則甚少矣。如是之煤礦，吾蘇格蘭多有之地主，自采賣租，則他人莫承，更進而礦藏彌散，開之勞費，與他礦同，而所出甚富，如是而不開者，則又以其所居之僻左，繞礦之居民鮮少，所出者供過夫求，又無通行大道，與夫可漕之渠，則雖腴仍瘠耳，故其礦亦廢也。

以煤爲薪，或云有毒，故人用之也少於芻蕘，設其地薪煤並有，則煤價劣薪無疑。一斯密氏生於乾嘉間，其時英民於石炭如是，此又觀其國世變之一端矣。一無論薪價高低，煤之出售，終不能過薪而更貴。今使聞一國之中，其焚煤之費，與燒薪相等，則不問而知其煤價之已極。英國内地如鄂斯福，其居民皆取木煤二物，拉雜燒之，此可驗一二薪之價，不相遠矣。

材木貴賤，其騰跌之由，與牲畜同所待，而相反，皆視農業之盛衰爲轉移。當夫狉榛之秋，豐草長林，觸目皆是，此不獨於其民無所利，且深與田業相妨，有其伐之爲賜甚大。迨夫耕稼繁興，是莘莘者日以減矣。此其事有一二端焉：或輕斬闢而爲墟，或經

縱牧而濯濯耕牧日進材木以稀固其理也夫牛羊之蕃滋其事固與稼穡之遂生無比例稼穡者純由勤力而後有者也顧牛羊之蕃滋其事雖不盡出於民力而得人爲之敵飼豢養其生乃遂其種乃昌設無牧養之慈彼將任天事之自然際其青葱而飽亦遇其黃落而飢猛獸奪其爪牙蟲蛇施其齧蝕縱克自存其生亦隘得人而後免此是人有造於畜產者大也故田事起而牛羊之生愈蕃什伯成萃縱於叢林深箐之中木之尋常以往固無或害而萌蘖之存必已寡矣自其斬者不生則雖有檣櫓蔭蔚之林不數百年掃地將盡林木之與牛羊其不相能如此是故一境之內牛羊日夥則林木日彫惟其日彫而其物乃貴貴而後交易事起索價優於斬伐之費而其地乃有租之可言甚且所收之利過於他樹叢之所期雖落實孔遲而大抵足以相抵此保山林之產者所以有人也吾英幾處山林事政如此說者謂其利優於耕牧雖然時或有之耳欲其常優必不能也並海耕牧甚盛之區有石炭供爐鑄闢地栽樹以供營建轉不若運致他所之材爲宜故額丁白拉年來邑居雲興

無一式一樣之材產於本國者可以知矣。

案斯密氏謂草昧之時林木於民無利且與田業相妨此語殆無以易惟其如此故理嘉圖創爲租例謂農業初興時其民所耕皆擇最腴上壤遂生齒日繁上壤所登不足以周民食乃降而耕其次生日愈繁所迤望者亦日愈下及其名租也是最下者無租其餘諸田名租卽其田所收與此最下者之較數此爲凡租大例云云方此例初出計學家論租理者翕然宗之以爲不可搖據號理氏租例獨美圖格理著論駁之云理嘉圖謂初農所耕必其上壤此物理之所必無者也蓋其壤既肥則當萊汙未闢之秋必早爲灌木叢林之野初民之群散而不合烏能闢其地而播種之乎故初農所耕大抵皆下中之壤治進群合而後得耕上田此與理嘉圖所言正相反耳顧理氏之例終有其不可廢者此學者所當反覆研尋者也。說載篇末。

又案斯密氏於供求相糾之例往往信之不篤守之不堅故其說爲後賢所指摘

如此節謂材木惟其日影所以日貴而交易事起有以爲租云云不知使其求盛則材木雖不影何害使莫有求者雖天下之林盡影只餘一木烏足貴乎格致之事一公例既立必無往而不融洽消釋若可言於甲不可言於乙可言其無數而獨不可言於其一端凡此者其公例必不公而終破也

煤價與薪價齊斯爲極貴顧出礦時其價必大劣此否則無以爲水陸運費之地且礦主之售煤也與其貴而售少無南賤而售多數礦並開則最腴之礦皆挖定之枋跌價以傾並開之礦冀得專利焉一礦既跌衆礦不得不從非腴而從自然利減減甚則歇業者有之其次雖未歇業不能有租

案此所云云惟出煤甚多供過於求而後如此苟供不過求或煤市熙盛之時其事乃或反此價由最瘠之礦而出而肥礦聽之坐收厚利也

礦之所以開煤之所以出地而歷久不廢者其所待與他產等耳必其所收之利足以復其勞費而益之以常贏焉否雖甚美之煤無從開而不廢也故有贏無租者最

下之煤價矣。且如是之礦必地主所自開與人開之而不得租。彼何所取而爲是乎。
據地產之出租者惟煤爲最貴。常法田畠之租常三分所收之利而取一。且未嘗計
豐歉之異而爲差。獨至煤礦則五分取一爲最優。什取一者其常率矣。且計出地之
盈虛從而爲異。二者地利之不齊如此。故買業者田畠園圃之業計三十年之利者
爲平價。至於煤礦計十年之利而置買者稱善價矣。

案所謂業計若干年之利者。謂是業所收歲入積若干年而與買價相等也。當斯
審氏時。煤礦租率尚有五一什一者。至於今乃益下。大較三十得一而已。此其故
坐工庸日貴。彼窳則此潤。故租率不能與銷煤之廣狹相劑爲多寡。然率雖微而
實數則倍蓰於前。而主礦者之進優於前人也。

煤礦之美惡。不獨論其出煤之多少難易也。即銷場之遠近廣狹。開采之得利與否
恆視之。獨諸金之礦產則不然。其品彌貴。則彌不計所居之便左。蓋其爲物易於挾
持。盈握之微。爲值甚鉅。雖以之梯山航海。運費加於本植甚微。故銷場所被。不僅毗

述之境謂之流通字內可也。如銅出日本而登歐市。鐵出西班牙而流於秘魯智利而秘魯之銀則由美而入歐。由歐而轉亞。

礦產雖而地相絕。則各具銷場。而其價不相牽涉。如貢洛卜沙與紐喀所南北二境之煤雖同在不列顛島。而各自爲價。其與法國萊央奴亞之所出。愈不相涉矣。至於貴重諸金之礦。則大不然。五洲之礦。互相繫牽。設有一缺。群瘡倶廢。此如日本之銅。秘魯之銀。其出土之多少。支那歐羅巴二金貴賤視之所共見也。蓋肥礦出產既多。其價緣之陡跌。跌則瘠礦所收。勞不償費。雖欲無廢。不可得也。近事波拓實銀礦開古巴聖多明戈與秘魯諸老礦。皆僥倖然有不終日之虛。可以驗吾說矣。

案斯密所云。尚是當日情景。後化學之事日精。取銀者多由格利那一鉛升名。號壁提生術。由是出銀愈多。而舊礦往往衰廢。

是故群金之礦。其利視字內所開最欣者爲轉移。凡礦利取償勞費之餘。所長蓋薄。鮮能給重租。群金之價。其中所以爲庸患者多。所以爲租者少。稍者已然。一謂鉛鐵

屬一珍者尤甚（謂金銀屬）寶刺士牧師著戈安俊勒風土記載其地礦產甚詳謂最腴銻礦名租不過六分全利之下者並此不能吾聞蘇格蘭山中鉛礦其名租腴者亦不過此率也又西班牙人佛勒芝鑿烏羅阿（曾爲海軍官赴南美洲創鍊廠歸著書論秘魯礦事甚詳）皆以秘魯礦爲天下上腴然人有至彼開采者其地主祇與立約束凡所收升須付地主所立磨器礦之價其值與外磨等不更索租也礦有租有稅租者以給地主稅則國家抑封於其地者之所收二者實同物特名殊耳往者西班牙徵銀礦稅五分全利而取一至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始革是五分一者卽秘魯銀礦租率矣設無此稅地主將取之以爲租其不復徵租者稅重礦之半廢者已多故也戈安俊勒錫礦其地獨克立值百抽五之稅此亦無異於租使無稅則租將增而歸地主前言錫礦租六分取一矣租稅合將見戈錫秘銀二租相於猶十三之於十二秘礦租徵如此然且不支故至一千七百三十六年減爲什一錫稅則二十而一而偷漏者錫少而銀多此不然多寡數殊也亦以銀珍易狹之故故

西班牙王之銀稅多漏卮而戈安倭勒獨克之錫稅差姦實由此亦知錫價之內函
稅多而銀價之中名租少又知金品下則租稅易徵金品彌珍則所以保租稅者將
彌薄也

夫礦地之徵租其爲薄既如此而卽斥母望蘿之家其收利亦曷嘗厚乎故烏羅阿
言秘魯俗視具財治礦之家爲妄人敗子人而爲礦通國望而避之由此知彼視礦
業與英正同其事少盈而多虛得者什之二二而失之蓋什八九世俗有見於得無
見於失遂爭具財展力而趨之不知緣礦破家者前後踵相躡也

銀礦開則國賦仰於是者重故秘魯之法所以勸趨其民使開礦者莫不至也其令
曰凡覩得新礦者旣報望升科矣則不必問何人產業得循礦脈畫地延二百四十
六尺袤半之惟所欲爲無異已業戈安倭勒錫礦其獨克與民立約與此略同凡欲
治新礦除民開耕牧已園地得任意畫取延袤若干丈尺號曰界礦已界其地或自
采或租人采茂不可其舊主人不得撓也吾聞民生財產之重次身家有國有業者

所不可不致謹。且地從主人者，天下之公義也。今爲此，是覬不可必得之虛利，而壞民恆產，奪其自主之權，導之以取非其有，爲相侵牟之事，可謂倒置者矣。

秘魯銀礦而外，則有金礦，其招徠開采之政，與銀略同。而國稅反不過二十而一，初亦嘗定五一什一之稅矣。顧事反所期，欲過二十而一，勢必不可。佛勒芝暨烏羅阿言，其地以采金發跡者，方之采銀爲尤渺。智利秘魯二國，金礦稅無逾二十而一者。其漏卮亦甚於銀稅。此不徒因黃金珍貴易挾已也。亦以金苗與銀苗鍊法絕異之故。銀苗出礦，寡自然不雜者，欲去其沙石，則必致之官廠，如法披鍊而後可。如此則其事煩而廉察易。至於金，大者如拳，小者如拇，既多自然不雜者矣。就令細瑣猥雜，其分解之，亦易易耳。或以清泉，或以黃鉛汞，私家密室，辦此無難，而廉察乃至不易。故礦雖富，以多盜而貧。夫銀稅之徵，既已苛碎而儉薄矣。至於金，又加甚焉。由是知黃金入市，其價值之中，所取之租微矣。

金銀入市，其行銷之理，與百貨同。雖其最賤之時，其所易者必及其經價，否而求其

出地必不能也。即使有之，亦可暫而不可恆。特金銀者所以爲幣，故其價若隱而難明。然若計之，其所易之粟布他物，固時有高下多少之差，其交易之率，固可得而驗也。故金銀之值雖至賤，必有以使采者轉者，領其冶鍊輸將之勞費，而又益之以通行之常息。此之謂經價。至於騰躍之頃，則其價不繫於他物，而獨以金銀在市之多寡爲歸。譬如言石炭之貴賤，其騰跌之際，不僅視石炭也。薪柴多寡亦制之。薪柴賤，則石炭不能獨貴也。至於黃金，則不然。少則騰，多則跌。其易權之高下，獨於本物焉取之。蓋黃金有獨具之德，以爲利用，非他物與他品之金所得與故耳。

黃金之所以寶貴者，三百利用。曰榮華，曰希有，使獨以利用言之，則群金莫若鐵。而次鐵者莫若黃金。其爲物也，不鏽不澀，而極晶瑩。以爲格樞盤盂，則不腥不鮓，故以鉛爲鑄，不若以錫。錫不若銀，銀不若金。所共喻矣。其采色又群金所不逮也。以爲容飾，鑿規之稚，皆悅其華。丹漆之施，不若金塗鉢器之襯也。其利用而榮華如此。既已可貴矣，而黃金乃又益之以希有。希有之所以貴，奈何？民既富矣，則欲有以觀其富。

觀其富者必示人無而我有夫如是必取其希有而難得者蓋其物勞民曠日而後出挾此者惟富爲能不啻其豐有繁多之標幟矣夫物徒希有不必貴也徒利用徒榮華亦不必貴也三者奄焉此黃金易權之所以大也且是三德故上幣以之有三德可貴而後爲上幣非爲上幣而後利用榮華希有也雖然既爲幣矣則求之者日彌多希有而求之者多而黃金遂由此而益貴

至於玉石之采取皆以其物之榮華舍爲佩飾厥用甚希顧徒榮華未云寶也則緣希有而榮華益著縋幽梯險勞費不費故其入市而索賴也價之中所兩庸息至多而租常至少而或至於無使玉石之地而得善租非至腴者不能矣往者玉工達方尼爾嘗觀至戈羅剛達泊維芝亞甫二地聞金剛石礦其地那博非上腴出石最美者不開而餘坑多封禁者叩其故則以不酬勞費也

璆琳琅玕之爲物易挾而值多而其貴賤之情與黃白二金相似大抵視宇內所開最腴之礦之價以爲差是故金玉二地之名租不自由而必視宇內已開者肥瘠之

何若相方爲比例而後能得之雖肥租不必多則雖瘠亦不必少矣今銀礦最肥者莫波拓實若然使新覲之礦其肥過波拓實猶舊波拓實之過於歐礦則此礦之開可使銀日趨匱雖波拓實之所收利不足償勞方西班牙之未通西印也歐洲之礦其收利給租固不亞於今之波拓實也蓋舊礦之出銀雖少而今礦之出銀雖多以易權言則古今無以異其地主之徵租也以銀論則多寡殊以易物較則多寡均也然則雖多金不足以爲富矣

案國雖多金不必爲富此理至明常人囿於所習自不察耳蓋易中爲物猶博進之籌籌少者代多籌多者代少在乎所名而非籌之實貴實賤也國家食貨不增而徒務金銀珠玉之爲積此何異博者見今日一籌所值者多他日更博則多真此籌以爲富不悟籌之既多其所當者必以少矣夫博者之貧富非籌之所能爲猶國之貧富非金銀之所能爲也不違此理故言通商則徒爭進出之相抵得銀則爲有餘得貨則若不足與言礦事聞有黃白之礦則生欲羨言及煤鐵之礦則

鄙夷之此惑不解而云理財無異不知經首之會而從旁論割獲其不殺人者寡矣。

是故金銀玉石之礦雖至美極腴日出百千而世未嘗以之加富彼之所以貴者在希有今既以日出而多則其所以爲貴者喪矣由貴而賤有必然者然則金玉日多果無益歟曰有昔者枯樞盤盂與夫佩飾釵璫之事得以金寶爲之甚不易也今者既日出而多矣則不待有力而後樂此前以土木今以金玉此其適用華美則有閒矣其有益於世如是而已過是以往所不知也。

至於田疇園圃之產則大不然田疇園圃之所登以養人利用而實者也故不必待他所之肥瘠相方爲比例而其產與租之利自若百頃之地種幾許稻收幾許芻麻采若干石材木若干章而所食所飲所衣所庇覆者幾人恆定之數也主其地者任土而征之無閒所取之幾何是幾何者常有其易貨取功之量民之有待於衣食豆萬穀而無變者也則是田疇園圃之利亦將與爲無窮且金玉之礦有其沃者則確

者廢而田疇不然穢與肥者毗不獨無廢也且將蒙其利焉何則壤沃而收多收多而民聚民聚則穀者之產亦有所銷壤固各有所宜有相資者而其利見矣今使以疏治糞溉之勤而其地養人之景以進此之所利不止所治之田疇已也其他地產如金玉者亦蒙其益而地利以增蓋田疇治則民食豐食豐而力有餘夫而後有以給其餘求養其餘欲而一切潤屋潤身雕飾紛華之端以起起而後他產之供有其求之者而利出矣蓋食者民之賴幹不徒國之貧富以此爲差使衣食之不周則器用使令文章藻飾之爲烏從起乎昔者西班牙人初至古巴海梯諸島見其地民亦用寶石黃金爲頭足襟祛之飾勾之則輒斥與未嘗有客容及見班民爭欲得之則相訐以爲恠蓋彼之視金玉也猶吾人循山顛水涯而遇美石以其耀目可愛之故固不惜俯拾之勞至有欲之者雖非親知亦未嘗靳而勿與其所值於已微也彼以其國之少食而多金故不悟世間有如是之一境以民食之饑遂有斥一人一家歲月之糧以易此熒熒然不倣粥飢不中煮寒不中衣之物者使有人焉告之

以所以然則客子之所爲於彼亦無足怪爾。

以下論常得租與不常得租二產隨世升降相待之變率。

田野治農業精則民食加多而他產亦因之以得利或以其利用或以其可悅其得利不同其待農業墮而後有利者則均也或常得租或不常得租治化日蒸是二產者常有相待之率使國故之足徵是固可以表列也雖然常得租之產無待於不常得租者而不常得租者則必依於常得租者以爲其利之盈虛焉百工之事日脩則凡衣裳宮室之材與夫地中之寶藏若渾金若璞玉勢必好而求者日以多求者日多而供者不過其所具之易權必以日大其相待之變率類如此矣。

設都會近郊有白石坑一區僅是而無他所則是坑之興廢必視城中道塗之荒闢與其戶口之盛衰爲斷又設千餘里中祇有一銀礦而是礦之興廢不以近邑之蕃耗爲轉移蓋石坑銷場不逾百里供求相待舍此無他至於銀礦其爲物周流遠字而不滯於一隅故其利之盈虛動以一世間爲量區區近邑所以牽繫之者微矣顧

使世治日蒸民之需銀日廣而字內新聞之礦其出銀之數供過乎求則銀價將亦日跌而舊礦之利以衰今夫銀所以爲價者也曰銀價跌者由其易鑄漸淺而百貨日見貴耳凡論銀價之應跌考之於數麥之價者其粗迹也精言之則極於取力命功之量所操之銀重同而所御之功力日以見少則銀之日遞較然可知矣

總之字內以銀爲幣其需銀日多者交通國多而工商之業奮也其事可分三際一假其商務日恢而產銀之事不與之接武連衝而並鑿銀將日以見少而與穀食相待之率亦以日加銀數等而所易之穀見多乎前則曰穀廉非穀之廉銀之貴也二又使衆礦雲興映者日出而通商之事如故則銀之出地溢於所需其與穀相待之率將日以少銀數等而所易穀減則曰穀貴非穀之貴銀之贊也三又使字內之通商日廣矣而銀之出地與之相副如是銀穀相待之率將歷久而不減不增考銀穀盛耗之間此其大較矣

銀者易中而穀者百產之程革故求商業之盛衰核民力之蓄耗莫便乎於此求之

溯我生之初四百年以往其中銀錢相待之高下始也穀日降廉濶也數日趨貴至於今則稍稍平矣其見於英法二邦者如此則其見於歐羅巴全洲者可知不佞於詳論粗理之餘將旁及乎銀值循而考之求能明乎其所以然之故其諸學計言食貨者有取於是歟

案中國以銀爲易中本位十餘載以還金銅皆日貴穀價亦日騰甲午至今其騰彌甚無慮所增三分而一說者謂往者西國悉棄銀準用金獨印度中國日本三者用銀今印度日本亦用金準用銀之國獨有支那故中國銀多進口金多出口此銀賤所由然也顧吾聞商賈言各口都市見銀仍不見多則又何說不知自甲午以來中國如鐵路諸事半作者多故需銀亦廣以需之廣故而不見多而銀之貴賤則五洲之市合而爲之他所既賤則支那不能獨貴也至於米價之貴其故一由戶口之蕃息一由外國之采買大抵國進其數價莫不由錢趨貴未嘗由貴趨賤也吾聞長者言咸同時以銀買物已不敢雍乾時三分之一至於今日又

不及咸同之半矣。總之各國既用金準，而中國不變，其受病之大，終有所底。而一時欲棄而從金，力又不逮。此事所關極鉅，上自朝廷之制祿，下至商賈之交通，皆蒙其害。有心宏濟者，不可不廣覽而熟籌之也。

以下旁論前去四百年中銀值之騰跌，（以非釋租正文故云旁論）又斯密氏生於雍正元年，是書成於乾隆四十年，爲西紀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則其所稱前去四百年當自一千三百五十年至一千七百五十年也。）

第一期

考英之麥價，大抵當一千三百五十年，至於前此，其每括打麥不下臺衡銀四翁斯。當英今幣二十先令，由是漸減，至一千五百年，每括打價僅臺衡銀兩翁斯。於今幣爲十先令，至一千五百七十年尙如此。

知麥價升降如此者，有數證焉。一義都活第三之二十五年，著庸錢令云：「每布歇洛作十便士，不得過，以其以令限民之故，知爲常價，非甚貴亦非甚賤者。」而考義都活

第三時圖法十便士得銀半翁斯而每括打價當時六先令八便士者爲銀四翁斯矣。嘗謂考較前代穀價與其取之史記不若求之條令間。蓋史記所書多凶歲之貴價或穰歲之賤糧以之取平價難。若求之條令差無此弊。又當一千三百九年庚德伯理神甫大饑案其時食單載所用酒脯麥麴之數以所載推之知每括打麥當時銀七先令二便士於今計則二十一先令六便士也。又顯理第三五十一年立酒均餅均以麥價爲準而均二者之價自每括打麥一先令至二十先令通爲表以令其民二十先令爲最貴時價而常價三分一爲六先令八便士則四翁斯銀也。合前數者而評之知當一千三百餘年時麥之常價蓋每括打易四翁斯臺衡之銀雖失亦不遠矣。

自此而至一千五百年每括打麥平價則漸減而僅及其半二翁斯臺衡銀也。此於今幣爲十先令至一千五七十年尚如此此之可考者那丹白狼爾勒家乘中載一千五百十二年麥價兩宗一每括打六先令八便士一五先令八便士當是時以

六先令八便士爲銀二翁斯計今幣十先令也自義都活第三之二十五年至額理
查白之初年此二百餘年間皆以六先令八便士爲每括打麥之平價雖見薄書條
令中顧此價名雖同而質則代減而銀之易權亦代增故當國者用之而不覺也如
當一千四百三十六年令云麥價至六先令八便士時販麥者無待給憑許出口至
一千四百六十三年則令云麥價非過六先令八便士不准運以入口彼以爲賤如
前則麥出無損貴如後則宜納麥外方可知此價在當時爲適中平價矣至一千五
百五十八年女王額理查白卽位麥貴過六先令八便士者出口有禁第以此爲限
則英麥終古無出口時故其五載更令以十先令爲限此所謂十先令實與今幣相
若蓋英國之國法自此以來爲變甚微也可知十先令爲麥平價與那丹白狼爾勒
家乘所記可相印也考法國杜不黎所記及穀食志諸書其中穀價與此相若大抵
前貴至一千五百六百年之間則大減英法如此而歐洲諸邦大致盡如此也
由此觀之則此二百餘年中銀之易權日大可以概見而銀所以日貴之由有三一

則其地治化日蒸，工商業奮，其資泉幣以爲通轉者日多，而銀之出地與前相若。一則交易之事未嘗廣前，而銀之出地日形其縮。二則二因之中並有其半。今此三百餘年中，歐洲銀貴之由，則二因並有之事也。當是時，歐洲諸邦文明日啓，戰伐之相尋，刑政之不公，皆比前代爲大減。夫戰伐少，而刑政公，則民狃息肩，而其身家可恃。身家可恃，故樂於治生，而交易之事日廣。且既富矣，則有潤屋潤身之事，梧櫳佩飾，日以華奢。此銀貴之前因也。又其時新礦未闢，而舊銀者多，自羅馬以來，地不愛寶，精華日湧，洞而猶取，勞費必多，而贏得反薄。此銀貴之後因也。二因並用，則其物日以見少，以之易物，則物價日微，而見諸民食者爲尤苦。

考食貨者多家皆言本洲之銀，自威廉并英，抑自羅馬凱撒以來，降而世襲，固不待美利堅之通，映礦溢出，夫而後其易權以微也。此於不佞所前陳者相反矣，顧其爲說亦得諸較列歷代之麥價。若他產之價值者，又世俗或見每朝交易日廣，國俗普增，增故銀多多必值賤。此其所據之是非，與夫操論之得失，試請詳以揚榷之。

由來金銀世貴世賤徵於前代之設價者有三失焉而大抵皆失之太賤一曰以變徵之價爲市價古者任土作貢自麥菽以至雞豚莫不如此降而泉幣通流田主常與農佃爲約惟田主所便得依市價折色徵之此在吾蘇號曰變徵之價顧佃產土物不產銀錢且折不折一惟田主之命故方爲約時其所定常劣於市中之經價往往有僅過其時市價之半者而後之考者不察則以此爲當時之市價如佛理禿之書往往有此失之遠矣二曰沿襲官書傳寫之譌古者平價立均之法如大小麥每括打幾先令幾便士則每枚越趨每格倫酒應價若干其比例皆自最低之價始由是遞加以至於所擬之最貴者斟量實一以令於民且以偏行各部顧鈔胥潦倒且以謂比例既定可以類推則所錄之價往往僅及最下之三四價而止如是流傳後世考食貨者不悟此之所載乃發凡起例之資而非當時價止如此昧然據之以折中其時市中之常價烏得實乎此如顯理第三五十一年立餅均酒均其時所錄麥價實自一先令至二十先令止而胥吏遂寫僅至十二先令於是言食貨者遂謂每

括打六先令等於今幣十八先令者爲其時常價其惑如此三曰不審古價騰跌之情蓋古穀價騰跌之度甚鉅有時而貴過於今時之最賤者亦有時而貴過於今時之最貴者由於淺化之世往往道茀不通而商旅滯繫數百千里之內豐歉不能相通如英國諾曼初并時自一千二百餘年至一千四百餘年萑苻屢起豪酋梗法一部有秋而他部以天時不齊海饑見告設二者之間有豪爲阻則其勢不相救此以流溢而賤彼以荒廬而貴其貴賤之情固不可以後世之常法論也而後人徒見穀價最賤之時遂謂古價跌者至於如是之微其常價自必方今爲劣不知尙有極貴者亦爲近世之所無也佛理禿常舉一千二百七十年時麥價二端一爲每括打四鎊十六先令則今幣之十四鎊八先令也一爲六鎊八先令則今幣之十九鎊四先令矣此亦輓近所絕無之貴價而古竟有之又何說乎

案佛理禿所考一千二百七十年麥價云云似不必然而斯密氏據之爲所誤矣嘗有人更考其實知當時麥價每括打乃六先令四便士而洛方木及那福克二

部其年七月夢價則九先令也。豈佛理禿所舉者果有二二所大饑不通外輔偶而然歟不然何相戾如此也。又斯密謂諾曼并英時萑苻蠶起後之史家亦不謂然蓋當日部會分地各私其土督驅最密盜無所容而上有彊王莫敢相侵犯者故當日南北行旅遇盜甚稀道路甯謐觀其時貨物運費之廉可以證矣此言正與斯密相反存之俟更考可也。

佛理禿於古麥價覓討甚備嘗取自一千二百一年至一千五百九十七年之夢價表而列之每一紀則合而取其中數今卽其表觀之知夢價實爲世謠直至其表末年始有職上之勢佛所用夢價多以其甚貴甚賤而傳由是爲推果能得實與否固不敢言顧卽其所表列者推之將見銀日均貴與吾及法國杜不黎之說有合與佛銀多日曠之說轉無所合也而彼獨云爾者蓋其考銀值貴賤推之於夢穀之價爲少本之於他產之價者爲多彼以謂當淺化之世穀爲人力所成難而後穀故常比他產爲貴難以據推而其所謂他產者又不外牛羊雞豚及雉兔諸物夫當貧瘠饑

野之世是諸產者甚賤於穀無疑然以其賤而謂爲銀貴之徵則大不可蓋此非銀取功易力之權大乃諸產供過乎求而爲尚少耳使此之賤而足爲銀貴之徵則此之貴銀必賤矣而何以銀多之國如智利如蒲恩諾查是數產者不調不貴且復甚賤如烏羅阿言蒲恩牛價僅二十一便士又如貝來恩紀智利馬價僅十六先令又何說以處此可知始造之國地太半荒其中牛羊雞豚雉兔麋鹿之倫既可不甚勞而獲則其取功之量亦必不宏故其賤也以本物之莫之求而賤而不足以爲銀少而貴之徵也

前書謂物有真值以產之功力爲程然則論價當求之功力乃得真矣漢化之世天產之鮮其價不足爲與要蓋其爲物時方草昧供過夫求其價遂賤產至嘉穀無論世化何如產之皆由於作苦是以其供之數常視求之數爲盈虛雖有豐歉之差不能甚相越也且使天澤地美同則產均者其需力亦等力等故真值同雖有分功善器致產之能事彌恢而田事降以日精其所需田器馬牛之費粗足相抵合之數者

而言之可知穀同量者其取功之量亦同不問所居之何世非若他土物之因所遭異矣夫功爲價程而穀之取功又不隨時而異彼論銀值者棄穀而求之他物烏能實乎且努力者之資生也以穀爲積榦方其由畋漁而游牧由游牧而耕稼地實之湧此爲最優其爲物宜人而廉故努力之民舍此莫食至夫牛羊雞豚之美進富之國小民斗酒自勞間得嘗之然亦僅矣英傭優於蘇儲蘇儲優於法傭法傭食肉必其田事告休與夫歲時令節外此不食肉也故庸卒視穀價者多視他產者少此又見考銀值貴賤者舍穀價莫由也

案此節所云田事天澤地美同則產均者所需之人功亦等不問所居其爲何世此語後世計學家頗不謂然精而論之其失有二蓋使農學日精則天澤地力人功三者皆同今之所收方之於昔倍蓰不啻今日緣畝之民比之五百年以往未見其多而所出穀食五倍於昔又農事有絕大地力公例名曰小還例小還例奈何曰農事有一程限過此程限而再加功本所收還者不能比例而增當其未過

此限時加功本治之其所還或過所加之比例既過此限加功本治之其所還則劣於所加之比例故名此限曰大還限此例所及甚廣言計務農者不可不知者也以此例觀之則斯密氏言不問所居何世人力等則所產均者亦未協也

以上所言理固明晰而穀麥諸價又非佛理禿諾公所不考乃其論銀值升降不能得實者則世俗之說誤之也俗謂治化進則交易廣廣則國富富則銀多多則值賤相因而起有必然者然而諦而論之乃大謬矣夫國中金銀之進不出二塗一由礦產之日興一由通商之日廣其由礦產進者本值日賤可其由通商進者本值日賤不可今使陝礦日興金銀山積而百產則同於往日如是同稱等量之銀於前易物則見多於後易物則見少此其事固然故曰由礦產進者本值日賤可也如以工商雲興民業殷賑之故則交易之事以貨易貨各資其利無論金銀之不必多也即令人國甚多將有一二事焉因之而見其一所以給求其一所以贍欲其給求奈何交易事廣其求用易中也必多如是則造幣圖法不可緩矣造幣素則金銀將不見多其

贍欲奈何富而有餘人欲日侈飾觀悅目盤盂簪珥下於銀者不足爲華夫以金銀爲脩飾之事其理與耽翫骨董圖書之事略同吾未聞以國中饒衍之故而蓄畫珠玉之售轉狹則既富之餘金銀不必贍矣

案金銀本值貴賤之理與百貨之所以貴賤本同視供求之相劑不以多少論也夫新出之柏拉丁難（化學作鉑俗呼白金）可謂少矣而價廉於黃金化學金類原行四十餘種半皆取之甚難見者甚少而其價不高可以見矣大抵本國無礦而金銀自外來者其貴賤定於所與易之貨值然則仍視夫供求之例也

故自我言之金銀本值之所以升降與世俗之云云正相反假使新礦不開而二金只有此數則生事盛旺之秋其爲值鉅民物蕭條之日其爲值微在工商服賈之國其爲值鉅在鄙陋不通之國其爲值微必然之數也夫黃白爲物與他貨同常趣善價以爲易而善價非貲廣貨博之鄉莫之與也物之真價在其所取之功故使二國食功厚薄相等其功庸必皆與其民食爲比例而金銀在富國以其物博而易多在

貧國以其生陰而易寡使是二國者相距甚遠其差將大見何則其物雖背貧而趣富而以相隔誠懸之故不能旦暮平也便其壤地毗連則其差將微或不可見今如支那爲國富於歐羅巴者也而二土之民食貴賤懸殊中之稻廉於西之麥遠矣英倫富於蘇格蘭者也而二土之麥價差相若夫中稻西麥廉貴固然至於功庸則高下尤甚歐洲甚高而支那至下此其所以然又在歐洲進富而支那止而不進之故蘇之功庸固亦不菲然不及英者蘇之進遙於英也觀蘇之勞民多南徙而英之小人少北遷則知二國生事之孰亟矣夫勞力之民其苦樂舒蹙不以國之貧富殊而以民業之進境中立退行異其理吾於前篇旣發之矣

金銀易權既極多於最富之國則亦極少於赤貧之民赤貧之民如土蠻生番是已在彼金銀幾於無所值焉都會之穀食常貴於邊鄙此不得證銀在都會賤也乃穀自貴耳致銀於都會其費不必輕於致邊鄙而致穀於都會其費過於致邊鄙多矣是故在都會之區若荷蘭若稽奴亞其穀麥皆極貴內產不足以贍則常資諸外供

工薪之業之國閭他所莫及而民食以轉漕之煩而貴致銀於安蒙斯他丹其費不必減於致諸丹輯克而致穀於安蒙斯他丹其費過致諸丹輯克遠矣銀在二地貴賤相埒而穀乃大異今使荷蘭稽奴亞之戶口如故奪其富有之費絕其轉輸之道當此之時黃白二物固已少矣而穀麥之價將何如其因銀少而值錢歟抑將驟漲無藝等諸饑歲之所爲歟此不待再計而後明矣可知布帛菽粟與珠璣金玉爲物殊科布帛菽粟需也珠璣金玉饒也當有所需則斥所饒而是饒者既富則索價高方貧則取價狹至於諸者則不然當貧乏而愈貴及富溢而反賤不賤則無以爲富溢矣

吾論第一期銀值之騰跌而旁及其他如此所可斷然知者則自一千三百五十年至一千五百七十年此二百餘年中吾英之銀日進其進也由於民業之日興交通之日廣故其數雖進而其值不跌而或騰此不獨不列顙一島國爲然實則歐洲之大莫不如此不知者見銀數之日進矣而不悟其因之不同遂妄謂銀值之世減

意非世滅不足以明其進也。此則實考二百餘年食貨之價已足悟其非而憤贊爲說者愈無當矣。

第二期（自一千五百七十年至一千六百四十年）

考古銀值之進退者。於第一期幾於人殊。於第二期則如出一口。蓋自一千五百七十年至一千六百四十年。此七十年之間。銀穀相待之率與前正反。銀之本值則日跌。其取功易貨之權日以微。穀大騰躍。由每括打二翁斯銀抵今十先令者。至於六若八翁斯抵今三四十先令。此似由美利堅新礦之映且多。而歐洲此時農工交易之事亦與俱隆。其需銀因以日衆。而無如地產過優。川增幅漢供之於求。所溢實多。則其值亦不能不減也。波拓實礦脈前得已二十年。而銀多之效始驗於英國。穀價陡長。乃在一千五百七十年也。自一千五百九十五年至一千六百二十年。通計每括打上上之麥。值一鎊十六先令十便士。去其九分一而得中麥之價。則一鎊十二先令九便士。爲銀六翁斯又三分翁斯之一也。又自一千六百二十一年至一千六

百三十六年上上麥價乃二鎊十先令減其九一如前得中等麥價一鎊十九先令六便士爲銀七翁斯又三分翁斯之二也其不數十年進而彌上如此

案計學家羅哲斯言秘魯群礦最腴其勢固可使天下之銀由貴忽頽其地利固然而人事亦與有力也蓋當日西班牙治礦之政橫駁土民力作之劬遷於牛馬使其不然而用招募之雇工則勞費乘除之間其利自遙而銀之降賤亦不能如是之相懸也是時西印紅種被其虐者戶口日稀神甫拉客沙目擊黯然謀所以救其子逃者於是識以非洲黑人代之此販賣黑奴之事所由昉也噫逐一國之私既奪其地矣且將滅其種而不卹西班牙之不振豈天道有時而信者

第三期（自一千六百三十六年至一千七百七十五年）

自一千六百三十六年至今爲第三期其銀值大勢則由賤而復騰特所騰尙微不及前此七十年之所失耳莫自一千六百三十年至三十六年此六七年中所由於美礦充溢而然者銀隨已極其致而銀價遂亦漸定不可復增直至十七祺之末

年銀值陰超復盛之勢而自本十八祺以還銀乃日騰雖其進尚微不抵前者之所跌而謂之爲跌則不可也此第三期銀市之大略也

考之前志自一千六百三十七年至一千七百年此六十四年之間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在溫則市中平價通之得二鎊十一先令強較之前十六稔之平價尙大一先令有奇是數價尙微超貴顧吾不以云銀跌者蓋此六十四年之中有數大事焉皆能致食貴之效故此之貴不第非銀跌之所爲且非天時之所使也其大事一曰內訌一順康之間英國民變順治六年殺其國王察理第一英國無王者十餘年獨有議院至順治十七年而察理第二復辟一民不緣畝商旅紙滯蓋不必隔井之屋簷而糧已貴矣當是時通國皆被其殃而倫敦爲尤甚以其仰外供也故一千六百四十六年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在溫則市價四鎊五先令其次年則四鎊祇此二年其浮於前十六稔之中數者已二鎊五先令矣均據此於六十四稔平價之中其數已大況內訌十餘年其貴賤固不僅此二曰獎外輸而一千六百八十八年

國家以麥賤之故特立質格募民運麥外售論者或謂麥外輸而農不病民爭緣畝數稔之餘穀常轉賤此其說信否勿具論特是獎令二年而止爲時甚暫穀多之效無由得也且粒米狼戾時則以政嚴之使穀外注至於饑歲無蓋藏以補不給焉有不益貴者耶當前積之末偏災所被固不獨英而英乃獨酷者即以是故雖一千六百九十九年有出口之禁九而月所救微矣三曰國幣日劣夫幣劣而麥貴者非麥貴也名貴實不貴也自察理第二復辟而圓法大壞鑿剪摩鎔錢枚坐輕而麥之入市而名價也以實不以名故拉安德言此時通行泉幣劣於法錢者蓋四分而一而麥價則緣此比例爲增至一千六百九十五年威廉第三脩圓法一英國官銀行立於前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一而始復此則純乎名實之差於麥少銀多兩無與者特後世考者不詳則滋謬附統此三端故麥價雖加乎前吾不以云銀跌也

前祺銀市之情如此至於本祺以還則銀市之不跌而稍勝愈易見也圓法既脩幣之名實相準無內訌之事以害農功沮商旅而其獎外輸也政行之時久其初雖致

穀貴而產銷益遠民勸農功則亦有致賤之效故此六十四稔之間通其平價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在溫則市價一磅六便士半強此以較前去六十四稔之平價則賤十先令六便士也蓋過四分之一矣以較一千六百三十六年已前之十六稔當美礦來銀最多時之平價則賤九先令六便士也以比一千六百二十年已前之二十六稔當美礦已開而效未大著於歐市時之平價則賤一先令也此以見銀市之入本祺而復騰卽在前祺末年固已具翻而上行之勢矣一己上麥價皆舉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欲得中麥每括打八布歇洛者用再九折可以得之如十八祺首六十四稔平價再九折得中麥八布歇洛者三十二先令也

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農家金吉烈哥里言其時麥價當中收之年由田承耀者每布歇洛三先令六便士此所謂由田承耀者蓋無異今之承約價麥賣與田家立約就田取麥限若干年若干括打如是之價名承約價其所以與尋常市價異者就田取穀則省農人運致之煩而限以年數則通豐歉之異故此價常若與市價爲微若

金所言則中麥每括打八布歇洛者價二十八先令也。於前考之數減四先令矣。當未饑之先承約價例如此不足異也。所可異者當金所指之時正議院置賞格以獎外輸之日且云此格俟麥每括打價四十八先令時罷設如此則方之金所核承約價蓋七而貴五矣。非至荒歉島從有此顧此令之行嘗考其由則當是時威廉第三新自洲（英係島國故稱歐羅巴諸國曰洲）至國論未定而爲議紳者多有田人親見麥價日跌病農則建議立此格以救之。冀當更貴令如察理第一第二時而威廉初立且其時國用空虛正議稅畝勢不得與國中巨室異趣此其令所以竟下也。而吾輩居今觀之益信銀市於前祺末葉已稍稍騰繼入本祺其與穀相易之權日進其所以不甚見於此者乃爲人事所力持若任夫天時地利之自然則其效必有異於此者。

主獎外輸之說者必曰其政利農業而無害於食穀之家彼以爲穰歲倉箱豐盈來牟狼藉不外輸則穀賤病農獎其外輸而後農勤於田業價常平而穀益多此兩利

之政也。至於歉歲糧乏罷其令可耳。獨不言穰歲之穀既競外輸則留爲蓋藏所以待凶荒者必少如此則歉歲之價無由而平然則歲無間豐饑自獎外輸政行而民食貴穀矣。前考本祺首六十四稔之平價已較前祺末六十四稔爲微設無此政則其愈微可知議者不察銀騰之由而徒數賤之爲懼此持前說者之所以力也抑議者又謂使獎政不立則穀大騰而農病病則財力之用於田者必儉儉則無餘而所以劑凶年者亦蔑有是獎外輸者自致其豐穰有餘而未嘗奪凶年之穀以輸之於外也此其說近似總之獎政不獨在農國家所以待工商者有之此其利害因果之致原始究終吾將詳之於後部顧今所欲言者則本祺以來銀之騰穀之跌非吾國所獨然法國之事與此正同且比例之率亦等杜不黎梅山斯諸家之所紀錄可覆驗也然而法不僅不獎外輸且運穀出關者有禁二國之爲政迥殊而於銀麥效同如此若謂此間穀麥豐饑之效必出於立獎政者之所爲則於法又何說此實吾愚所未解者耳。

然則此穀價之變由於銀之騰跌者多。由於麥之豐嗇者少。吾於前篇不云乎。較數
十百年之貨價。則穀不若銀。較數百千年之物情。則銀不若穀。穀以遠而得其通。銀
以近而知其漸也。當美州諸礦效形歐市之時。穀價之長四倍。往日人不曰穀之貴。
而曰銀之多。則本祺六十餘年中穀價之跌雖曰無多。亦當求之於銀市之中。而不
當求之於穀之多寡。此說固然。特人見近十餘載中。麥價大起。而遂懷銀仍日跌之
思。則於頓漸之義爲不審矣。不知此政天運之偶然。十餘年來水旱偏災。歐洲幾徧。
且往者凶歲諸邦多仰食波蘭。而波蘭近以脚步之艱。一波蘭第一次瓜分於乾隆
三十七年第二次於乾隆五十八年第三次於乾隆六十年而波蘭亡。其穀之登
市者日寡。此麥之所大貴也。夫十餘稔隔井之災。古今所常有。見連年豐稔。則謂爲
固然。觀頻歲荒虛則驚爲僅見。人意自生分別耳。其實既有一千七百四十一年至
五十年之有秋。則亦有晚近十年之連歉。昔十稔中穀價之賤。正可與近十稔穀價
之貴互勘而對觀也。當其賤日。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在溫則市平價一磅十三

先令十便士弱再九折之得每括打八布歇洛中麥價二十六先令八便士且此猶是獎政之所持否不止此實考此十稔中所外輸麥及諸穀爲八百一萬九千一百五十六括打獎費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三鎊而當一千七百五十年爲最多獨此一年英國家所出獎費已三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六鎊十先令矣故是時宰相白蘭皋以爲言觀此則知麥價爲人力所持而不更跌者豈淺哉大抵本祺田事五十年以前之二十稔爲有秋以後之二十稔爲荒歉故前二十稔之價則不及平後二十稔之價則過平雖豐中有一二稔之歉歉中有一二稔之豐於大數不增減也然而後之過平者多前之不及者少則獎外輸之爲矣凡此騰跌之效以其甚疎固不能於銀市中求之何則麥之豐歉頓而銀之騰跌漸也果頓者其因頓果漸者其因漸

或又謂言本祺銀市不跌而漸騰固矣穀價既爲獎外輸所力持又以天時之不齊故雖間貴於麪者猶不足以證其跌然自本祺初歲以來不列順力役之庸傭貧工

價皆以日起則又何耶。應之曰此愈不足以云銀跌也。輓近百年之中吾島人事最日隆蓋自都會以至山海之陬自農工以及商賈生業之進比諸古昔幾絕景而馳矣夫力役猶百貨也求之者多則獲善價於銀市之跌何與焉法與英之隔僅一海袖耳（英法中海法人呼海袖）而法之力庸其率與穀食之價比例遞減而吾英乃日增使由銀跌效豈然哉自前祺以至本祺法常備日廉大抵二十分塞台爾麥價之一塞台爾者劣英之半括打也至於英備不獨日廉之銀數增也其所得享衣食生事之質亦入本祺而漸充名進者銀跌之所能爲實進者非銀跌之所能爲也則其故當求之於民業之盛衰不當求之於銀市之職跌也。

大抵金銀之礦新聞而欣厥利最鉅蓋新礦入市得以舊價易物即稍遜亦不相遠此美洲秘智諸礦其初年獲利之所以多至於源源繼至則常索高價不能而易權日捐損之又捐經價乃形經價者償其勞費之外而益以通行之贏率也秘魯礦稅什一而租在其中此什一者非遠爾也其始嘗征其半矣漫假而參之漫假而伍之

若則定什一以爲常相沿至今此可驗其利之始鉅而終微至於今僅有以維持勿
廢而已嘗考西班牙之取秘魯礦稅也其減爲五分取一者在一千五百四年（弘
治十七年）後四十一年而波拓實之新礦出自此至一千六百三十六年經九
年之久而銀多之效遂大著於歐洲其價亦幾極而不復更減此之爲勢不獨在銀
一物爲然無間何產但非壟斷專利之爲則歷茲百年其勢必趨於經價使降而更
劣於經價則其產不復出矣

歐市之銀值何爲而不復減西班牙之銀稅何爲而不同金稅由什一而降爲二十
一其所開諸礦何爲利之既絶而不大半停罷則一言蔽之礦尙獲利故耳其產之
多如是其采之久又如是何山而尙獲利日用銀之事與之俱多用銀之事何以俱
多自美洲開通以來天下交易之場日以廣遠其勢不獨有以持平之銀值使不
復竊也且卽今之值以與前積中葉相衡若尙覺其微進者此其所由來遠吾將分
其事爲三支而言之

一曰歐州之舊市日進也。自墨鐵肇興而歐治日進。進故工商業繁。此近而易見者也。若英倫。若荷蘭。若法蘭西。若日耳曼。皆大進。即至若瑞典。若丹麥。若俄羅斯。農商邑野。皆巖然異昔日。若義大里。不幸王綱解紐。民生喚吁。但事在秘魯見并之前。而其後方稍稍復如是。則亦進也。諸國之中。退者獨西班牙波陀噶爾耳。顧波陀噶爾之在全洲。僅爲一隅之小國。而西班牙之衰歟。又未若言者所云之甚也。蓋當十六祺之初。西班牙已爲貧陋之國。與法國同。特法自此而國勢日張。而西班牙則止。而不進。察理第五知兩國事。嘗云民業中事。凡法之所多者。正班之所乏也。以此見二百年中。西班牙退境之無多。夫此洲民業。日以駢闊如此。則其待易中以爲通轉者。自以日宏。而室家殷賑之餘。而以爲藏鐵寶器。盤盂強鉶之事。亦必日奢。此則所以資銀使其值不至坐減者。一也。

二曰美洲之新市日增也。夫美本新通之壤。邇歲以來。其客民戶口之蕃滋。農工二業之競進。持較舊洲。殆過之而蔑不及矣。英民所望。始皆狉榛叢棘之區。而西班牙

波陀噶爾之外屬若古冷那達若憂加坦若巴刺靴若巴西未通之先若游獵紅種之所居不獨無文教耕稼陶冶亦未所知即其中有不得純以野蠻目者若秘魯若墨西哥舊爲強種無耕稼善爭戰其士人自詡武功奇蹟至今弗衰顧試讀其史書平心而論之則其中農功商業殆比亞洲烏庫連之雜組不如夫數美洲之舊治則當以秘魯爲巨擘矣然其用金銀也有珊瑚瓊瑤而無圖法其懋遷有無也有交易而無買賣則分功之不宏可以見矣蓋其治僅及耕稼而未覩久化之成故民力田矣猶自築其宮居自削其械器降至衣裳冠履無一焉不待於自爲即有一二業爲工師匠作之人則皆官府之隸王及巫祝部貴人之所豢畜於編民固無與也高曾規矩業者相矜而無一貨焉中吾歐人之用錢西旅之入其國也多者五百人少者半之而儲胥芻餉隨地而窮非輜重自隨不可此不僅深山大澤然也即在通都大邑之中莫不如此至於清野之事彼何曾知此益信其所謂古極富庶者爲非事實之言矣西班牙之於外屬固常虜用其民遠不若吾英之寬大勞民勸相尤所未能

然而地歸新主則戶口日蕃蓋天時地利既優田廣價廉民趨樂土雖政刑峻刻不足阻之故佛勒芝於一千七百十三年最賴摩戶口不過二萬八千家至烏羅阿於一千七百四十六年計之過五萬戶其餘秘智諸都會中進率仿此較之英屬戶口之進不相下也凡此皆前者銀市所本無二百年間從無至有則其爲美礦銷場者又可見矣此所以持銀值使不墜者二也

三曰泰東之商業日恢也美礦產銀其流入泰東者有二道焉一徑一糴徑者由南美往東印之阿喀壁勒古公司此自礦開至今其勢固已日大糴者由歐達亞此其進境尤不可以尋常比例計矣十六祺歐羅巴所與泰東互市者僅波陀噶爾一邦獨享厚實非餘國所敢望至其末載荷蘭踵而分之於印度立步頭數處迨十七祺波荷二國若中分五印度之商利者後來居上波陀噶爾則日退矣由是而英法繼起入本祺而大盛英法而外則瑞典丹麥歲月間往此皆以海通焉者也而莫斯科咗商民數萬里結隊跋涉絕鮮卑舊壤踰葱嶺並天山度瀚海以達於支那之燕薊

此以陸通焉者也。爲海爲陸，無間梯航。其商務皆降而益晦。中間退者，則法蘭西以近日戰事。印度商業，幾於掃地無餘矣。一當乾隆中葉，正英法二權在印爭爲存亡之秋。乾隆十一年，法據南印度之馬都拉斯，立步於番提車利而歐洲以爭。奧皇承襲有七年之戰。二十一年，英失羯羅屈闈而英曾克來福復之敗。法印合從之師，由是而英權大張。各部以次附之。然其地尙爲大東公司所轄。非王有也。至四十九年始設印部大臣，而其地爲外藩。一當是時，歐洲所銷東產，以茶爲大宗。此十七祺中葉以前，民所不識爲何物者也。至於今日，則僅吾英所入口而征者，其賦過一百五十萬鎊矣。而其由荷瑞餘國開入不稅者，不計焉。其日盛可見矣。餘產如支那之花瓷、馬刺甲之蘇桂、孟加拉之刷毳，率皆比例而增。今日英船噸載過前，棋中全歐商船噸載矣。夫用銀之多寡，與商務之廣狹，息息相關。今商業其進如是，則美礦產銀雖至多，然其值至本祺不跌而更起，有由然矣。

歐亞始通。亞洲金銀本值，皆比歐洲爲高。至於今尙相懸隔。亞洲多稻國，歲再穰或

三種故民食以較麥國廣輪相若者爲饒衍食饒則民蕃此亞洲之庶所以過於歐洲也富者厚積而有餘其役采馭功之權與俱大故東方貴人儻從輿臺雜沓雍容擬於歐之王者且衣食至足之餘遂以佩飾陳羅相炫此珠玉錦繡欲得者之所以多也是故金玉諸礦即治於二洲者肥碩正等而其產之入市也亦將居東者之所以易多居西者之所售寡而由印度北抵葱嶺陰山其中產玉石者多產金銀者少故金銀之入其地也以之易穀食固多即以易玉石亦較之在歐爲有贏也金剛石奇飾之尤者也以其較廉故其物皆自東而徂西金剛石及他玉石饒也矧及諸穀需也其在泰東以金銀易之雖貴賤迥殊較之泰西則皆賤至於力役之庸印度支那其率皆下勞力之所得以易衣食之數既微而穀食之價又賤故二土之庸以較歐洲之庸再受削矣夫民之勤巧均則其製造諸物之價值與工價爲比例泰東工之勤巧不讓歐洲而其價之廉如此則其然貨又廉也至於轉運之費歐洲東南多山國道路險遠轉輸綦難其成物也前有傷材之勤後有致市之費勞費既滋物價遂

長而支那印度之爲國也。滿地江湖，交輸互滙，行旅之便，倍於歐洲，則其轉運之費又減也。統前數者而論之，則是亞東物產，持較歐西需者，如粟菽，饒者如珠玉，中間如製造之百產，皆此貴而彼廉，而獨金銀二品爲此廉而彼貴，則西人徂東逐利者之所宜挾。莫二品之最便利明矣。倣色搆，互易權，皆在泰東爲大。此不儻往日之事然也。至於今猶未改。且二品固皆利矣，而金不若銀，蓋其相受之率，在彼則十與十二之於一，中國金價，國初至乾隆間如此；而在歐則十四十五之於一，也是以由歐赴支那印度諸船，以載銀爲利市。阿喀摩勒古公司，由孟尼拉所運往者，舍銀幾無他物，則知此二百年來，新舊洲商業輝然，而由美徂歐，由歐徂亞，爲金銀流轉之大經矣。

案歐商行賈東方，多載銀而少餘貨，此不僅初通爲然，至今未革。輓近世各國用金爲準，則幾加厲矣。此不僅銀得利多，而亦由吾人喜於受銀，而不欣他貨之故。故至今言商務者，尙以出口土貨多進口洋貨少爲佳徵。夫出口貨多而進口貨

少者其所有餘者固皆銀也彼若知金銀亦貨進出之間初無所謂有餘不及者多少必相抵而業進之國在出入二者俱多耳抵制之有說庶有瘳乎

金銀爲用既廣摩損亦多海宇交通市場日大每歲出礦之金銀不特必其足用日必有以彌其損而後不至日消致其價因之日貴也蓋其物販爲泉布與製爲楮幣致飾之微所摩剝者日計不覺歲計已多至合天下而綜之亦甚鉅矣吾英蒲明罕各廠製諸種鉗器其鑄金貼銀歲不下五萬鎊資凡此皆一散而不可復聚者也夫天下不獨士蒲明罕也錦繡之所緣飾土木之所被施以至乘輶鈔鈕圓書帷帳積以爲計夫當其微且轉徙既繁則或沉溺蘚莽之事亦有遠慮假年月既逕刻舟無跡亦等諸銷滅而已矣使出者無以彌其耗損金銀有不日以見少者哉

西班牙口曰克薩支波陀噶爾口曰力斯彭計此一口每年所入金銀無分征漏約六百萬鎊之數麥庚斯於此事最詳審其舊云自一千七百四十八年至五十三年通六年而取其中數計兩口所入無分征漏銀重一百十萬一千一百七磅金重四

萬九千九百四十磅銀每磅值六先令爲價三百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一鎊十
先令金每磅值四十四機尼有半爲價二百三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鎊十四先
令合計爲值五百七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八鎊四先令也麥庚斯所報如此又兩
印通商錄云西班牙金銀歲進通十一年而取其中數得歲三百八十二萬五千鎊
波陀噶爾二百二十五萬鎊合兩國之入則六百七萬五千鎊也其數微浮於前今
以六兆鎊爲中數歲增歲減相去當不遠矣

美礦歲出之金銀固不盡入於二國有由阿喀摩勒古公司而輸之亞洲南洋各島
者有銅禁私售他國者有留於本洲不出口者入二國其大數耳且天下金銀之礦
采者固不獨美而美爲獨腴餘礦視之若不足道吾英蒲明罕所銷金銀已抵美產
入於二國者百二十分之一約計天下所歲銷與諸礦所歲出者略相抵即有不及
所差蓋微其供者或不及求故近歲銀價稍稍騰也

銅鐵歲出之多過金銀遠然不得以其出之無數遂謂銅鐵之價將日微也此銅鐵

所與金銀異者蓋銅錢爲蟲金其用之也亦蟲而不甚惜以不甚惜而滋耗顧諸金之價其騰跌之情皆以漸不以頓品愈貴則其價之騰跌愈漸也物惟金石最壽以其值之不驟遷故其材中爲幣若嘉穀則一歲所收大抵濟一歲而盡銅錢今茲所用出地數百年者有之金銀出地數千年者有之是故積大地每歲所收之田穀其量必與一歲之民食相均銅錢出土歲異歲銷之數不必從之至於金銀愈相絕矣故諸金之產其歲收之異比之田穀爲多而其價之相殊比之田穀則爲寡

以下論金銀相兌之變率

美礦未發之初各國金銀兌率泉局主之大抵金一而銀十若十二至前祺中葉南美諸礦開其映富爲前此所未有於是二品之易權遞微而出銀尤多其微尤甚而相兌之率乃金一而銀十四若十五則今日之市價也（隆乾中葉）其亞洲金銀相兌之率古與歐同雖一洲互通爲變差緩故至今日本猶金一而銀八（此價至道光間額羅金阿爾格二英使至其國時尙未大致故英人來者但以銀易金已得

大利一文那則金一銀十二獨印度之羯羅那闍乃金一銀十五與歐市同蓋銀之由美運往與由歐往印度者至多故然。

麥庚斯曰歐洲歲進之金銀大較銀二十二而金一然則任物情之自然銀之易金當二十二而兌一矣顧今之金價不然常以十四五而易一者則銀之由歐而入亞者二十二其七八矣二物在市之多寡者其因而相兌之多寡者其果也吾意不然夫二物市價之比例不必其在市之多寡比例也如麥庚斯所言則今者英市牛每頭價十幾尼而白羊之羔則三先令六便士是牛價之於羔六十倍也由是而曰英羔之數六十倍於其牛則牧豎笑之矣麥論金銀何以異此且如麥庚斯言歐洲金銀之多寡雖懸夫既貴如其所寡賤如其所多矣則二品之值將常相等不知貨之在市也設一賤而一貴則賤者之多於貴者不僅常過於所貴之倍數也總一二胥而衡之則賤者之總值亦必比貴者之總值為多近於一家遠則一國莫不然矣麪與肉較肉貴於麪則市中麪多於肉且綜麪之值必過肉值屠肉之筋數價值必過於

魏鴻鵠鴻之物數價值必過於雉兔。賤而常者多其售，貴而珍者寡所購。其相遇之爲量，不止如其貴賤之不齊也。一品之事固亦同此。中產之家，器用寶飾，二者兼有，然衡其重，必銀大而金微。略其值，亦銀奢而金儉。有其一而無其一者，有之矣，就令並有，爲積益微。若時表若鈎合，若條脫簪彊，謂其重與值過於銀之所積者，殆無有也。家然國何不如此。吾英國幣銀寡金多，此獨英爾耳。蘇格蘭未合於英之初，其金幣之鋪溢於銀幣者甚微。至於他邦，皆銀幣多而金幣寡。法國以銀爲本位，度支大數皆以銀言。入市求金，常苦不足。此獨以在泉貨者論也。至於寶器儲藏，則五洲之中，無論何國，率皆銀多金寡，以衡言如是，以值言亦如是也。

執市人而問之，莫不云銀賤金貴矣。吾乃今將曰：金賤而銀貴。聞者將斥以爲狂，雖然有說。較物產之貴賤者，有一術焉。自其求者言之，則差其市價之低昂。自其供者言之，則程其贏得之厚薄。前可以貴賤言，後亦可以貴賤言也。物產之登，最賤必如其經價，下此則其物不來。經價云何？償勞力者之庸，酬發貯者之息，而地主之租之。

有無抑其次矣。西班牙之礦稅於銀什一於金乃二十二而金稅之數又不若銀采
金之利方之采銀爲更薄然則產金者之贏得劣於產銀者矣劣則其市價去經近
去經近故其物廉於銀也故曰金賤銀貴也苟用此說而推之將天下至賤之物莫
金剛石若夫亦以采者之勞費而市價之去經微也。

西班牙銀稅可以減乎曰難言也以稅道言之則金銀有稅稅之最宜稅取饒而不
取需金銀饒也況銀稅爲西班牙歲入之大宗減之則立乏故難言也雖然稅之有
無厚薄非名稅者之所得爲也彼前者既由五一而爲什一矣則何不可以再降且
金礦之餉既已二十而一矣則見於金者何不可見於銀且凡礦之爲事始易而終
難翌朝日以益深積水日以益大外與天氣相絕扇之入礦彌難此固言升學者所
共知者也一采礦金多浮出銀多沈入故銀礦之事積久則銀一及是雖有腴礦與
瘠者同開采既艱三效遂著一曰銀值日昂二曰銀稅能減三曰銀稅雖罷減而銀
值仍昂蓋難而猶采其費必有所出故也且三效之中其最後者爲尤似往者金稅

減矣而歐市之金價方騰則後此銀稅雖減其本值亦未必不大也特銀稅之效終有所見耳何則礦之不任稅者將以無利而猶開則入市者其數終多於未減故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因西班牙減征礦稅歐市銀價賤者什一可以證矣

自我觀之則西班牙礦稅雖遞減而通本積之六十年以爲計銀價猶稍稍騰雖然不敢固也其事本微渺而難窺故至今言計之家幾於人殊或以爲進或以爲止或以爲退此勿更論所灼然可知者則歐洲金銀歲進之數終當與其歲銷之數不久而平蓋歲進彌廣其銷亦彌多而歲銷之所多或且過於歲進之所廣使其產不能增而無窮則進與銷之量將相劑至於相劑而歲進歲減則銷必過進過進則昂昂久則銷與進又相劑而平循若無端如是而已

彼世俗以本積銀值爲跌者亦自有說蓋彼見歐洲之日富當則金銀日多多則賤且輓近以來百產騰踊故銀跌之說愈益牢也顧吾謂金銀緣民業之盛而日多者其本值不能退反覆辦證既已煩矣金銀者百貨之二物耳百貨常趨於善價則二

者何爲獨不然。在歐洲之所易者寡。在亞洲之所易者多。則金銀常由歐而趨亞。由美趨歐亦猶是耳。使其反賤。豈更來哉。至於百產之日騰。亦由治進民審。求之者多。所以如是。乃其本物之日趨於有川。非必銀與相形。日以見細也。故銀入本積其本。值之進退。誠微渺而難言。特世俗以此爲之因。而定爲銀退。則吾有以知其不可也。以下論物產區爲三類。民生日進著效之不同。

地之所產。挾而舉之。可區爲三。有其多寡。任於自然。而非人力所能與者。甲。有其多寡。人力所能爲。而其供之數。常視求之數。爲進退者。乙。有其多寡。人力所能爲矣。而或有大限。而不可踰。或無定期。而難預計者。丙。當民生之日進。國財之日盈也。是甲乙丙三者。甲之價。將始於至微。終於至鉅。若日長而不可極者。乙之價。則日長矣。而有不可逾之程。率。即逾之。亦難久。丙之價。其大勢。亦日以長。然有時而騰。有時而跌。有時而不跌不騰。視人事天時。相得之何若。總地所出。盡於是三者。

物產甲

所謂物產緣民生之進而價日高，始微終鉅。若不可極者，蓋其物之蕃彫，非人力所能爲。產於自然者有數，其爲物又無金石之毒，可以飲儲，國日侈富，民之嗜欲日滋，求之者衆，而供之如初，不足則爭，其價遂長，長之量隨爭之淺深爲無窮。故曰不可極也。此凡珍鳥嘉魚雉兔麋鹿之屬，蓋如此矣。今使吾英木雞在市，一枚至二十幾尼，而木雞之歲捕與今之數，當不甚異也。羅馬民主全盛時，嘉魚珍鳥價至不貴，而閭者方曰其時銀贊，豈銀贊歟？吾嘗考之，羅馬古民主治，至沃古斯達，乃轉而爲君主，際變政之後，先其銀易權，皆比今歐洲爲鉅。當是時，昔昔利賦制什一，史言其麥入羅馬一摩提，價三塞斯特，一摩提當英量三格倫，而三塞斯特當英幣六便士。顧此非市價，昔昔利臣屬羅馬法，麥入國在什一內者，抑其四之一以當賦，過此方以市價報，市價者每摩提四塞斯特也。由是知其麥每括打爲二十一先令，而英麥平價，每括打二十八先令，知羅馬時銀之易權於今猶三與四之反比例。羅馬銀之三，其易權當今銀之四矣。然則非其時之銀贊明矣。拉體諾史家柏來尼記，塞遇斯購一

白鶯獸王后阿骨力畢諾價六千塞斯特今之五十鎊也。又阿善涅購紅鮮鱈一
地中海嘉魚紅色脊有金綫三條有鱗似河鯉一價八千塞斯特今之六十六鎊十
三先令四便士也。奇貴驚人如此然以真值計之尙損三之一也。跡其所以然之故。
決非銀多而賤致然蓋物力豐盈珍奇之產欲得者多耳。

案斯密氏於此僅及地之所產言之故所云止此然製造之物亦有數已定而不
可加多者。民生日富之秋其價之增亦無盡。若鍾鼎尊彝若圖書碑版若良藥舊
醫其在世間有數而勢且日逕皆此類也。蘭亭石刻吳道元畫壁淫於其事者所
共喻矣。

物產乙

凡地產供與求偕進民生日厚國富日增其價與之俱高高至其限而不得逾者皆
此屬。有樹藝之產有畜牧之產方其京味出於自然者焚爾而多人民鮮少慾還未
與以無所用亦無價值。泊夫治化肇開或焚之或鬻之其物乃日以見少而民生日

聚求者轉多.物減求增.其價乃起.久之其物之利.將與民力之所專耕腴壤之所常植者同科.而其價之日高以止.猶不止則他職之人力.他植之壞土.將轉而蔽之植之.故曰其價有不可逾之程率也.

此之爲事.最先見於牛羊.使治地爲牧.以伺畜.與治地爲稼.以養民者.厥利維均.則牛羊之價.將止而不進矣.猶不止.則爲稼之場.將漸轉而爲芻牧.治進之秋.田墾日闢.而天然之芻牧坐減.倉箱日富.而食肉之人民亦多.此腰膳之所以不淹.而芻豢之所以日滋.至於利均稼穡而後止.雖然.耕耘力等.其效常遲.方其未至.而民生猶蒸.則芻豢之價.高未艾也.今歐洲諸國.尙有然者.蘇格蘭多收地而不中耕.故未合於英.牛美之價不極.英耕牧利等者.亦但倫敦及左近之野爲然.前耕之初.蓋已若此.而遠所鄙僻.尙未然也.

耕牧利均.此其關於一國者.至鉅.蓋使牧之利不及耕.則其國雖有至美之田.將無山以悉墾.田距都市城集遠.無資以蘇其地力.故鄙遠田之治否.視廬舍之資爲乘

除而廬舍之糞。又視所畜田牛之數爲多寡也。糞不出二術。或縱牛於田。卽收爲糞。或飼牛於宮。出矢以糞。今使牛羊憒微。而牧之利劣。耕則縱牛散牧。以中耕之地爲之。既不可矣。欲飼之於宮。出矢以糞。則費重而力彌不逮。蓋飼牛於宮。其芻藁之所從來。必山沃壤與已治之地。而後芻美而飼者不勞。使其蘇諸荒穢。將用力鉅。而所得已微。故使散牧之利不釋。宮飼之折閱乃更大也。由是一莊所擾之牛。其數必僅足於田役。過斯以往。其勢不能。然而足田役矣。其所出之糞。則不足以復其所耕之田。使地力常有餘而無竭也。於是糞之所及。農將擇其最美最便之地而加之。及其既久。則中耕之田。僅有此耳。其糞所不及者。地力既竭。無或能生。卽有少芻。而瘠薄之。收。取以牧病馬。羸牛。猶不足。是故計其所畜之數。以可耕之區言之。則太少。以所得取而飼者言之。則又過多也。速六七稔以還。或以微糞之積。則取其少許之地。而加未焉。將亦有升斗之雀麥。與夫猶且惡者之收。既甚薄矣。乃轉盼而地力又竭。則又顧之他。置前所耕者爲輳田。以更待此微糞之積澤。更廢迭代。而終不足以言腴。

此古蘇格蘭與夫今日賓國耕其下田之常法也。其常得糞而中耕者一莊之田不出十之三三而已。下此皆更取而竭之者也。夫使其國之田法如此。則凡民業之盛衰。物產之貧富。教化之淺深。皆可不再計而得之矣。雖然。彼農豈不欲變哉。而無如牛羊之價甚賤。牧之爲利。必不足以齊耕。則勢不得不出此。所未如何者也。顧亦有牛羊之價既昂。其田法尙有循是而不改者。則以野人智下而樂因循故也。抑事多爲沮。勢不可以卽變者亦有之。積畜常微。值牛羊價腥。雖欲增多。其力不可以驟辦。力可辦矣。而牧場之治。嗣時又非可苟而已也。故曰。勢不可以卽變也。總之畜牛之多少。與田疇之蒸治相謀。牛多。欲其地之無治不能也。欲地之治而畜牛之少。亦不能也。牛稀。則糞儉。糞儉。則地不肥。地不肥。則芻少。芻少。而牛多。必飢。故曰。二者相謀也。且牛羊之價既長。牧之利足以敵耕矣。然欲變舊以圖新。亦必農者之儉且勤。數十百年以往。而後其封內之地。乃皆可耕也。吾蘇南合以來。易事通功。其收益於英業矣。顧無如牛價致昂。其惠利爲最鉅。山國之日嗣。田值之日高。其近效耳。工商

之隱暇，文物之暇暇，可數計耶。

案斯密氏此言乃當時實境。至蘇格蘭繼此之休明，斯密不及見矣。今者蘇境之高里洛典斯諸部，田疇之治闢，稼穡之盛美，英殆弗如。而英市有牛，其最腯碩者，問之皆北產也。百年之間，果能有爲，其進如此。中國士大夫好譏空言爲無補，言誠有無補者，然如斯密穆勒諸家之言，利存民生衣食之際，蓋無異慈母持嬰兒而乳之矣。其功豈可量哉。

大抵新墾之國，其地舍打牲游牧之外，無所用之蕃息至易，畜多民少，其價自微。以其價微，耕牧之利不均，田事之弊，遂與前等。此之實事，見於美洲者也。美洲舊無牛馬，自與歐通來者常挾與俱。十數年，字吼彌多，價值至賤，即入山林，轉爲野種。主者不更求也。故治場牧牛，萬萬無利。田雖廣而牛則稀，灌溉不足以蘇地力。而新洲田法，遂與蘇格蘭往者如一轍矣。瑞典游人嘎沐，嘗於一千七百四十九年親至其地，歸而著錄云：英之小民，素號知田。吾曾徧覽北美新地，田疇枯惡，不見所謂知田者。

也。其耕有播種無灌溉。得一地必盡其力而後已。劣三四稔輒棄畠畝卽新田。又竭則又徙其犧牲皆縱牧荒莽中。然多饑羸。不任田事。緣芻草歲生榮乃播子。方春萌芽不可縱牧。縱而齋之。其種立盡。來歲澑澑。彌望皆惡草。而牛飢矣。北美中芻之草甚蕃。歐民初至。循地跡然。長三四尺。可隱人。以縱牧無節。今乃掃地盡矣。前一區可以飼四牛者。今所飼不過一。前之牛乳多而醍。今乳比昔亦四而一。由此推之。則地力損者十六倍也。夫地力之衰如此。故牛種不供苗頑。降而彌羸。今之所出。大類蘇格蘭前四十年種也。然蘇自合英得所補救。而北美之弊。則補救者誰乎。

案北美洲自始立以來。事事長進。至今農業之盛。甲於五洲。稻麥轉輸。徧天下。斯密氏此言。當時事耳。

耕收力均。而後農之開地。較牛。其勞費有所出。然不易至。群去草昧。而進文明。凡此產乙之中。利能均耕者。尙以田畜牛羊爲最。茲不能。則其國將終古貧陋。求如今日歐洲諸邦。無由也。蓋惟民生殷賑。而賦膳價高。而後田畜牛羊。可爲場圃圈牢而

畜爲場圃圈牢而畜，而後歲有自來。而田疇可以盡開，不必爲耕田遞易之規也。且
芻豢之族，不僅牛羊也。凡歧蹠枝骼皆可擾而畜之。但使銷廣價昂，則駁牧之事自
起。故其事見於牛羊爲最。蚤見於鹿，鹿爲最遲。英國此時鹿脯之價，其利尚不足償
治苑養鹿之費，故莫爲也。昔羅馬有小佳名鴟鵰，其爲人所衆畜以此。往樂泊歌路
默拉二家書，皆言其利之厚。今時法國有時鳥名阿拖藍，至則捕之，置幽室中，哺以
黍令肥可食。國人珍之，英民珍鹿脯。使民俗日以侈富，則治苑養鹿之事，在旦暮間
耳。

產乙之中，價之以國富而昂，昂而至於其極者，以牛羊爲始，以鹿雉爲終。牛羊產之
需也，鹿雉產之饑也。始於所需，終於其饑。民生之事，莫不如此。然此二候之間，有無
數物焉。價昂而極者，譬如雞鴨。農人廩倉場圃中多滯穢餘粒，不可盡收，以飼群雞
有餘，使其不餉。終於播棄，故其畜之也。於農人爲無費，而所得之市價皆贏。雖或甚
賤，無損也。戶口未稠時，所供已足，故其價不過與他蹊等耳。顧無費之所生，終較出

費專營者爲不及。且民俗滋奢，人情常易其所多而珍其所寡，故物力日優，雞鴨價常超昂。貴於牛羊之勝地者有之。至於極高，有以譽樹揚治塘之費。畜雞之事，且爲專業，而有母本贏息之可論矣。其利至於敵耕則止，不能復優也。嘗見法國數部，以畜雞爲田家勝業，特斥中耕之地，種黍稷彫胡之屬，以爲雞糧。中農夫畜四百餘尾，則其利之優於藝稻麥可想而知矣。英國不然。於是難者曰：既曰價昂，力敵耕則有以爲專業者矣。今雞之價，英貴於法。法雞歲輸英市者，其數至多。非彼低而此昂，不能如是。然而法獨以畜雞爲專業，而英不爾。何也？曰：俗之轉變須時，而當將轉未轉之間，其物價常最高。英食法雞，不自專業，職是故耳。若夫既轉，則穀養者每從新術，能使地大小同，而所出之數加昔產多而母輕，其價將降。使其不降，其產之數又將復初。倫敦屠市勝地之價，本祺勝於前祺，亦以用蘆菔馬竟之屬，種以爲糧，餵飼之術不同故耳。

案此言亦以各有地宜之故。英之雞價，雖貴於法，然使其地他藝利過畜雞，則甯

一詞者，自食法雞不以自畜也。此類物產，英之仰於他國者至多。不僅法雞一端而已。自無遮通商法行，地各出其最宜。法之雞子售於英市者，當咸豐壬子稽冊已一百八兆枚，至光緒戊寅，則七百八十三兆枚，價雖日貴，何嘗自產乎。

彘食不酒與他畜之弃餘，故人家畜彘猶難爲費。至少使如是而足以供，則彘肉之價常較他豚爲賤。中國日富庶，供之不足，其價因起。儲豢爲梱，所費自增，而其價貴賤，與牛羊肉上下之間，則又以其地產農事不同爲別。法國牛彘二肉價均，而英國則彘肉貴於牛羊也。

英國雞豚降而愈貴，考其所由，則自田法之變，零畝爲稅田始。夫農業日精，則所耕之田，擴彌廣，其理固然。然自斷耕零畝，前爲小民所主者，無以自存於其間，則雞豚下生，必以驟貴。蓋田家雖所耕至狹，而二疋五雞，不俟費而辦者，猶邑居人家，雖窮猶猶畜畜犬也。朝脯之餽，漁酪之所乘，益之以溝塍之可獵者，常足給其糧矣。至於變爲稅田，一家所耕，連阡越陌，東滿平野之後，機畝之餘糧既稀，繞屋之微生，自寡。

供少求多其入市之所名亦以貴矣使其民生猶進則價且日騰騰極而後區專地
諸專種以豢養之者其費乃有所出其勞乃有所酬則其產遂源源以不竭矣

漣酪之產與雞豚同始於田事之無棄蓋有田必畜牛而數犧所出之乳以哺其犧
飲其主人婦子不盡其爲物易敗一歲所出時寡時多春夏藏貯不過六時不飲可
棄矣由是而搗之爲酥搗之爲脯（俗呼牛奶油）前之不日者今可以旬矣入之
以鹽可以年矣更壓而堅之爲奶餅（俗呼牛奶餅）一則可以儲數歲一家享之不
盡持之入市以售然所得必與勞費當夫而後可以不倦使其甚賤而不與勞費當
則價無聊者彼亦出之以無聊一字之中無專室以爲此庖湢瀟灑恣以爲之味飼
色惡有固然者此三四十年以往蘇格蘭之奶油餅所以舉不足道也大抵漣酪
之貴賤與臘膳相表裏蓋惟芻牧善而後臘膳精亦惟芻牧善而後漣酪美也此由
民生日進食肉者多多而價貴貴而以爲專業者有以償其本息酬其勞費彼乃區
極腴之壤以牧以芻畜多牛而以漣酪爲專業至於此時其價乃極英諸郡中漣酪

價極者多有。故穀牛之場多上腴之壤。蘇格蘭則不然。舍都會之旁。其價皆劣。故南北二產之高下。視其價爲差。價之高下爲因。產之精粗爲果。由價賤而後產惡。非產惡而後價賤也。

由是而知道國之事。欲四境之內。莫不盡闢。而有以充地力之所能生。非物產各極其善價不能。極其善價奈何。使其地所收之租。等於上田。使役財勞力者之庸息。等於稼穡。以一言利。必敵耕而已。夫物價極善。一事也。土地盡闢。又一事也。顧前常爲因。後常爲果。欲地力盡而物價未高。必無之事矣。且此物價之高。非銀多所爲之。謂銀多所爲。僅其名耳。非真值也。百產充溢。民業日蒸。有其求之。而後勞苦勤劬。爲之致物。則其所以待而沽之者。不在虛名之銀數明矣。總之民之勤而脩業也。志以求益。不以爲損。使登一產而入市取酬。不及前者所出之勞費。則損也非益也。今使道國者知田疇治闢。地力充盈。爲有國者莫大之公利。則當知物價歸騰。爲其事之先聲。舍此其境無由至。固當目此爲幸福。而奈何轉以爲憂乎。彼求國富而以物價

之長爲憂者無異求一身之康強而以加餐爲大戾也。

案華人嘗言西國稅重中中國稅輕西國物貴中國物賤二皆實錄而常俗之情且即以此爲民生樂業之據而豈知吾中國所以貧弱之由卽在此欲稅重而不堪欲物貴而不能之故乎。

物產丙

此屬之物其價亦隨民生之進而昌盛人力欲爲之廣供則或其勢有限而不可踰或其情無定而難預計以天時人事相資之不齊故其價有時而跌有時而騰有時而不騰不跌天之生是物也當使之有所麗而後生故其數必以其所麗者爲之畛如毛革然國中所產之少多常視其牛羊之數而牛羊之數又觀其農牧之業之何如則前論所已詳者矣。

其爲物相待之情如此然則事之能使之勝價者亦將使毛革市高且其所高宜相比例是說也使一國之牛羊其毛革之銷場與隱勝之銷場相盡則必信而無疑

顧雖通商至狹之民二者行銷遠近絕異則求得其情固不能若前說之易易矣凡臘臍之銷以其易敗也當域於產地而不過爰爾蘭北美常醃之爲臘臍臍臍以遠售然爲此者僅二國耳至於毛革雖遠可以捆致也毛無所防治而可行革雖有所防治其功亦寡其爲物資以爲材者多故雖本國製造之業不興而他邦工盛之時其產亦因之而長價

案鮮菜果蔬所以易敗者緣風中有蟲近日抽氣裝箱法行食物不爲天氣所蒙自能經久而一地所出雖不必即銷亦可致遠求售以收大利此法美澳二洲用之最多近香港澳門各步亦有此製其爲益民生甚大亦斯密氏所不及見者也農事兩界戶口蕭寥往往一畜之價所存於手革者多所資於肌肉者寡吾友哲學家休蒙著英國當撒遜之世一羊之值什四在毳又吾聞西班牙往往殺羊非以爲肉爲得毛毳脂膏以售至於全體常委積野間洞彼鳥獸而南美智利蒲恩諾查中美之海祕魯其殺牛常爲皮革較之西班牙乃或過之肌肉之賤如此

民生進而戶口蕃，境內牛羊因而得價。然其價見於肌肉之價者多，見於毛革之價者少。肌肉之市盡於本境，故人口衆而求之者增，其價以長。至於毛革，則其物本可以行遠，故不以產地之銷場爲重輕也。然使民業日盛，製造功興，則前之運致於外方者，今則內銷於產地。如此則運費與折耗可省，而其利則產毛革與治製造者分得之。是故民生日進，毛革價長，雖不若肌肉之多，然亦終於所進，至有減跌，則必無之事也。

羊毛一物，其在英國有獨異而不可以常法論者。蓋英之戶口日蕃，而製造工商之業今亦勝古遠。獨羊毛之價，則古鉅而今微。考一千三百四十年當義都活第三之代，羊毛每拓特值十先令有奇，此爲今幣三十先令。今之羊毛每拓特以二十一先令爲善價，是徒以市價言。古之於今，猶十之於七，其幾固已多矣。以真值言，則相懸益遠。真值在麥，古麥每括打常價六先令八便士，故古之十先令爲麥十二布歇落也。今麥每括打常價二十八先令，故今之二十一先令爲麥六布歇落也。然則以真

值言古之於今猶十之於五其相去不更懸哉顧吾前謂毛革價跌爲理所必無之事而英羊毛之價乃古鉅今微如此則知其非任物勢之自然而必由人力之強致也其強致奈何曰爲之法令使不得任其自然之勢而已其爲之法令奈何曰禁其出口一也山外國至者不加征以徠之二也屬地之所出必銷本國禁不得售之他邦三也以三令之行英之羊毛遂不得他之以趨善價而西班牙愛爾蘭之所出又使之常爲競於國中此英之羊毛所以古貴今賤而愛爾蘭罽毳之業亦以不昌也案前數令皆於道光五年諭罷而道光二十四年英羊毛之進出口者皆不征

考古皮革之真值視毛毳爲尤難蓋古毛毳制爲常貢於王有司以時疇其價值而皮革無此雖然往者佛理禿以搜討之勤常得之於鄂斯福敎寺之紀載云一千四百二十五年市價犍牛之皮五爲價十二先令犧牛之皮五爲價七先令三便士二歲牂羊皮三十六爲價九先令黃犧之皮十六價二先令其所標識如此自今觀之則此時國幣之值倍於今其所云十二先令者猶今之二十四矣以五除之得四先

令九便士半。而今中等犍牛之皮約十先令。是以市價較之。古之皮價。不及今遠矣。更試卽麥以求其真值之上下。此時麥每括打常價六先令八便士。故十二先令可繙麥十四布歇落。又五分布歇落之四。今麥價每括打二十八先令。則十四布歇落又五分四之麥。需價五十一先令四便士。以五除之。是古一犍皮。抵今十先令三便士所繙麥也。然則執古較今。市價雖相倍不啻。而真值則微跌也。至於犧牛之皮。比例亦爾。而群羊皮價。則古過今遠。蓋古售羊皮。常與其毳偕。其黃犧之革。在古甚廉者。牛羊價微。犧生不牧。則殺之以節乳。此在蘇格蘭三十年前。猶如此也。

而其所以然之故。則亦政令之所爲。其事雖未若羊毛之多。然亦未任自然之致也。如近日皮價大騰。因羶皮免征。而愛爾蘭及北美所至牛皮。皆與豁除之故。故通百年之價而取其平。則今之皮價。於前爲稍貴。特無多耳。皮革爲物。與毛毳殊。以之久藏行遠。皆有朽蠹之虞。苟鹽之使鹹。其品斯下。而利亦減。故其物在不製造之國。則廉。在製造之國。則貴。在蠻野之邦。則廉。在文物之邦。則貴。在往古之世。則廉。在近今

之世則貴英皮革之不日貴者固有或沮之者矣國家待攻皮之工常欲其價之歲減則以政爲之於是其價若反於自然之例雖然吾例實自行於其間未嘗反也田野已闢生齒已繁則此令所爲於野菜之民無損毛革雖以其令而賤而肌肉亦以其令而貴夫民區中耕之壤而爲牧其畜之價必有以償其租庸息者不價於毛革必償於肌肉不價於肌肉必償於毛革二者相爲消長苟全濟之取盈於其計爲已得而孰多孰寡之間農牧者所不甚較也而於食肉之衆則有殊田野未闢戶口彫疏其事反此蓋牧而不耕一畜之利毛革居其大分肌肉之所出供常過於求故其價不能起而皮革之價既落租庸息與之俱微使此時而毛革出口之禁行其病固不僅使地力不盡田價日微而已民生一切進境將從此而不興世常謂英之此令始於義都活第三非其實也

案凡論物價當先知其物之爲正產副產每有一正而副者不一使副者得利則正者可以至賤如今時南澳州羊毛價大昂其肉價則名存而已淺人言價往

往不察其然居今論古徒執正產之廉以相訛不知此正如斯密氏所云主者但
籠統計利不較其爲正產副產也

大抵羽毛齒革之業皆有所限而盛衰無定不若產乙之可與民生偕進而無窮爲
致力者所可操券其有限以其地所產之有數其無定以他處所產之難稽其難稽
不僅在所產之幾何而在所不自製造而以外輸之多寡使其自製造又視其國進
出禁令之如何故其事純非操業者所得主吾於此屬物產所以云能事有窮而其
利不可預計也

物之有限而難定者殆莫如魚民居距海有遠近其地之江河湖陂有多寡其產魚
有稠稀凡此皆限之之事矣戶口既滋魚之銷場益廣捕魚者非益其勞費爲之不
能副也且所增之勞費常降而益奢不僅與求者之多爲比例昔者登市之魚歲千
今之登市者歲萬則漁者之勞費不止十倍於前而已欲求多魚勢須遠去競辦小
舟不足周事則必有駕海之舸而籍網帆索舉以益繁而或爲其力所不能辦求多

供少其價益高此漁者所同厯之境也其爲無定非謂得魚之數也列笱扈具網鉤一日所得卽不可知然使通四時合數歲計之其爲數當不遠矣顧吾所謂無定者以其事牽天繫地不以人事爲程國富而民勤者可以得少國貧而民窳者或以得多其事之興衰不必由於民生國財之進退非所謂至無定者耶

案計學家羅哲斯云斯密此謂勞費之增出於求者加多比例之上乃獨指此屬物產而言至於常法則銷場彌廣產費彌輕蓋求之者多則供之者勸且由是而分功彌密作術彌精故有產費彌輕之效然羅與斯密均得一而失一也凡地產之興有大小還二境二境之間卽斯密所稱之產限也凡爲地產無虛皆有小還之日故國土養人之量將有所窮而過庶所以爲禍此例所關至鉅乃後賢所立而斯密與羅或所未窺故其說各明其一如此

至於礦產取之地脈登諸通都其事固與民力相引爲無窮而不必有限制特其利至無定耳國內金銀之多寡不關礦之腴瘠有無而常以二事爲差一視本國民業

之盛衰一視同時宇內所開諸礦之肥瘠使其國工商興盛出物繁多則所賴以與金銀爲易者日衆而二品之出於本國抑采自他邦無所異矣又使宇內之礦產之非難則其流轉世間用爲易中者日溢其國中雖無一礦黃白趨之若衆流之匯大壑矣支那印度國中無礦其去南美秘魯智利諸部夫豈不遙而金銀之湊於其市者不以是而汎也且由民業日盛者金銀雖多其價不跌民庶則功力之庸率必廉積貯多則所出以爲易者衆此金銀易權所以常大也其由礦肥者金銀日多價乃日跌其所跌之數若常與礦之所溢多有比例此前論所已詳不必復贅者矣

夫宇內民生降而彌進則見礦之肥穢所采之豐儉要亦自爲一事而與國用之盈虛閭閻之舒蹙所係蓋微民智日崇人跡所通日以漸廣新礦之出今易於古此可知者也舊者之寶藏既竭新者猶闕而未開則不可知者也采取金銀其利最爲難恃必待其產之實興而後可言得失否則擲資虛牝覆車相尋可勝道哉繼自今或新覓之礦大肥出金如邱山或降而愈艱腴者既盡瘠者方來凡此皆難預計而吾

學所可言者則民生國用不以爲殊已耳夫謂由金銀之數有多少泉幣之值有重輕山泉幣之值有重輕百貨之所名以異說亦近似雖然其名可殊而其實之多寡盈虛不可變也使金銀而大有後之有一先令者其用同於一便士使金銀而大耗便士而加富當其無便士不比先令而加貧其爲異將徒見於盤盂器飾之間多而賤則增華少而珍則反樸舍此而外非吾之所知矣

案斯密氏之論金銀也可謂獨標先覺者矣先是歐人覩國貧富必以金銀之多寡爲衡自斯密論出群迷始寤名理之言有裨於民生日用如此雖然自今觀之亦少過矣彼當物論晦盲意不如是則無以收廓清摧陷之功故甯爲其過而不暇審其平言所爲各有攸當也顧金銀爲用其於生財又曷可忽乎使懋遷既廣而易中之用不得其宜則在在將形其陋滯故其物一時之甚少過多均足爲民生之大患今主計者求其國金銀本值之恆則固不可得已然而事劇曲防則於

其變之漸而舒則國家之大政也比者中國銀值之微較之三十年之前幾於三
而失一矣凡吾民所前舊三倍之力而爲之積累者乃今僅有二焉銀之所積損
之所在矣合吾國二十餘行省而籌之則坐銀跌而國財受創者豈非微哉豈其
微哉

又羅哲斯考金銀出地之數自道光己酉至光緒戊寅金總值八百五十一兆鎊
銀總值四百七十二兆鎊

以下結論銀值進退之理

言計者言人人殊要皆以金銀寡少國中物產價賤爲化淺國貧之明證自不佞觀
之化之淺深國之貧富與國中金銀之多寡判然兩事絕不相因也由金銀之珍少
所可推知者不過其時宇內所治見礦瘠而不腴金銀猶貨也流入人國必有與易
貧國之物產彫稀富國之物產盛侈當其取易必不能貧國之所與易者反多而富
國之所與易者反少明矣若謂金貴物賤則必化淺國貧又何解於支那金銀大貴

物產功力甚廉而其國反富大抵操前說者徒見年來歐洲各國治化日亨民業日繁而金銀亦日多且賤二者同時並觀故耳而不悟一事雖同時並觀而致然之故則各有其原不相涉也金銀之日多日賤者起於美礦之特腴此爲偶然之事非民力所能爲而治化日亨民業日繁其原甚遠往者吾洲原爲據亂之世蓋居某處各屬民民奮其勤不食其實比者景運肇開長夜時旦由據亂而轉爲竝治之規無限君權稍有所制勞民歌詠勤苦各食其所自生政公刑平而無侵牟奸欺之慮農工商賈淳然奮興此國值之所以增民業之所以繁夫豈美礦腴瘠金銀多寡所能爲哉且必謂多金爲富則曷覩波蘭今者各國之治皆新而波蘭獨否然其國所產穀麥市價何嘗不增其國之金銀本值何嘗不賤乃其貧陋無異厥初其金銀固日進矣其歲收地產則未聞緣此而加多其農工諸業亦未聞緣此而治巧其敗法亂紀與凡其閭閻之所喚盛又未聞緣此而蠲除也金雖多何益乎若以是爲不足則請更觀之西班牙與波陀噶爾是二邦者非獨有南美腴礦之國乎試入其地而訪

其俗則其貧陋去波蘭不能以寸。若必以金銀之多寡，觀人國之盛衰，將金銀之多且賤，莫茲二邦若。何則？金銀固由彼而後故諸各國者也。美礦之所出，彼全而收之，出國則有舟車之費，保險之費，即閑出邊關亦有偷漏之費，故至各國者，終不若在彼之廉也。其國金銀之數與歲登之物產，比例爲多如此，而尙不免爲貧陋之國者，何也？則其治雖離乎機覽之規，而君民相與之際，猶未進於文明之質故也。金銀之多且賤，既不足爲富教之徵，反是而少且珍，亦不足爲貧陋之驗矣。

雖然有一類焉，使其價過賤，則以決其國之貧其民之野，十可以得其七八也。如牛羊，如雞豚，如雉兔，使其物甚賤，則由之而可推者有三：知其國之田狹，而山林業薄，之廣一也；地價甚微，而未闢之地猶多，二也；其精畜與人民之數，與其地不相副，三也。蓋物值之貴，所由來二端，或以戶口之蕃，民生之進，或由礦產之多，易中之溢，二者不相亂也。由易中溢者，物值之盛，徧於百貨，或參而增一，或伍而增一，其所增之率，必與銀本值之所減者同。由民生進者，則入市之貨，騰跌不齊，即其悉騰騰率亦

異。如此本祺英國諸產所貴至多，而麥價所廉者甚少。知不止因於銀跌矣。蓋麥價本祺六十四年以來較之前祺尙爲稍減。此不僅吾英溫則市紀爲然。蘇格蘭各部司均（主平市價之官）之所著錄。法蘭西梅山斯杜不黎二家之所討論。皆相贈合。食貨一事。向爲繁碎難精。今之確鑿如此。殆前人之所無者。至於較近十餘稔麥價之大。則天時使然。不由銀跌。益無疑義。觀此則知時俗之說。至爲不根。而非考諸實事者矣。

或曰。同是銀也。在前祺則所易者多。在近世則所當者少。此之事效見前者也。小民勤苦歲進幾何。乃握銀入市。終於受損。斤斤然審其事之起於銀多。抑其效之由於物貴。二者雖分於小民。固何益乎。應之曰。是固然。今夫言計者於一物價之低昂。必明辨博咨。至於得所由然而後已者。非曰以此之爲。彼小民將知買賤而售貴也。吾聞爲治之道。視已成事。知所由然之故。而復有以爲後事之師。故於民生之進退。務知進退之所以然。此最切之學也。今者百物之價降而日昂。此其故或由於銀賤。或

由於民業之蒸使由於銀賤則可推而知者不過美礦之盛旺而吾國財之實境與夫地利民力之所叢登若波蘭波陀噶爾之日退可若荷法諸邦之漸進可舉無以定之矣使由於民業之蒸則吾國百年之中地力必盡田野必闢嘉穀之農必益多倉箱之積必益盈治化必日益休風俗必日益美胥可一言斷之矣所關顧不大耶且一國之財土地終爲其大分而爲最恆最重之民依使吾黨之勤於此而得其定論有益來葉豈可數計不然吾何取於勞紬苦思而爲無益之分別耶

案後之計學家皆謂土地人民雖生事所必資而不得名爲國財國財在所積貯與其民之能事今斯密氏以土地爲國財大宗蓋當時計學家之說後賢所不由也

且其用不止此輓近勞力小民每以糧食之日貴訟言庸率之宜加聽者莫衷其說此亦今日言計者一大事也使前說明則庸之宜加與否可一言決矣蓋使其事由於銀賤則力庸之率自所宜加而加宜適如銀價之所賤使不由此而由於土地

之日闢農事之日精則庸之增否與增之比例必審計而後得其平不若前者之易易矣今夫民食非他穀與蔬肉已耳耕牧之利既均則牷膳之價必昂於往日然而肉食貴矣而瓜蔬之價將以其物之日穢而日賤也彼芻豢之所以貴者因區中耕之壤以爲牧牧之利必均耕農與田主乃勤爲之農之贏主之租皆不下於耕而後可而瓜蔬之所以賤者因其地沃而所植蕃地沃故畦竝省而用力舒植蕃故薯蕷蹲鴟菰蔥印稻玉米西人呼爲印度米一種皆外來移植英地裨益民生者至鉅且求者日多則供者日奮若蘆菔榔菜昔之種以畱者今則種以未矣故農事日精民食有其不得不高亦有其不得不賤衡量二者之間而審其相補之何如何物於此民爲急何物於彼民爲輕而後有以定其庸之加率此非靜諦之士固不能矣百年來吾英牷膳之價舍彘肉而外固莫不增然至此殆將極而不過設他日者他畜之價又殷如雞豚如鵝鴨如雉鹿如魚鹽於小民固無傷也何則肉食之所費不敢其蔬菜轉殖之所贏也最後數年以天時不齊麥價陡高誠編氓之所苦然使歲僅

中收則麥價平。有含哺之樂。他物雖貴。無害於民。故民生今日所困於生貨價高者。遂甚。而受累於熟貨稅重者。專深。若鹽。若蠟。若皮革。若氈罽。若麴。若酒。漿。(謂麥酒)之數者。皆民生日用所不可無。而常困於賦稅。則人事之不臧。而非天時地利所馴致者矣。故吾乃繼今而言熟貨。

案近百年來。英國肉價日貴。而蔬穀之價日平。戶口降而益蕃。是農事日精。民食日高。之言益信矣。

以下論民業日進。其效見於熟貨者。

民之生業果進。熟貨之價。莫不趨廉。此其故不難知也。手足巧習。機械益精。其分功部署之法。亦日善。用力寡而成功多。不如是。則無所謂進矣。雖此時功庸之率。莫不多。而二者相較。常大有餘。此熟貨之所以賤也。有一二事焉。以其坏樸之材日貴。則民業雖進。亦有不見廉者。如梓匠之事是已。若其材所貴者微。則其價亦日落。本祺以還熟貨之降贖者。莫著於下金之成物。時表之內機。昔之以二十鎊售者。乃今

不過二十先令矣。是所減者二十倍也。他若刀劍。若鎖鑰。凡蒲明罕與薛非勒二部之所出。莫不如此。特未若時表之多耳。是二部之所產。令歐州他國爲之。雖再倍其值。所不能也。此他國工所自言者。蓋其物分功之密。機械之精。若不可加。故能成物之廉如此。

刷毛之業。價減亦微。三十年來。呢質日精。其價亦比例而貴。或謂山用西班牙羊毛。其約克沙所織。用本國羊毛。則其價見減。此皆未爲定論。第其價所不見廉者。百年之中。綱刷之功。進者甚少。所用機器。亦不逾前。然終有少進。其價亦稍減也。若取其遠者與今較之。則減事之精粗。呢價之廉奢。皆大可見矣。一千四百八十七年。當英王顯理第七之四載。令曰。凡國中所售呢。無論上上。亦經抑他經法。其零售價。每碼不得過十六先令。遠者依所售碼數。碼罰四十先令。由是知所稱每碼十六先令。抵今幣之二十四先令者。爲當時常價。而市中之價過此者有之。今上上呢價。不過碼二十一先令。是卽品色相等。呢價所減已多。況古佳呢不及今之中品。而以真值論。

則其時之十六先令爲麥二括打有半以今平價每括打二十八先令言是猶三鎊六先令六便士也是則古今呢價之差古三鎊有餘者今則一鎊其所減三倍不啻矣

熟貨市價代減粗者已甚精者尤多一千四百六十三年當英王義都活第四之四十三載令曰凡田傭若僕僕若郊鄙之工其所衣呢價每碼不得過二先令此今幣四先令也今約克沙成屬價如此者固是佳品非當日田傭賤工之所能望且二先令古爲麥二布歇落有半在今值八先令九便士然則當日每碼之呢小民所以爲易者猶今之八先令九便士可謂奇貴而當時制令如此則非不常之事可知又同時令云小民不得服織綢其價乃十四便士於今幣爲二十八便士以麥課之則抵今五先令三便士使今日小民有以此數買一雙綢者人將云何吾聞義都活第四時歐洲少知織綢者其所用皆以布若屬縫合爲之此織綢之所以貴也英人用織綢自額理查白君王后始聞乃西班牙使者之所獻也觀前事知細貨之價所降幾

者尤多矣。

案額理后始以絲織自織織非始服織機也斯密所云少誤。

織造之業無間精粗皆古遙今遠蓋二百年來織造之業機器之用有大進者三而小者不計矣其三維何一曰紡機二曰經緯之機三曰碾機其在紡機者則改紡輪爲排繫之架已事半而功倍矣蓋以織機之用持耑引繩經緯極化織事之至繁者爲極簡又前者已成匹段必入水蹙踏而後堅緻需力多而歷時久自碾機出而功省布密蓋十六棋已前英倫暨歐洲北部諸邦水碓風輪罕知其用知者獨羅馬舊邦之義大里耳製造之業古詒今良在此古貴今廉亦在此其成物也勞費既滋其登市也索賴自奢不易之理也當日英倫工業與今淺化不進之國正同一切粗陋之熟貨大抵家而爲之無唐肆大廠之事且脩之於農牧之隙雖收成貨之利不必視爲專業以資生也故其勢能廉至於精細之功則固古英所無有必富厚鄰國如伏蘭德者而後脩之彼則資生專業其勢不得甚廉且由外而入則有邊關之稅

雖其時護商之法未行。而國中長者貴兒居養甚豫。遠方異物。欲其輜遙。未必爲重。征使之襄足。而征而價增。則所不免者也。由是知織造之貨。其價稍者降多。粗者降少。蓋粗者由廉降廉。所以見少。而精者本貴之賤。所以見多也。

案此與今英情境固大不侔。今英一切熟貨。無不降而日廉。機器之用。什佰於昔。分功之細密廣遠。幾於不可追求。且舟車大通。懋遷有無。徧諸大地。則資財坏樸。亦無由貴。故製造之事。力靡增長。雖已數倍往日。而物之廉賤自如。此其爲功。豈僅計學一端而已。若測算。若格物諸學。皆實爲之培養。有言民智即爲權力。豈不信哉。

以下通結本篇論租

此篇本釋租之言。而益以二金消長之所旁遂。物產貴賤之所類推。遂使文辭尤長。然尚有未盡者。則謂民至合群成國。其中一切進化利民之事。凡可使地產日增。民生日裕者。無一焉。非有土者之大利。其爲利也。或徑而得之。或紓而後見。要皆使租

稅之日多地主取功致物之權日重而已。

自其收利之徑者而言之則爲之而租增利饒者莫捷於田野之治圃。田野治圃所獲增多所分之租比例而鉅此最易見者也。且此產質值增多者田野治圃之第一效也。而地產值增則田野亦必以愈闢故始也。地產值增爲田野治圃之果而繼也。地產值增轉爲田野治圃之因。夫二事相爲因果如牧事以牛羊價昂而地租遂長且其所長常不止於價昂之比例卽此理也。夫田治彼地主之分租既多而產貴則所分之產值又長是地主之利再通也。且利之因價昂而進者其產之固無俟加勞費也。故發貯之農人勞力之佃者乎。其常贏常庸而已足則農佃得其少分而田主享其大分又何疑焉。

更自其軒而見者言之物產既充國土之熟貨必賤蓋分功繁民增巧習而爲之者疾故也。夫云熟貨賤者與云地主易成一日充田租增多異而無以異也。分於田者爲一身一家之奉而有餘則出之以與國人爲易其所易者十八九皆熟貨也而熟貨

又適廉如此，則地主之利又進。而生事必需之餘，舉凡適意，娛情華炫玩好之事，相因起矣。且積貯豐盈，生之者衆，故其國無游民，無游民則緣敵者多，積貯充則食功者衆，物產滋而民獲其依，則租稅雖深不病。故曰無所往而非有土者之大利也。反是而觀，則田野荒者必生貨日以賤，熟貨日以昂，積貯蕩然而民生皆羸，其爲有土之大害，豈待言哉？是故善國租重而民樂罷，國租輕而民煩。

案斯密氏此論與前者言地產之宜貴不宜賤，皆理財精語，學者所不可不知。原富一書，其有功生民，開悟來學，大抵此等處耳。

又案生財之術益巧益疾，如講田法用機器，善分功之爲，固通國之公利，使生齒之繁不過，則力作小民，獲益最廣。所患者民愈愚，則昏嫁愈以無節，故民智未開之日，生業之進終不敵其生齒之番，雖有善政良規，於國計不過暫舒而終蹙，此則雖有聖者，所無如何者矣。

今者綜而籌之，則一國之內，地利之所歲出，民力之所歲登，無論以土物言，抑以所

當之泉幣言。自然之勢。質區三塗。曰有地之租。曰勞力之庸。曰發貯者之贏。息三者民之所歲入。所賴以養軀命。繕家室。長子孫者也。然而國之財。賄物力。固於三塗。焉取之。而三塗之利害。與通國之休戚。則有合有離。是又不可不區以別之也。夫地主之利害。與通國之休戚。相爲關通。已概見於前論。置利而地主不利。國害而地主不害者。未之有也。當國家有所廢興。群喙盈廷。各自爲政。用有地者之說。常多是而少非。何則。人意多出於自營。此之自營。適與公利相合故也。所慮者。學識之不明。更事之太淺。則亦有時焉不可用矣。蓋三塗之乘。此最逸居。心手不勞。以租自贍。往往苦以疾苦。而不知間以盈細。而莫辨。席豐殷膾。無所用心。則與諭一政之施窮源竟委。所收效於事後者云何。斯無望已。其擅利勢以陵人。自是而復諫。則又一事也。若夫勞而後食之輩。其利害之與一國相關者。殆與前庸無以異。大抵庸率最優。莫若進治向富之國中立。不進。所得將微。故國勢進盛之秋。大利固歸於產主。及其衰退。其蒙罰尤酷者。又莫若勞民也。顧其人智識寡淺。難與計事。與地主所因雖異。其

效則同。所謂與群休戚之理。備者末由知也。終身勤勤。固無有考道問學之一時。且山其地勢以成心習。即使慧黠過人。爲其僥僥。亦難使操國論而執事權也。是故群有大議。小民之所呼籲者。世常弁髦置之。其有時挾衆喧囂。則往往爲狡者之所指嗾。而其所持之說。甚且與其案之私利。相逕庭也。夫亦可閔也已。

其三則有發財逐利之家。貨儲鳩功之主。自無母財。則贏利不生。故其衆爲有國者所不可廢。操奇計。贏心計。獨精而勞力執事之夫。待其餉養指揮。而後有收利生財之效。獨是贏息之進。與租庸殊。租庸國休俱休。國戚亦戚者也。贏息之利。與國相反。民貧而後子錢加。國彌富則息率彌微。國治衰退。民生困窮。息率彌大。至其極高。其國與群殆將亡而散矣。故彼與群相待之際。異於前者之二民也。工魁貿賈役財最多。以其殷實。常爲一國之所重。且計慮精審。爲田主工備所不及。持說巧密。信從者多。然其意之所主。常以其業之利害爲先。而一群之甘苦爲後。則難用也。譬如今之大賈。常謂國宜廣銷場。而狹市競。而後國富乃蒸。不知云廣銷場。固邑野二業之大

利而狹市競，則壟斷專權者興。物價日騰，資物產者將失廉而得貴，而小民之生計日艱。此與無名之賦又何殊焉？於彼誠利矣，而於群何益乎？故商政之議，而出於商，不可不謐聽而深察之也。彼非樂於害群也，一家之私利與一群之公利相違，則逐一已之利資於群不能無損，及其已甚，顧利否耳？雖曰民病國，何憚焉！

案斯密謂役財者之利害，常與國群之利害相反，言稍過當矣。其謂叔季末流，子錢日鉅，夫豈不然？然此特保險費多，非真贏也。至於敝極之時，則強梗詐僞，侵欺盜起，彼役財者庸有利乎？故亂國之厚恩，不若治國之薄施。政謂此耳。總之，生財之術多門，而民富必基於政美。使刑罰不中，法令冒濶，則倉廩筐篋中物，廩廩乎且不可恃。况乎所仰望而未收者耶？必謂貧國退治而後子錢日大者，亦非擧言。進境之國，地廣物蕃，可興之利未艾。當此之時，民求母財之用最殷，以其遺利之多，故子錢之酬亦厚。此政贏息最大時也。斯密前者釋贏之篇，所舉北美墾地事，政如此，豈忘之耶？吾意斯密之爲此言，意中必有所指。憲議院之過聽，遂不覺其

詞之失中。計學所明之理，宜爲千世立程。不得以一時之用心，使其理失實而有漏也。中國此時貸貸子錢亦重，此半坐民不相任，半坐立事方多，使繼今以往鐵路宏開，遺利歲出，子錢之率勢必大增，使不大增，必由二故：中國自立銀號章程詳善，民出滯財無所疑慮。一也。殷實之民，儲財外國銀號，經其擇保出借，亦可無憂。二也。由前則中國之利，由後則中國之損，主國計者其審焉。

又案釋租爲全書最繁重之篇，其中雖不乏精湛之言，而於田租源委性情，顧均未盡。其論金銀二貨之消長，物產三類之蕃滋，與租涉者，蓋寡。此在後之作者，方將特起篇目，未必羼之釋租之中也。故後賢揚榷此書，僉謂此篇最爲斯密氏綆短汲深之處，其言未盡過也。格物窮理之事，必道通爲一，而後有以包括群言。故雖支葉扶疏，派流糾繆，而循條討本，則未有不歸於一極者。斯密氏之言租也，不特不見其所謂道通爲一者，且多隨事立例，數段之後，或前後違反而不復知。如篇首謂地有主人，租名乃起矣，是其多寡厚薄之數，純出於田主之所爲，乃入後

又言租以地產豐瘠農力高下爲差。如是則多寡厚薄之數。又若非田主所能爲矣。於一業則云。租者物價之一分。租長則價加。租因而價果也。於他業又謂租之能進。由價之昂。租果而價因也。即其區物產之有租無租。其說亦非至確。無他理。未見極。則無以郭秉說以歸於一宗。即有與旨名言。間見錯出。而單詞碎義。固不足以融會貫通也。後此言計之家。思所以補闕拾遺。爲之標二義焉。而求其極。其一曰知物。所以究租之爲物。所與他利不同者爲何。其一曰求故。所以討租之厚薄升降。起於何因。其說於此。多所發明。而英之計學家。則理嘉圖與其弟子穆勒。父子爲職志。雖德美諸家。於理嘉圖租例。尙多掊擊。而當世碩師。如傑克爾。馬夏律。諸公。爲之論定折衷。而後知其例之必不可廢。今以其例之所闡宏鉅。乃取穆勒雅各釋租之說。譯附是篇。以俟學者之攬擇。並以啟學問之事。講而益審。彼前賢常畏後生也。

附穆勒雅各釋租

田腴瘠不同。自山田至砂田壤疏澤田斥鹵之幾於無所收等而上之黃塘黑
塘上腴之壤性品之殊有不可以猝數者其產穀也雖在同田其多寡殊其難易
判譬如田始收十石繼而倍之再進而三之其最初之十石易也其進求之十
石難其更進之十石尤難每進之所收其勞費必深於前者故例曰司田增收後
收之費深於前費

國之始闢土之始耕所斥母財收利相埒洎夫腴田雖耕母充其量後有繼者事
乃異前故國土出穀之多其量皆有所減遇限求進勞費加前故田功用本之情
可區爲二一曰大還一曰小還大還利厚小還利薄

小還之山致之者二或母施於新田其土之腴次於已墾或施之舊壤其用母已
充二者用母同而利皆趨薄故曰小還民之斥財而求利也則以新舊之難易勞
逸爲歸假如施之舊耕僅添八石別耕次腴可致九石彼必含蓄謀新無疑義也

案此篇所論田品當兼腴瘠便左而言其義始備

今設疇地之腴瘠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諸等而同田先後所施之母降而收利
愈薄者命之爲初度次度三四等度自其初而溯之當一群之始合一國之肇興
也凡無有能生之田勢必莫之爲墮降而有望者矣而田餘於民所耕者皆上上
未耕者無所出有欲耕之者皆可奄其地而名爲己田當此之時田固無租雖已
經焚闢斬刈之田與夫菜汙荒穢者有異民耕前田於己作治者恆有所納然其
納者固非租也租者緣地而後有此之所納緣人之勞費而後有則等諸用人之
力而予之以庸用人之財而予之以息是固庸也息也而非租也故曰當此之時
田固無租

群合而孳乳寢多民食之所耗日廣上上之田轉瞬盡闢苟求足食不能不迤耕
上中抑其次度母財而益耕舊治之上上者之二事起乃入小還

當降耕上中時假有人焉具若干母財以治此田其歲收僅及八石而治上上者
例得十石則彼或求治上上祛二石以易用地之權抑姑治上中收八石而無所

費二者之事於具母者爲利正同但設爲其前耕有主之田率什一以償主者則租之名物於此基矣

更假有人焉以謂具母而降耕上中不若以此爲次度母財而仍耕上上之爲便顧其受母之量已充大還之限已至故初度之母收十石者次度同母僅收八石此其事效與前乃同蓋自上上諸田受母之量既充大還之限已極十石之贏必無從得則其母治田之家勢必以八石者爲贏利之通率以八石爲通率則主上者固可與具母治田者爲約而得其浮於八石者以爲租故曰其與前同也循是爲推則知租之所增以治田遞用之母財收利之降減爲比例矣設究其說他日戶口愈蕃民食愈亟上上上中都已墾盡不得已而降耕上下其所收僅及六石如此則上中之壤必與升科爲率二石其上上諸租同時必進二而爲四矣假其卽舊加母以求多數則爲第三度母其效亦與別地降耕者同上中之主得二上上之主得四然則租之物情大可見矣民之役財以治田也或用之異所而

有肥磽之殊。或用之同壤，而有先後之異。其計母課還，昔有大小時至利分，其最小者則爲役財之家贏利之通率。彼非不欲多也。人競於求利，欲增益毫末而勢不能也。過通率而有餘，則皆主其地者之所獲。是故租者可一言而界其說也。治田之租大小還之較云爾。

卽前之三租而明之。國田遼耕上下之時，則出八石之上中，其租爲二石，出十石之上上，其租爲四石。使不別地爲耕，而母財悉施於上上，則以初度之收十石，次度之收八石，以與三度之六石爲較，則初度之贏四，次度之贏二，合而征之，得六石也。

租之爲例，其賅簡如此，而爲用則至閼。顧彼持論之家，尙以是爲不足者，則以謂田至各有主名之世，無不租而耕者。雖蘇格蘭極嚴山田，治之者必有所納。厚薄雖異，爲租則同。前說謂最下之田無租，無乃有未盡歟。

一例之立，難者環生。而察其難端，有爲本例所深病者，有與本例實無損者。苟其

無捐則難者之蔽，恆山一因，審理未精，不悟已之所持，無關立例之宏旨，抑守舊不化，遇有新理，樂攻擊而事吹求，今如前難所云蘇境山田，未嘗無租，固也，而不謂千頃之田，歲納五鎊，析而著之，每頃之租，不過一便士之數，而每頃耕播之資，不下十鎊，則執多課少其與於無租者幾何？固知此之區區立例者，雖心知其然，不暇計矣。

矧夫難者之言，固非實耶？難者徒知蘇格蘭事耳，不知宇內他邦，不耕無租之田，所在多有。使見亞拉伯之壤，自流沙不毛，至於沃野上腴，名品差殊，不可貶列，有地能生矣，而墮不償勞，則永無翠者，有地墾矣，而歲收微薄，養餌之外，羌無餘糧，則雖耕而不租者也。

國於負輿之上，其疆域稍廣者，皆有耕而不租之田，耕而不租者，其地之所出，僅足以敷勤勤者之食，而不能餘也，必升其租，其田立廢，吾英境內，亦有此田，山石瑩確，叢薄蒼蘚而外，無或能生，蘇格蘭嶽山之毗，無不納租，固也，而不知雖至劣

薄之山田，其中皆雜有甚腴之澗壑，佃者勤受數百頃於其間，乃計頃而納至薄之賦，取盈補縮，通其有無。苟執此而云石田有租，不大謬耶。